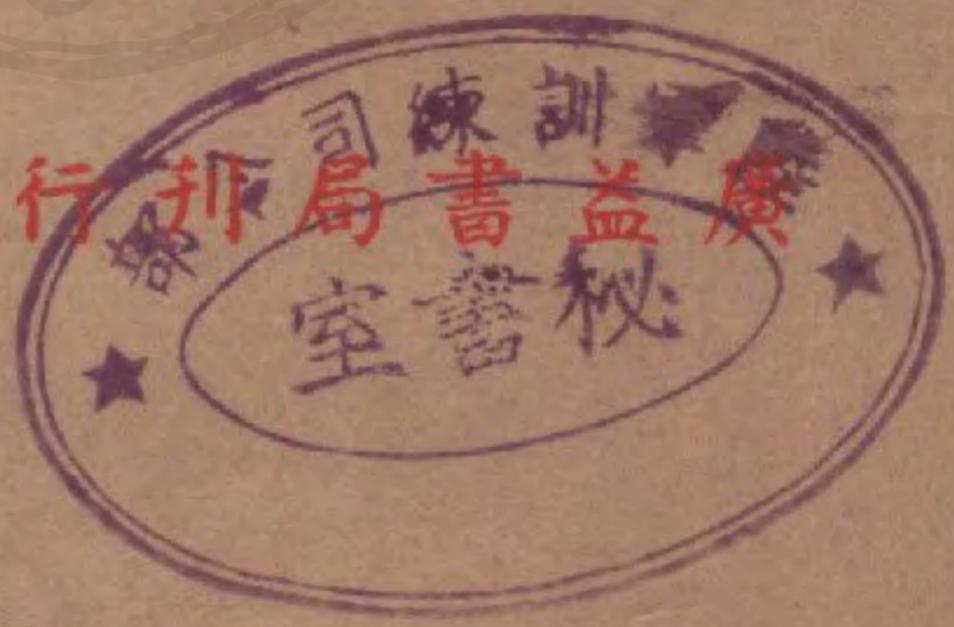


曾文正公著述八種

家書(下)



第二冊



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七

爲政類

稟祖父母（與英國議和）

孫男 國藩跪稟

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九月十三日，接到家信，係七月父親在省所發，內有叔父及歐陽牧雲致函，知祖母於七月初三日，因感冒致恙，不藥而愈，可勝欣幸。高麗參足以補氣，然身上稍有寒熱，服之便不相宜，以後務須斟酌用之。若微覺感冒，卽忌用此物，平日康強時，和入丸藥內服最好。然此時家中想已無多，不知可供明年一單丸藥之用否？若其不足，須寫信來京，以便覓便寄回。

四弟六弟考試，又不得志，頗難爲懷。然大器晚成，堂上不必以此置慮。聞六將來有夢熊之喜，幸甚！近叔父爲孀母之病，勞苦憂鬱，有懷莫宣。今六弟一索得男，則叔父含飴弄孫，瓜瓞日繁，其樂何如？唐鏡海先生德望爲京城第一，其令嗣極孝，亦係兄子承繼者。先生今年六十五歲，得生一子，人皆以爲盛德之報。

英夷在江南，撫局已定，蓋金陵爲北咽喉，逆夷旣已扼吭而據要害，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，以安民而息兵。去年逆夷在廣東，曾經就撫，兵費去六百萬兩。此次之費，外間有言二千一百萬者，又有言此項皆勸紳民捐輸，不動帑藏者，皆不知的否？現在夷船已全數出海，各處防海之兵，陸續撤回，天津亦已撤退。議撫之使，係伊里布着

英及兩江總督牛鑑三人。牛鑑有失地之罪，故撫局成後，即革職拿問。伊里布去廣東，代弈山為將軍，耆英為兩江總督。自英夷滋擾，已歷二年，將不知兵，兵不用命，於國威不少損失。然此次議撫，實出於不得已，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，四海晏然安堵，則以大事小，樂天之道，孰不以為上策哉？

孫身體如常，孫婦及曾孫兄妹並皆平安。同縣黃曉潭薦一老媽吳姓來，因其妻凌虐婢僕，百般慘酷，求孫代為開脫。孫接至家住一日，轉薦至方夔卿太守處，託其帶回湖南。大約明春可到湘鄉。今年進學之人，孫見題名錄，僅認識彭惠田一人，不知廿三四都進人否？謝寬仁、吳光照取一等，皆少年可慕。一等第一題名錄刻黃生平，不知即黃星平否？孫每接家信，常嫌其不詳，以後務求詳明，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，不妨寫出，使遊子如仍未出里門。各族戚家，尤須一一示知，幸甚！敬請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餘容後呈，孫謹呈。（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）

稟父母（盤查國庫巨案）

男國藩跪稟

無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男因身子不甚壯健，恐今年得差勞苦，故現服補藥，預為調養，已作丸藥兩單。考差尙信，大約在五月初旬。四月初四御史陳公上摺直諫，此近日所僅見，朝臣仰之如景星慶雲，茲將摺稿付回。三月底盤查國庫，不對數銀九百二十五萬兩，歷任庫官及查庫御史皆革職分賠，查庫王大臣亦攤賠，此從來未有之巨案也。湖南庫查御史有石承藻、劉夢蘭二人，查庫大臣有周系英、劉權之、何凌漢三人，已故者令子孫分賠，何家須賠銀三千兩。同鄉唐詩甫、李杜選、陝西靖邊縣，於四月廿一出京。王翰城選山西冀寧州知州，於

五月底可出京，餘俱如故。男二月接信後，至今望信甚切。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）

稟父母（具摺奏請日講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親大人福安。漢男三月十五到京，十八日發家信一件，四月內應可收到。藩男十九日下園子，二十日卯刻

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。西陵在易州，離京二百六十里，二十四下午到，廿五日辰刻致祭。比日轉身，趕走一百廿里，廿六日走百四十里，申刻到家，一路清吉，而晝夜未免辛苦。廿八早覆命，數日內作奏摺，擬初一早上具摺。因前奏舉行日講，聖上已允諭於百日後舉行，茲摺要將如何舉行之法，切實呈奏也。

廿九日申刻，接到大人二月廿一日手示，內六弟一信，九弟二十六之信，並六弟與他之信，一并付來，知堂上四位大人康健如常，合家平安。父母親大人俯允來京，男等內外不勝欣喜，手諭云：「起程要待漢男秋冬兩季歸，明年二月，漢男仍送二大人進京云云。」男等敬謹從命，叔父一二年內，既不肯來，男等亦不敢強。漢男歸家，或九月，或十月，容再定妥。男等內外及兩孫孫女皆好，堂上大人不必懸念，餘俟續稟。（道光三十年三月二十日）

致諸弟（具奏言兵餉事）

澄溫植洪四弟左右：三月初四發一家信，其後初九日，予上一摺，言兵餉事。適於是日皇上以粵西事棘，恐現在彼中者，不堪寄此重託，特放賽中堂前往，以予摺所言甚是。但目前難以舉行，命將摺封存軍機處，待粵西定後，再行辦理。賽中堂清廉公正，名望素著，此行應可迅奏膚功。但湖南逼近粵西，兵差過境，恐州縣不免藉此生



端，不無一番蹂躪耳。

魏亞農以三月十三日出都，向予借銀二十兩，既係姻親，又係黃生之姪，不能不借與渠。渠言到家後，即行送交予家，未知果然否？叔父前信要鵝毛管眼藥，並礪砂膏藥，茲付回眼藥百筒，膏藥千張，交魏亞農帶回，呈叔父收存，爲時行方便之用，其摺底付回查收。

澄弟在保定，想有信交劉午峯處，昨劉有信寄子彥，而澄弟書未到，不解何故？已有信往保定去查矣。澄弟去後，吾極思念，偶自外歸，輒至其房，早起輒尋其室，夜或遣人往呼，想弟在路途，彌思我也。書不一一，餘俟續具。兄國藩手草。（咸豐元年三月十二日）

致諸弟（進諫說破驕矜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四月初三日發一家信，厥後摺差久不來，是以月餘無家書。五月十二摺弁來，接到家中一信，乃四月一日所發者，具悉一切。植弟大愈，此最可喜！京寓一切平安，癩疾又大愈，比去年六月更無形迹。去年六月之愈，已爲五年來所未有，今又過之，或者從此日退，不復能爲惡矣。皮毛之疾，究不甚足慮，久而彌可信也。

四月十四日考差，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，經文題，必有忍，其乃有濟，有容德乃大，賦得濂溪樂處，得焉字。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，敬陳聖德三端，預防流弊，其言頗過激切，而聖量如海，尙能容納，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？余之意，蓋以受恩深重，官至二品，不爲不尊。堂上則誥封三代，兒子則蔭任六品，不爲不榮。若於此時，再不盡忠直言，更待何時，乃可建言，而皇上聖德之美，出於天廩，自然滿廷臣工，遂不敢以片言逆耳。將來恐一

念驕矜，遂至惡直而好諛，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。是以趁此元年新政，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，使聖心日就兢業，而絕自是之萌，此余區區之本意也。現在人才不振，皆謹小而忽於大，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，欲以此疏稍挽風氣，冀在廷皆趨於骨鯁，而遇事不敢退縮，此余區區之餘意也。

摺子初上之時，余意恐犯不測之威，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。不意聖慈含容，曲賜矜全，自是以後，余益當盡忠報國，不得復顧身家之私。然此後摺奏雖多，亦斷無有似此摺之激直者。此摺尙蒙優容，則以後奏摺，必不致或觸聖怒可知。諸弟可將吾意，細告堂上大人，無以余奏摺不慎，或以戇直干天威爲慮也。

父親每次家書，皆教我盡忠圖報，不必繫念家中。余敬體吾父之教訓，是以公爾忘私，國爾忘家。計此後但略寄數百金，償家中舊債，卽一心以國事爲主，一切升官得差之念，毫不挂於意中。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，余卽未往赴考，侍郎之得差不得差，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。上年己酉科，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，瑞常、花沙、納張，皆是也。未考而得者亦三人，靈桂、福濟、王廣蔭，是也。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，不考者三人，是日題以義制事，以禮制心論，詩題樓觀滄海日，得濤字。五月初一放雲貴差，十二放兩廣福建三省，名見京報內，茲不另錄。袁漱六考差頗爲得意，詩亦工，安應可一得以救積困。

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，自是我邑之福。余下次當寫信與之。霞仙得縣首，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。劉繼振既係水口近鄰，又送錢至我家，求請封典，義不可辭。但渠三十年四月選授訓導，已在正月廿六恩詔之後，不知尙可辦否？當再向吏部查明，如不可辦，則當俟明年四月升祔恩詔，乃可呈請。若并升祔之時，推恩不能及於外官，則當以錢退還。家中須於近日詳告劉家，言目前不克呈請，須待明年六月，乃有的信耳。

澄弟河南漢口之信，皆已接到，行路之難，乃至於此，自漢口以後，想一路戴福星矣。劉午峯、張星垣、陳穀堂之

銀皆可收，劉陳尤宜受之，不受反似拘泥，然交際之道，與其失之濫，不若失之隘，吾弟能如此，乃吾之所欣慰者也。西垣四月廿九到京，住余宅內，大約八月可出都。此次所寄摺底，如歐陽家汪家及諸親族，不妨鈔送共閱，見余忝竊高位，亦欲忠直圖報，不敢唯阿取容，懼其玷辱宗族，辜負期望也。餘不一一，兄國藩手草。（咸豐元年五月十

四日）

致諸弟（詳述辦理巨盜及公議糧餉事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八月十七日，接到家信，欣悉一切。左光八為吾鄉巨盜，能除其根株，掃其巢穴，則我境長享其利，自是莫大陰功。第湖南會匪，所在勾結，往往牽一髮而全身皆動。現在刺軍程公特至湖南，即是奉旨查辦此事。蓋恐粵西匪徒窮竄，一入湖南境內，則楚之會匪，因而竊發也。左光八一起，想尚非巨夥入會者流，然我境辦之，不可過激而生變。現聞其請正紳保舉，改行為良，且可捉賊自效，此是一好機會。萬一不然，亦須相機圖之，不可用力太猛，易發難收也。

公議糧餉一事，果出通邑之願，則造福無量。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，則我家萬不可出力，蓋虧空萬六千兩，須大錢三萬餘千，每都幾須派千串，現在為此說者，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，為此急公好義之言。將來各處分派，仍是巧者強者少出，而討好於官之前，拙者弱者多出，而不免受人之勒，窮鄉般實小戶，必有怨聲載道者。且此風一開，則下次他官來此，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為證，又引朱令之民幫墊虧為證，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，反覺無辭以謝。若相援為例，來一官幫一官，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。凡行公事，須深謀遠慮，此事若各紳有意，吾家不必攔阻，若吾家倡議，萬萬不可。

且官之補缺，皆有呆法，何缺出輪何班補，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，澄弟在外多年，豈此等亦未知耶？朱公若不輪到班，則雖幫墊虧空，通邑挽留，而格於成例，亦不可行。若已輪到班，則雖不墊虧空，亦自不能不補此缺。間有特爲變通者，督撫專摺奏請，亦不敢大違成例。季弟來書，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，全視乎虧空之能墊與否，恐亦不盡然也。曾儀齋若係革職，則不復能穿補子，若係大計休致，則尙可穿。

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，余閱其書，不勝欣喜！凡人無不可爲聖賢，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，吾弟誠有志於此，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。此外各書，能讀固佳，不讀亦初無所損。可以爲天地之完人，可以爲父母之肖子，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。匪但四六古詩，可以不看，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，而不看亦是無妨。但守小學遺規二書，行一句，算一句，行十句，算十句，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。

季弟又言願盡孝道，惟親命是聽，此尤足補我之缺憾。我在京十餘年，定省有闕，色笑遠違，寸心之疚，無刻或釋。若諸弟在家，能婉愉孝養，視無形，聽無聲，則余能盡忠，弟能盡孝，豈非一門之祥瑞哉？願諸弟堅持此志，日日勿忘，則兄之志可以稍釋，幸甚幸甚！書不一一，餘候續具。男國藩手草（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）

致九弟季弟（以勤字報君以愛民二字報親）

季弟左右：兄膺此鉅任，深以爲懼！若如陸阿二公之前轍，則貽我父母羞辱，卽兄弟子姪，亦將爲人所侮，禍福倚伏之幾，竟不知何者爲可喜也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，及各省之督撫將帥，天下似無戡定之理。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，以愛民二字報吾親，才識平常，斷難立功，但守一勤字，終日勞苦，以少分宵旰之憂。行軍本擾民之事，但刻刻存愛民之心，不使先人之積累，自我一人耗盡，此兄之所自矢者，不知兩弟以爲然否？願我兩弟亦常常

存此念也。

沅弟多置好官，遴選將才二語，極爲扼要。然好人實難多得，弟爲留心采訪，凡有一長一技者，兄斷不敢輕視。謝恩摺今日拜發，寧國日內無信，聞池州楊七麻子將往攻甯，可危之至！（咸豐十年七月十二日）

致九弟（暫緩奏祀望溪）

沅弟左右：望溪先生之事，公私均不甚愜。公牘中須有一事實冊，將生平履歷，某年中舉中進士，某年升官降官，某年得罪，某年昭雪，及生平所著書名，與列祖褒贊其學問品行之語，一一臚列，不作影響約略之詞，乃合定例。望溪兩次獲罪，一爲戴名世南山集序入刑部獄，一爲其族人方某聖名逆案，將方氏響族編入旗籍。雍正間始准赦宥，免隸旗籍，望溪文中所云：「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。」今欲請從祀孔廟，須將兩案歷奉諭旨，一一查出，尤須將國史本傳查出，恐有巖旨礙眼者，易于駁詰。從前入祀兩廡之案，數十年而不一見，近年層見迭出，幾於無歲無之。去年大學士九卿等議覆陸秀夫從祀之案，聲明以後外間不得率請從祀。茲甫及一年，若遽違新例而入奏，必駁無疑，右三者公事之不甚愜者也。

望溪經學，勇於自信，而國朝鉅儒，多不甚推服。四庫書目中於望溪每有貶詞。最後皇清經解中，并未收其一册一句。姬傳先生最推崇方氏，亦不稱其經說。其古文號爲一代正宗，國藩少年好之，近十餘年，亦別有宗尙矣。國藩於本朝大儒，學問則宗顧亭林、王懷祖兩先生，經濟則宗陳文恭公。若奏請從祀，須自三公始。李厚菴與望溪，不得不置之後圖，右私志之不甚愜者也。（咸豐十一年六月廿九日）

致季弟（長江蘆卡太多）

季弟左右：接家書，知季弟婦於二月初七日仙逝，何以一病不起？想係外感之證。弟向來襟懷不暢，適聞此噩耗，諒必哀傷不能自遣。惟弟體亦不十分強壯，尙當達觀節哀，保重身體。應否回藉一行，待沅弟至三山夾，與弟熟商，再行定奪。

長江數百里內，釐卡太多，若大通再抽船釐，恐商賈裹足，有礙大局，擬不批准。荻港釐局，分設爲數無多，擬批令改於華陽鎮分設。爲數較多，弟之所得較厚，又於外江水師，無交涉爭利之嫌，更爲妥善。諸囑保重，至要至要！

（同治元年二月廿一日）

致九弟季弟（籌辦粵省釐金）

元季弟左右：覆奏朱侍御一疏，定於五日內拜發，請欽派大員再抽廣東全省釐金，余奏派委員隨同籌辦，專濟蘇浙杭皖四省之餉，大約所得每月在二十萬上下，勝於江西釐務也。此外實無可生發，計今年春夏必極窮窘，秋冬當漸優裕。

馬隊營制，余往年所定，今閱之，覺太寬而近於濫，如公夫長夫之類是也。然業已久行，且姑仍之。弟新立營頭，卽照此辦理，將來裁減，當與華字順字兩營並裁，另行新章也。

上海派洋船來接少荃一軍，帶銀至十八萬兩之多，可駭而亦可憐！不能不令少荃全軍舟行，以順輿情，三月之內，陸續拔行。其黃昌岐水軍，則俟三四月之交，遇大順風，直衝下去。弟到運漕，可告昌岐來此一晤也。（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日）

致九弟（抽本省之釐稅）

沅弟左右：接信知弟目下將操練新軍，甚善甚善！惟稱欲過江，斜上四華山紮營，則斷不可。四華山上逼蕪湖，下逼東梁，若一兩月不破此二處，則我軍無勢無趣，不得不退回北岸矣。

弟軍欲渡，總宜在東梁山以下，采石太平一帶。如嫌采石下形勢太寬，即在太平以上渡江，總宜奪金柱關，佔內河江面爲主。余昨言妙處有四：一曰隔斷金陵蕪湖之氣，二曰水師打通涇縣寧國之糧路，三曰蕪湖四面被圍，四曰擡船過東甯，可達蘇州，尤妙之小者耳。

又有最大者，金柱關可設釐卡，每月進數五六萬，東壩可釐設卡，每月亦五六萬。二處皆係蘇皖交界，弟以本省之藩司，抽本省之釐稅，尤爲名正言順。弟應從太平關南渡，毫無疑義，余可代作主張，其遲速則仍由弟作主耳。西梁上下兩岸，從三山起，至采石止，望弟繪一圖寄來，至要至要！（同治元年四月初六日）

致九弟（當大事宜明強）

沅弟左右：來信亂世功名之際，頗爲難處十字，實獲我心。本日余有一片，亦請將欽篆督篆，二者分出一席，另簡大員。吾兄弟常存兢兢業業之心，將來遇有機緣，即便抽身引退，庶幾善始善終，免蹈大戾乎？

至於擔當大事，全在明強二字，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，其要歸於思必明，柔必強。弟向來倔強之氣，却不可因位高而頓改。凡事非氣不舉，非剛不濟，即修身齊家，亦須以明強爲本。巢縣旣克，和合必可得手，以後進攻二浦，望弟主持，余相隔太遠，不遙制也。（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）

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八

服官類

致諸弟（喜述大考升官）

諸位老弟足下：三月初六巳刻，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詹，余心甚著急，緣寫作俱生，恐不能完卷。不圖十三日早，見等第單，余名次二等第一，遂得仰荷天恩，賞擢不次，以翰林院侍講升用。格外之恩，非常之榮，將來何以報稱？惟有時時惶悚，思有補於萬一而已。

茲因金竺虔南旋之便，付回五品補服四付，水晶頂二座，阿膠二封，鹿膠二封，母親耳環一雙。竺虔到省時，老弟照單查收。阿膠係毛寄雲所贈，最爲難得之物，家中須慎重用之。竺虔曾借余銀四十兩，言定到省即還。其銀二十二兩爲六弟九弟讀書省城之資，以四兩爲買書買筆之資，以六兩爲四弟季弟德陽從師束脩之資，以四兩爲買漆之費，卽每歲漆一次之謂也。以四兩爲歐陽太岳母奠金，賢弟接到銀後，各項照數分用可也。此次竺虔到家，大約在五月節後，故一切不詳寫，待摺差來時，另寫一詳明信付回，大約四月半可到。賢弟在省，如有欠用之物，可寫信到京，餘不具述。兄國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）

稟祖父母（報告升侍講）

孫男 國藩跪稟

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三月初六日，奉上諭於初十日大翰考詹，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考試。孫初聞之，心甚驚恐，蓋久不作賦，字亦生疎。向來大考，大約六年一次，此次自己亥歲二月大考到今，僅滿四年，萬不料有此一舉。故同人聞命下之時，無不惶悚！

孫與陳岱雲等在園同寓，初十日卯刻進場，酉正出場，題目另紙敬錄，詩錄亦另謄出，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，告病不入場者三人，病愈仍須補考。在殿上搜出夾帶，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，其餘皆整齊完場。十一日，皇上親閱卷，二月十二日，欽派閱卷大臣七人，閱畢擬定名次，進呈皇上欽定。一等五名，二等五十五名，三等五十六名，四等七名。孫蒙皇上天恩，拔取二等第一名。湖南六翰林，二等四人，三等二人，另有全單十四日引見，共升官者十一人，記名候升者五人，賞緞者十九人，升官者不賞緞。

孫蒙皇上格外天恩，升授翰林院侍講，十七日謝恩。現在尙未補缺，有缺出即應孫補。其他升降賞賚，另有全單。湖南以大考升官者，從前雍正二年，惟陳文肅公一等第一，以編修升侍講。近來道光十三年，胡雲閣先生二等第四，以學士升少詹，並孫三人而已。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，而升官與之同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。孫學問膚淺，見識庸鄙，受君父之厚恩，蒙祖宗之德蔭，將來何以爲報？惟當竭力盡忠而已。

金竺虔於廿一日回省，孫託帶五品補服四付，水晶頂戴二座，阿膠一斤半，鹿膠一斤，耳環一雙，外竺虔借銀五十兩，卽以付回。昨在竺虔處寄第三號信，寄面信裏，皆寫銀四十兩，發信後，渠又借去十兩，故前後二信不符。竺虔於五月半可到省，若六弟九弟在省城，可面交。若無人在省，則家中專人去取，或諸弟有高興到省者，亦妙。今年考差，大約在五月中旬，孫擬於四月半，下園用功。孫婦現已有喜，約七月可分娩。曾孫兄弟並如常。寓中

今年添用一老媽，用度較去年略多。此次升官，約多用銀百兩，東扯西借，尚不窘迫，不知有邯鄲報來家否？若其已來，開銷不可太多。孫十四引見，渠若於廿八日以前報到，是真邯鄲報，賞銀四五十兩可也。若至四月始報，是省城偽報，賞數兩足矣。但家中景况不審何如？伏懇示悉為幸！孫跪稟。（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）

稟祖父母（報告考差信）

孫男 國藩跪稟

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五月廿九日接到家中第二號信，係三月初一發。六月初二日接第三號信，係四月十八發的，具悉家中老幼平安，百事順遂，欣幸之至！六弟下省讀書，從其所願，情意既暢，志氣必奮，將來必大有成，可為叔父預賀。祖父去歲曾賜孫手書，今年又已半年，不知目力如何？下次信來，仍求親筆書數語示孫。大考喜信，不知開銷報人錢若干？

孫自今年來，身體不甚好，幸加意保養，得以無恙。大考以後，全未用功，五月初六日考差，孫妥當完卷，雖無毛病，亦無好處。首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，經題天下有道，則行有枝葉，詩題賦得角黍，得經字，共二百四十一人進場。初八日派閱卷大臣十二人，每人分卷廿本，傳聞取七本，不取者者十三本，彌封未拆，故閱卷者亦不知所取何人，所黜何人，取與不取，一概進呈，恭候欽定。外間謠言，某人第一，某人未取，俱不足憑，總待放差後方可略測端倪。亦有真第一而不得，有真未取而得差者，靜以聽之而已。同鄉考差九人，皆妥當完卷。

孫在京平安，孫婦及曾孫

兄妹皆如常。前所付銀，諒已到家。高麗參目前難寄，容當覓便寄回。六弟在城南，孫

已有信託陳堯農先生同鄉官皆如舊，黃正齋生糧船來，已於六月初三到京，餘容後稟。（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

稟祖父母（報告補侍讀）

孫國藩跪稟

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廿九日祖母大人壽辰，孫等叩頭遙祝，寓中客一席，次日請同縣公車一席。初七日皇上御門，孫得轉補翰林院侍讀，所遺侍講缺，許乃釗補升。侍講轉侍讀，照例不謝恩，故孫未具摺謝恩。今冬京中未得厚雪，初九日設三壇求雪，四五六阿哥詣三壇行禮，皇上親詣大高殿行禮。十一日即得大雪，天心感召，呼吸相通，良可賀也！

孫等在京平安，曾孫讀書有恆，惟好寫字，見閒紙則亂畫，請其母釘成本子。孫今年用度尚寬裕，明年上半年尚好，至五月後再作計較。昨接曾興仁信，知渠銀尚未還，孫甚著急，已寫信去催，不知家中今年可不窘迫否？同鄉京官皆如故，馮樹堂郭筠仙在寓亦好。

荆七自五月出去，至今未敢見孫面，在同鄉陳洪鐘家，光景亦好。若使流落失所，孫亦必宥而收恤之。特渠對人言，情願餓死，不南回願，此實難處置。孫則情願多給銀兩，使他回去，不願他在京再犯出事。望大人明示以計，俾孫遵行。

四弟等自七月寄信來後，至今未再得信，孫甚切望。嚴太爺在京引見，來拜一次，孫回拜一次，又請酒，渠未赴席。此人向有狂妄之名，孫已亥年在家，一切不與之計較，故相安於無事，大約明春可回湘鄉任。孫謹稟。（道光二

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）

致諸弟（喜得會試房差）

四位老弟足下：三月初六日，蒙皇上天恩，得會試分房差，卽於是日始閱卷。十八房每位分卷二百七十餘，至廿三日頭場卽已看畢，廿四看二三場，至四月初四皆看完。各房薦卷多少不等，多者或百餘，少者亦薦六十餘卷。余薦六十四卷，而惟余中卷獨多，其中十九人，他房皆不能及。十一日發榜，余卽於是日出闈，在場月餘，極清吉。

寓內眷口，大小平安。出闈數日，一切忙迫，人客絡繹不絕。朱嘯山於四月十六日出京，余寄有紋銀百兩，高麗參一斤半，書一包，內子史精華六套，古文辭類纂二套，綏寇紀略一套，到家日查收。別有壽屏及筆等項，尙未辦齊，待郭筠仙帶回。十四日新進士覆試，題君子喻於義，賦得竹箭有筠，得行字。我縣謝吉人中進士後，因一切不便，故邀來在余寓住。

十五日接三月初十日家信，內有祖父母親叔父手諭，及諸弟詩文並信。其文此次僅半日，忙不及改，准於下次付回。四弟之信，所問蓋寶牟寶庠寶鞏兄弟，皆從昌黎遊，去年所寫牟尼，實誤寫尼字也。汪雙池先生燦係雍正年間人，所著有理學逢源等書。郭筠仙翬臣兄弟，及馮林堂，俱要出京。寓內要另請先生，現尙未定。草布一二，祈賢弟代稟堂上各位大人。今日上半天，已作一函呈父親大人，交朱嘯山，大約六月可到。孫國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）

致諸弟（喜述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）

四位老弟足下：初二早，皇上御門辦事，余蒙天恩，得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。次日具摺謝恩，蒙召見勤政殿，天語垂問，共四十餘句。是日同升官者，李菡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羅惇衍升通政司副使，及余共三人。余蒙祖父餘澤，頻叨非分之榮，此次升官，尤出意外，日夜恐懼修省，實無德足以當之。諸弟遠隔數千里，必須匡我之不逮，時時寄書規我之過。務使累世積德，不自我一人而墮，則庶幾持盈保泰，得免速致顛危。諸弟能常進箴規，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。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，勿謂家有人作官，而遂敢於侮人，勿謂己有文學，而遂敢於恃才傲人，常存此心，則是載福之道也。

今年新進士善書者甚多，而湖南尤甚，蕭史樓既得狀元，而周荇農壽昌去歲中南元，孫芝房鼎臣又取朝元，可謂極盛。現在同鄉諸人，講求詞章之學者固多，講求性理之學者亦不少，將來省運必大盛。

余身體平安，惟應酬太繁，日不暇給，自三月進闈以來，至今已滿兩月，未得看書。內人身體極弱，而無病痛，醫者云：『必須服大補劑，乃可回元。』現在所服之藥，與母親大人十五年前所服之白朮黑薑方略同，差有效驗。兒女四人，皆平順如常。

去年寄家之銀兩，將次寫信，求將分給戚族之數目，詳實告我，而至今無一字見示，殊不可解。以後務求將賬目開出寄京，以釋我之疑。又余所欲問家鄉之事甚多，茲另開一單，煩弟逐一條對，是禱。兄國藩草（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）

稟父母（勿入署說公事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膝下：十七日接到諸弟四月廿二日在縣所發信，欣悉九弟得取前列第三，餘三弟皆取二十名，歡欣之至！諸弟前付詩文到京，茲特請楊春皆改正付回，今年長進甚速，良可欣慰！向來六弟文筆最矯健，四弟筆頗笨滯，觀其爲仁矣！一篇則文筆大變，與六弟並稱健者。九弟文筆清貴，近來更圓轉如意，季弟秀雅，男再三審覽，實堪怡悅。

男在京平安，男婦服補劑已二十餘帖，大有效驗。醫者云：『虛弱之症，能受補則易好。』孫男女及合室下人皆清吉。長沙館於五月十二日演戲，題名狀元南元朝元三匾，同日張挂，極爲熱鬧，皆男總辦，而人人樂從。頭門對聯云：『同拜十進士，慶榜三名元。』可謂盛矣！

同鄉鄧鐵松在京患吐血病，甚爲危症，大約不可挽回。同鄉有危急事，多有向男商量者，男效祖父大人之法，銀錢則量力欲助，辦事則竭力經營。

嚴麗生取九弟置前列，理應寫信謝他，因其平日官聲不甚好，故不願謝，不審大人意見何如？我家旣爲鄉紳，萬萬不可入署說公事，致爲官長所鄙薄。卽本家有事，情願吃虧，萬不可與人構訟，令官長疑爲倚勢凌人，伏乞慈鑒。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廿九日）

稟叔父母（報告升翰林院侍讀學士）

姪國藩謹啓

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廿三日四弟六弟到京，體氣如常。廿四日，皇上御門，姪得陞翰林院侍讀學士。每年御門，不過四五次，在京各官缺出，此時未經放人者，則候御門之日簡放，以示爵人於朝，與衆共之之意。姪三次升

官，皆御門時特擢，天恩高厚，不知所報。姪合室平安，身上瘡癬，尙未盡淨，惟面上於半月內全好，故謝恩召見，不至隕越以貽羞，此尤大幸也！

前次寫信回家，內有寄家毅然宗丈一封，言由長沙金年伯家送去心齋之母奠儀三十金，此項本羅蘇溪寄者，託姪轉交，故姪兌與周輯瑞用，由周家遞金家。頃聞四弟言，此項已作途費矣。則毅然伯家奠分必須家中趕緊辦出付去，萬不可失信。謝興岐曾借去銀三十兩，若還來甚好，若未還，求家中另行辦去。

又黃麓西借姪銀二十兩，亦聞家中已收。姪在京借銀與人頗多，姪不寫信告家中者，則家中亦不必收取。蓋在外與居鄉不同，居鄉者緊守銀錢，自可致富。在外者有鬆有發有收，所謂大門無出，耳門亦無入。余仗名聲好，乃扯得活，若名聲不好，專靠自己收藏之銀，則不過一年，即用盡矣。以後外人借姪銀者，仍使送還京中，家中不必收取。去年蔡朝士曾借姪錢三十千，姪已應允作文昌閣捐項，家中亦不必收取。蓋姪言不信，則日後雖有求於人，人誰肯應哉？姪於銀錢之間，但求四處活動，望堂上大人諒之。

又聞四弟六弟言，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，曾爲蔣市街曾家說墳山事，長壽庵和尚說命案事，此雖積德之舉，然亦是干預公事。姪現在京四品外放，卽是臬司。凡鄉紳管公事，地方官無不銜恨，無論有理無理，苟非己事，皆不宜與聞。地方官外面應酬，心實鄙薄，設或敢於侮慢，則姪靦然爲官，而不能免親之受辱，其負疚當何如耶？以後無論何事，望勸父親總不到縣，總不管事，雖納稅正供，使人至縣，伏求堂上大人鑒此苦心，姪時時望念獨此耳。姪謹啓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）

稟父母（請祖父換藍頂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念九日接到手諭，係九月底在縣城所發者。男等在京平安，身上癩毒，至今未得全好。中間自九月中旬數日，即將面上全愈，毫無疤痕，係陳醫士之力，故升官時召見，無隕越之虞。十月下半月，又覺微有痕跡，頭上仍有白皺皮，身上尙如九月之常，照前七八月，則已去其大半矣。一切飲食起居，毫無患苦。四弟六弟，用功皆有定課，昨二十八始開課作文。孫男紀澤、鄭風已諳畢，古詩十九首亦已讀畢。男婦及三孫女皆平順。

前信言宗丈毅然家銀三十兩，可將謝山益家一項去還。頃接山益信云：「渠去江西時，囑其子辦蘇市平元絲銀四十兩還我家，想送到矣。如已到，即望大人將銀並男前信送毅然家，渠是紋銀，我還元絲，必須加水，還他三十二兩可也。蕭辛五處鹿膠，准在今冬寄到。」

初十皇太后七旬萬壽，皇上率百官行禮，四位阿哥皆騎馬而來，七阿哥僅八歲，亦騎馬雍容，真龍種氣象。十五日，皇上頒恩詔於太和殿，十六日又生一阿哥，皇上於辛丑年六秩，壬寅年生八阿哥，乙巳又生九阿哥，聖躬老而彌康如此。

男得請封章，如今年可用璽，則明春可寄回，如明夏用璽，則秋間寄回。然既得詔旨，則雖誥軸未歸，而恩已至矣。望祖父先換藍頂，其四品補服，候男在京寄回，可與誥軸並付。湖南各家俱平安，餘俟續具。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

五年十月二十九日）

稟父母（擬爲六弟納監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男頭上瘡癩，至今未愈。近日每天洗兩次，夜洗藥水，早洗開水，本無大毒，或可因勤洗而好。聞四弟言，家中連年生熱毒者八人，並男共九人，恐祖墳有不潔淨處，望時時打掃，但不可妄為動土，致驚幽靈。

四弟六弟及兒婦孫男女等皆平安。男近與同年會課作賦，每日看書如常，飲食起居如故。四弟課紀澤讀，師徒皆有常程。六弟文章極好，擬明年納監下場，但現無銀，不知張羅得就否？

同鄉唐鏡海先生已告病，明春即將回南，所著國朝學案一書，係男約同人代為發刻，其刻價則係耦庚先生所出。前門內有義塾，每年延師八人，教貧戶子弟三百餘人。昨首事杜姓已死，男約同人接管其事，亦係集腋成裘，男花費亦無幾。

紀澤雖從四弟讀書，而李作屋先生尙住男宅，渠頗思南歸，但未定計耳。誥封二軸，今年不能用璽，明年乃可寄回。蕭辛五已寄鹿處膠一斤，阿膠半斤與他。家中若須阿膠鹿膠，望信來京，以便覓寄。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）

稟父母（報告兩次兼職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乙巳十一月廿二日，同鄉彭棣樓放廣西思恩府知府，廿四日，陳岱雲放江西吉安府知府。岱雲年僅三十二歲，而以翰林出為太守，亦近來所僅見者，人皆代渠慶幸，而渠深以未得主考學政為恨。

且近日外官情形，動多掣肘，不如京官清貴安穩，能得外差，固爲幸事，卽不得差，亦可讀書養望，不染塵埃。岱雲雖以得郡爲榮，仍以失去玉堂爲悔，自放官後，摒擋月餘，已於十二月廿八日出京。是夕，渠有家書到京，男拆開，接大人十一月廿四所示手諭，內叔父及九弟季弟各一信，彭菲庵表叔一信，具悉家中一切事。

前信言莫管閒事，非恐大人出入衙門，蓋以我邑書吏欺人肥己，黨邪嫉正，設有公正之鄉紳，取彼所魚肉之善良而扶植之，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鋤抑之，則於彼大有不便，必且造作謠言，加我以不美之名，進讒於官，代我構不解之怨。而官亦陰庇彼輩，外雖以好言待我，實則暗笑之而深斥之，甚且當面嘲諷。且此門一開，則求者踵至，必將日不暇給，不如一切謝絕。今大人手示，亦云杜門謝客，此男所深爲慶幸者也！

男身體平安，熱毒至今未好，塗藥則稍愈，總不能斷根。十二月十二日，蒙恩充補日講起居注官，廿二日，又得充文淵閣直閣事。兩次恭謝天恩，茲并將原摺付回。講官共十八人，滿八缺，漢十缺，其職司則皇上所到之處，須輪四人侍立。直閣事四缺，不分滿漢，其職司則皇上臨御經筵之日，四人皆侍立而已。

四弟六弟，皆有進境。孫男讀書已至陳風，男婦及孫女等皆好。歐陽牧雲有信來京，與男商請封及薦館事，二

事男俱不能應允，故作書宛轉告之。外辦江綢套料一件，高麗參二兩，鹿膠一斤，對聯一付，爲岳父慶祝之儀。恐省城寄家無便，故託彭棣樓帶至衡陽學署。

朱堯階每年贈穀四十石，受惠太多，恐難爲報，今年必當辭卻。小米四十石，不過值錢四十千，男每年可付此數到家，不可再受他穀，望家中力辭之。毅然家之銀，想已送矣。若未送，須秤元絲銀三十二兩，以渠來係紋銀也。男有輓聯託岱雲交蕭辛五轉交毅然家，想可無誤。岱雲歸，男寄有冬菜十斤，阿膠二斤，筆四支。彭棣樓歸，男寄有藍頂兩個，四品補服四付，俱交蕭辛五家轉寄，伏乞查收。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）

稟父母（請勿懸望得差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上次男寫信略述癱病情形，有不去考差之意。近有一張姓醫，包一個月治好，偶試一處，居然有驗。現在趕緊醫治，如果得好，男仍定去考差。若不愈，則不去考差。

總之考與不考，皆無關緊要，考而得之，不過多得錢耳。考而不得，與不考同，亦未必不可支持度日。每年考差三百餘人，而得差者通共不過七十餘人，故終身翰林，屢次考差而不得者，亦常有也。如我邑鄧筆山羅九峯是已。男祇求平安，伏望大人勿以得差為望。四弟已寫信言男病，男恐大人不放心，故特書此紙。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

六年三月二十五日）

稟父母（附呈考差詩文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五月初二日，赴圓明園，初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試，共二百七十人入場，湖南凡十二人。首題無為小人儒，次題任官惟賢才一節，詩題霖雨既零，得霑字。男兩文各七百字，全卷未錯落一字。惟久病之後，兩眼朦朧，場中寫前二開不甚得意，後五開略好。今年考差好手甚多，男卷難於出色。茲命四弟膽頭篇與詩一首寄回，伏乞大人賜觀，知男在場中不敢潦草，則知男病後精神毫無傷損，可以放心。知男寫卷不得意，則求大人不必懸望得差。堂上大人不以男病為憂，不以得差為望，則男心安逸矣。

男身上癱疾，經張醫調治，已愈十之七矣。若從此漸漸好去，不過閏月，可奏全效。寓中大小平安，男婦有夢熊之喜，大約八九月當生。四弟書法，日日長進。馮樹堂於五月十七到京，以後紀澤仍請樹堂教，四弟可專心讀書。六弟捐監，擬於本月內上兌，填寫三代履歷，里鄉戶長一切，男自斟酌，大人儘可放心。紀澤書已讀至浩浩昊天，古詩已讀半本，書皆熟，三孫女皆平安，同鄉各家皆如常。京師今年久旱，屢次求雨，尚未優渥，皇上焦思，未知南省年歲何如也。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）

稟父母（六弟成就功名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男自考差後，癱疾日愈，現在頭面已不甚顯矣。身上自腰以下，亦十去七八，自腹以下，尚未治，萬一放差，儘可面聖謝恩。但如此頑病，而得漸好，已為非常之喜，不敢復設妄想矣。

六弟捐監，於五月廿八日具呈，閏月初兌銀，廿一日可領照。六月初一日可至國子監考到，十四日即可錄科。仰承祖父叔父之餘蔭，六弟幸得成就功名，敬賀敬賀！

男身體平安，現服補氣湯藥，內有高麗參、焦朮，男婦及孫男女四人並如常。四弟自樹堂教書之後，功課益勤。六弟近日文章，雖無大進，亦未荒怠。餘俟續呈。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十五日）

稟父母（請敬接誥封軸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六弟六月初一日，在國子監考到，題視其所以，經題聞善以相告也。二句，六弟取列一百三名。廿五日錄科，題齊之以禮，詩題荷珠，得珠字，六弟亦取列百餘名，兩次皆二百餘人入場。

男等身體皆平安，男婦及孫男女皆安泰。今年誥封軸數甚多，聞須八月始能辦完發下，男於八月領到，即懇湖南新學院帶至長沙。男另辦祖父母壽屏一架，華山石刻陳搏所書壽字一個，新刻誥封卷一百本，共四件，皆交新學院帶回，轉交陳岱雲家。求父親大於人九月廿六七赴省，鄒雲陔由廣西過長沙，不過十月初旬，渠有還男銀八十兩，面訂交陳季牧手。父親或面會雲陔，或不去會他，即在陳宅接銀亦可。十月下旬，新學院即可到省，渠有關防，父親萬不可去拜他，但在陳家接誥軸可也。

若新學院與男素不相識，則男另覓便寄回，亦在十月底可到省，最遲亦不過十一月初旬。親父接到，帶歸縣城，寄放相好人家或店內。二十六日，令九弟下縣去接，廿八夜，九弟宿賀家坳等處。廿九日，祖母大人八十大壽，用吹手執事接誥封數里，接至家，於門外向北置一香案，案上豎聖旨牌位，將誥軸置於案上，祖父母率父母望北行三跪九叩首禮。壽屏請蕭史樓寫，史樓現未得差，若八月不放學政，則渠必告假回籍，誥軸託渠帶歸亦可也。一切男自知裁酌，茲寄回黃芽白菜子一包，查收，餘俟續呈，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）

稟父母（毋以不得差及六弟不中爲慮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九月十七日，接讀家信，喜堂上各位老人安康，家事順遂，無任歡慰！男今年不得差，六弟鄉試不售，想堂上大人不免內憂，然男則正以不得爲喜。蓋天下之理，滿則招損，亢則有悔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

虧，至當不易之理也。男毫無學識，而官至學士，頻邀非分之榮，祖父母父母皆康強，可謂盛極矣。現在京官，翰林中無重慶下者，惟我家獨享難得之福。是以男慄慄恐懼，不敢求非分之榮，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，闔家平安，即爲至幸！萬望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以男不得差，六弟不中爲慮，則大慰矣！况男三次考差，兩次已得，六弟初次下場，年紀尙輕，尤不必望心也。同縣黃正齋，鄉試當外簾差，出闈即患痰病，時明時昧，近日略愈。男癱疾近日大好，頭面全不看見，身上亦好了。在京一切，自知謹慎。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）

稟父母（四弟送歸誥軸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九月十二三四日內，誥軸用寶，大約十八日可領到。同鄉夏階平，吏部丁內艱，二十日起程回南。男因渠是素服，不便託帶誥軸，又恐其在道上拜客，或有耽擱。祖母大人於出月廿九大壽，若趕緊送回，尙可於壽辰迎接誥軸。是以特命四弟束裝出京，專送誥軸回家，與夏階平同伴，計十一月十七八可到漢口。漢口到岳州，不過三四天，雇轎五天可到家。四弟到省，即專人回家，以便家中辦事，迎接誥命。凡事難以逆料，風順則坐船，風不順則坐轎，恐四弟道上或有風水阻隔，不能趕上祖母壽辰，亦未可知。家中做生日酒，且不必辦接誥封事。若四弟能到，廿七日有信，廿八辦鼓手香案，廿九接封可也。若廿七無四弟到省之信，則廿九但辦壽筵，明年正月初八日接封可也。倘四弟不歸而託別人，不特廿九趕不上，恐初八亦接不到，此男所以特命四弟送歸之意耳。

四弟數千里來京，伊意不願遽歸。男與國子監祭酒車意園先生商議，令四弟在國子監報名，先交銀數十兩，即可給與頂戴。男因具呈為四弟報名，繳銀三十兩，其餘俟明年陸續繳納，繳完之日，即可領照。男以此打發四弟，四弟亦欣然感謝。且言願在家中幫堂上大人照料家事，不願再應小考。男亦頗以為然。

男等在京，身體平安，男婦生女後亦平善。六弟決計留京，九弟在江西，有信來甚好。陳岱雲待之如胞弟，飲食教誨極為可感。書法亦大有長進，然無故而依人，究似非宜。男寫書與九弟，囑其今年偕郭筠仙同伴回家，大約年底可到家。男在京一切用度，自有調度，家中不必望心。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）

稟父母（遵命一意服官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膝下：昨初九日巳刻，接讀大人示諭，及諸弟信，藉悉一切。祖父大人之病已漸愈，不勝禱祝，想可由此而全愈也。男前與朱家信，言無時不思鄉土，亦久宦之人所不免，故前此家信亦言之。今既承大人之命，男則一意服官，不敢違拗，不作是想矣。昨初六日派總裁房差，同鄉惟黃恕皆一人。男今年又不得差，則家中氣運不致太宣洩，祖父大人之病，必可以速愈，諸弟今年或亦可以入學，此盈虛自然之理也。

男癩病雖發，不甚狠，近用蔣醫方朝夕治之。渠言此病不要緊，可以徐愈，治病既好，渠亦不要錢，兩大人不必懸念。男婦及華男孫男女身體俱好，均無庸掛念。男等所望者，惟祖父大人之病速愈，暨兩大人之節勞，叔母目疾速愈，俾叔父寬懷耳，餘容另稟。（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）

致諸弟（述升內閣學士）

澄侯子植季洪三位老弟足下五月寄去一信，內有大考賦稿，想已收到。六月二日，蒙皇上天恩，及祖父德澤，予得超升內閣學士，願影捫心，實深慚悚！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，本朝尙無一人，予之德薄才劣，何以堪此？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，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，而予之才地，實不及彼二人遠甚，以是尤深愧仄！

馮樹堂就易念園館，係予所薦，以書啓兼教讀，每年得百六十金。李竹屋出京後，已來信四封，在保定訥制臺贈以三十金，且留乾館與他；在江蘇陸立夫先生亦薦乾俸館與他，渠甚感激我。考教習，余爲總裁，而同鄉寒士如蔡貞齋等，皆不得取，余實抱愧。

寄回祖父父親袍褂二付，祖父係夾的，宜好好收拾，每月一看，數月一曬。百歲之後，卽以此爲斂服，以其爲天恩所賜，其材料外間買不出也。父親做棉的，則不妨長著，不必爲深遠之計，蓋父親年未六十，將來或更有君恩賜服，亦未可知。祖母大人葬後，家中諸事順遂，祖父之病已愈，予之癩疾亦愈，且驟升至二品，則風水之好可知，萬萬不可改葬。若再改葬，則謂之不祥，且大不孝矣。

然其地予究嫌其面前不甚寬敞，不便立牌坊，起誥封碑亭，亦不便起享堂，立神道碑。予意乃欲求堯階相一吉地，爲祖父大人將來壽藏，弟可將此意稟告祖父，見允否？蓋誥封碑亭，斷不可不修，而祖母又不可改葬，將來勢不能合葬，乞稟告祖父，總以祖父之意爲定。前問長女對袁家，次女對陳家，不知堂上之意如何？現在陳家信來，謂我家一定對渠，甚歡喜，餘容後具。兄國藩草（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）

致諸弟（喜述補侍郎缺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正月十日曾寄家信，甚爲詳備。二月初三接到澄弟十一月二十夜之信，領悉一切。今年大京察，侍郎中休致者二人，德遠村馮吾園兩先生也。余卽補吾園先生之缺。向來三載考績，外官謂之大計，京官謂之京察。京察分三項，一二品大員及三品之副都御史，皇上皆能記憶其人，不必引見，御筆自下硃諭，以爲彰瘡，此一項也。自宗人府丞以下，凡三四五品京官，皆引見，有黜而無陟。前在碾兒胡同時，間壁學士奎光，卽引見休致者也，此一項也。自五品而下，如翰林內閣御史六部，由各堂官考差，分別一二三等，一等則放府道，從前如勞辛階易念園，今年如陳竹伯，皆京察一等也，此一項也。

余自到禮部，比從前較忙冗，恨不得有人幫辦，寓中瑣雜事，然以家中祖父之病，父叔勤苦已極，諸弟萬無來京之理。且如溫甫在京，余方再三勸誘，令之南歸，今豈肯再蹈覆轍，令之北來。江岷樵以揀發之官，浙江補缺，不知何時？余因溫弟臨別叮囑之言，薦鄧星階借岷樵往浙，岷樵旣應允矣。適徐芸渠請星階教書，星階卽就徐館，言定秋間仍往浙，依江江亦應允。

鄒墨林自河南來京，意欲捐教，現寓圖通觀，其爲人實誠篤君子也。袁漱六新正初旬，忽吐血數天，現已全愈。黃正齋竟爲本部司員，頗難爲情。余一切循嫌恭之道，欲破除藩籬，而黃總不免拘謹。余現尙未換綠呢車，惟添一騾，蓋八日一赴園，不能不養三牲口也。書不一一，兄國藩草。（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）

致諸弟（述派較射大臣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十月初二日接到澄弟八月廿六一書，具悉一切。是日又從岱雲書內，見南省題名錄，三弟皆不與選，爲之悵喟！吾家累世積德，祖父及父叔二人，皆孝友仁厚，食其報者，宜不止我一人。

此理之可信也。吾邑從前鄧羅諸家，官階較大，其昆季子孫，皆無相繼而起之人，此又事之不可必者。吾近於官場，頗厭其繁俗，而無補於國計民生，惟勢之所處，求退不能，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，家中略有仰事之資，卽思決志歸養，以行吾素。今諸弟科第略遲，而吾在此間，公私萬事叢集，無人幫照，每一思之，未嘗不作茫無畔岸之想也。

吾現已定計於明年八月，乞假歸省，後年二月還京，專待家中回信，詳明見示。今年父親六十大壽，吾竟不克在家叩祝，悚疚之至！十月初四日，奉旨派作較射大臣，順天武闈鄉試，於初五六馬箭，初七八步箭，初九十技勇，十一發榜，十二覆命。此八日皆入武闈，不克回寓，父親壽辰，並不能如往年辦麪席以宴客也。然予既定計明年還家慶壽，則今年在京，卽不稱觴，猶與吾鄉重逢一不重晉十之例相合。

家中分贈親族之錢，吾恐銀到太遲，難於換錢，故前次爲書寄德六七叔祖，並辦百褶裙送叔曾祖母。現在廷芳字尙未起行，大約年底乃可到湖南，若曾希六陳體元二家，必待照到，乃送錢來，則我家今年窘矣。

二家捐項，我在京共去京平足紋二百四十一兩六錢，若合南中漕平，則當二百三十六兩五錢。渠送錢若略少幾千，我家不必與之爭，蓋丁酉之冬，非渠煤壟，則萬不能進京也。明年春間，應寄家用之錢，乞暫以曾陳捐項用之，我上半年只能寄鹿茸，下半年乃再寄銀耳。皇清經解一書，不知取回否？若未取回，可專人去取，蓋此等書，諸弟略一涉獵，卽擴見識，不宜輕以贈人也。

明年小考，須送十千，大場又須送十千，此等錢家中有人分領，便是一家之祥瑞。但澄弟須於在省城時，張羅此項，付各考者，乃爲及時。京寓大小平安，紀澤兒已病兩月，近日全愈，今日已上書館矣。紀鴻兒極結實，聲音洪亮異常。僕婢輩皆守舊，同鄉各家，亦皆無恙。鄒墨林尙在我家，張雨農之子闡藝甚佳，而不得售，近又已作文數

首，其勇可畏愛也！書不詳盡，寫此畢，即赴武關，十二始歸寓。餘俟後報，國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）

致諸弟（喜九弟得優貢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廿六日王如一朱梁七至營，接九月初二日家書，廿九日劉一彭四至營，又接十六日家書，具悉一切。沅弟優貢喜信，此間廿三日彭山屺接家信，即已聞之。廿七日得左季高書，始知其實，廿九日得家書乃詳也。沅弟寄信在省，來江西大營甚便，何以無一字報平安耶？十月初當可回家，爲父親叩祝大喜。各省優貢朝考，向例在明年五月；沅弟可於明年春間進京，若由浙江一途，可便道由江西至大營，兄處聚會。吾有書數十箱在京，無人照管，沅弟此去，可經理一番。

自七月以來，吾得聞家中事，有數件可爲欣慰者：溫弟妻妾，皆有夢熊之兆，足慰祖父母於九京，一也。家中婦女，大小皆紡紗織布，聞已成六七機，諸子姪讀書尙不懶惰，內外各有職業，二也。闔境豐收，遠近無警，此間兵事平順，足安堂上老人之心，三也。今又聞沅弟喜音，意吾家高曾以來，積澤甚長，後人食報，更當綿綿不盡。吾兄弟年富力強，尤宜時時內省，處處反躬自責，勤儉忠厚，以承先而啓後，互相勉勵可也。

內湖水師，久未開仗，日日操練，夜夜防守，頗爲認真。周鳳山統領九江陸軍，亦尙平安。李次青帶平江勇三千，在蘇垣渡，去湖口縣十里，頗得該處士民之歡心。茶陵州土匪，聞竄擾江西之蓮花廳，永新縣境內，吉安人心震動。頃已調平江勇六百五十人前往剿辦，又派水師千人往吉防堵，河道或可保全。

余癩疾迄未愈，幸精神尙可支持。王如一等來，二十四日始到，余怒其太遲，令其即歸，發途費九百六十文，家中不必加補，以爲懶惰者戒。寬十在營住一個月，打發銀六兩，途費四千。羅山於十四日克復崇陽後，尙無信來。

羅研山兄於今日到營。紀澤紀梁登九峯山詩，文氣俱順，且無猥瑣之氣，將來或皆可冀有成立也，餘不一一。
(咸豐五年九月三日書於屏風水營)

致九弟(公文不可疏懶)

沉浦九弟左右：初七初八連接二信，具悉一切。亮一去時，信中記封有報銷摺稿，來信未經提及，或未得見耶？廿六早地孔轟倒城垣數丈，而未克成功；此亦如人之生死，早遲時刻，自有一定，不可強也。總理既已接札，則凡承上起下之公文，自不得不照申照行，切不可似我疏懶，置之不理也。

余生平之失，在志大而才疏，有實心而乏實力，坐是百無一成。李雲麟之長短，亦頗與我相似，如將赴湖北，可先至余家一敘再往。潤公近頗綜核名實，恐亦未必投洽無間也。

近日身體略好，惟回思歷年在外辦事，愆咎甚多，內省增咎。飲食起居，一切如常，無勞塵念。今年若能為母親大人另覓一善地，教子姪略有長進，則此中豁然暢適矣。弟年紀較輕，精力略勝於我，此際正宜提起全力，早夜整刷，昔賢謂宜用猛火煮，慢火溫，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。

李次青之才，實不可及，吾在外數年，獨覺慚對此人。弟可與之常通書信，一則稍表余之歉忱，一則凡事可以請益。余京中書籍，承漱六專人取出，帶至江蘇松江府署中，此後或易搬回。書雖不可不看，弟此時以營務為重，則不宜常看書。凡人為一事，以專而精，以紛而散。荀子稱「耳不兩聽而聰，目不兩視而明。」莊子稱「用志不紛，乃凝於神。」皆至言也。(咸豐八年正月十一日)

致九弟(喜保同知花翎)

沅弟左右：昨信書就未發，初五夜王六等歸，又接弟信，報撫州之復，他郡易而吉安難。余固恐弟之焦灼也，一經焦躁，則心趣少佳，辦事不能妥善。余前年所以廢弛，亦以焦躁故爾。總宜平心靜氣，穩穩辦去。

余前言弟之職，以能戰爲第一義，愛民第二，聯絡各營將士，各省官紳爲第三。今此天暑，因弟體素弱，如不能兼顧，則將聯絡一層稍爲放鬆，卽第二層亦可不認眞。惟能戰一層，則刻不可懈。目下濠溝究有幾道？其不甚可靠者，尙有幾段？下次詳細見告。

九江修濠六道，寬深各二丈，吉安可仿爲之否？弟保同知花翎，甚好甚好！將來克復府城，自可保升太守，吾不以弟得官階爲喜，喜弟之吏才更優於將才，將來或可勉作循吏，切實做幾件施澤於民之事，門戶之光也！阿兄之幸也！（咸豐八年五月初六日）

致四弟（開用總督關防及鹽政之印信）

澄侯四弟左右：此間軍事，四眼狗糾同五僞王救援安慶，其打先鋒者，已至集賢關。九弟屢信皆言堅守後濠，可保無虞，但能堅守十日半月之久，城中糧米必難再支，可期克復矣。

徽州六屬俱平安，欠餉多者七個月，少者四五月不等，幸軍心尙未渙散。江西省城戒嚴，附近二三十里，處處皆賊，余派鮑軍往救。湖北之南岸，已無一賊，北岸德安隨州等處，有金劉與成大吉三軍，必可日有起色。余癩疾未痊，日來天氣亢燥，甚以爲苦。幸公事勉強能了，近日無積閣之弊。總督關防鹽政印信，於初四日到營，余卽於初六日開用。

家中雇長沙園丁已到否？菜蔬茂盛否？諸子姪無傲氣否？傲爲凶德，惰爲衰氣，二者皆敗家之道。戒惰莫如早

起，戒傲莫如多走路，少坐轎。望弟留心儆戒，如聞我有傲惰之處，亦寫信來規勸。（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）

致九弟（兄弟同奉特恩）

沅弟左右：陳棟之勇，除已至金陵三營外，尚有九營。吾昨令營務處點名，共四千六百餘人，聞精壯者不甚多，可汰者占三分之一。余札撥二營與鮑春霆，撥一營與朱雲巖，以六營歸弟處。若果汰去三分之一，則可挑存四營，其餘或令全坐原船遣歸，或酌留數百，作爲餘勇，聽弟裁度。

昨奉年終頒賞福字荷包食物之類，聞弟有一分，春霆亦有一分，此係特恩。吾兄弟報國之道，總求實浮於名，勞浮於賞，才浮於事，從此三句切切實實做去，或者免於大戾。（同治二年正月十三日）

致九弟（申請辭退一席）

沅弟左右：疏辭兩席一節，弟所說甚有道理；然處大位大權，而兼享大名，自古曾有幾人？能善其末路者，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，推讓少許，減去幾成，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。今因弟之所陳，不復專疏奏請，遇便仍附片申請；但能於兩席中辭退一席，亦是一妙。

李世忠處，余擬予以一函，一則四壩卡請歸余派員經收，其銀錢仍歸渠用。一則渠派人在西壩，封捆淮北之鹽，與搶奪無異，請其迅速停止，看渠如何回復？

本月接兩次家信，交來人帶寄弟閱。鼎三姪善讀書，大慰大慰！其眉宇本軒昂出羣，又溫弟鬱抑過甚，必有稍伸之一日也。弟軍士氣甚旺，可喜！然軍中消息甚微，見以爲旺，卽遇驕機。老子云：「兩軍相對，哀者勝矣。」其義

最宜體驗。(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)

致九弟(揭出自己襟懷并以紀瑞承蔭)

沉弟左右：左臂疼痛，不能伸縮，實深懸系。茲崙人送膏藥三個與弟，即余去年貼手臂而立愈者，可試貼之，有益無損也。拂意之事，接於耳目，不知果指何事？若與阿兄間有不合，則儘可不必拂鬱；弟有大功於家，有大功於國，余豈有不感激不愛護之理？

余待希厚雪霽諸君，頗自覺仁讓兼至，豈有待弟反薄之理？惟有時與弟意趣不合，弟之志事，頗近春夏發舒之氣，余之志事，頗近秋冬收蓄之氣。弟意以發舒而生機，乃旺；余意以收蓄而生機，乃厚。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，月未圓七字，以為惜福之道，保泰之法，莫精於此。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霽，不知與弟道及否？

星岡公昔年待人，無論貴賤老小，純是一團和氣。獨對子孫諸姪，則嚴肅異常，遇佳時令節，尤為凜凜不可犯。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，不使家中歡樂過節，流於放肆也。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，每每稍示節制，亦猶本花未全開，月未圓之義。至危迫之際，則救焚拯溺，不復稍有所吝矣。弟意有不滿處，皆在此等關頭，故將余之襟懷揭出，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，此關一破，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。

再余此次應得一品廕生，已於去八年月咨部，以紀瑞姪承蔭；因恐弟辭讓，故當時僅告澄而未告弟也。將來瑞姪滿二十歲時，紀澤已三十矣。同去考廕，同當部曹，若能考取御史，亦不失世家氣象。以弟於祖父兄弟宗族之間，竭力竭誠，將來後輩必有可觀。目下小恙，斷不為害，但今年切不宜親自督隊耳。(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)

致九弟(述紀梁宜承廕)

沅弟左右：臂疼尙未大愈，至爲懸念。然治之之法，只宜貼膏藥，不宜服水藥。余日內當赴金陵看視，正月當成行也。

嘗奉寄諭，知少荃爲季弟請二品卹典立傳，予諡建祠，一一允准，但未接閱諭旨耳。陳棟之勇旣好，甚慰甚慰！紀梁宜廕一節，予亦思之再四，以其目未全愈，讀書作字均難加功。弟且有功於家庭根本之地，不特爲同氣之冠，亦爲各族所罕，質諸祖父在天之靈，亦應如此。

九洑洲北渡之賊，果有若干？吾意尙以南岸爲重。劉南雲王峯臣兩軍，幸勿遽調北渡。蓋北岸守定安合無慮舒五城，此外均可挽救，南岸若失甯國，則不可救矣。（同治二年正月廿七日）

致九弟（儘可隨時陳奏）

沅弟左右：弟之謝恩摺，尙可由安慶代作代遞，初膺開府重任，心中如有欲說之話，思自獻於君父之前者，儘可隨時陳奏。奏議是人臣最要之事，弟須加一番工夫。弟文筆不患不詳明，但患不簡潔，以後從簡當二字上著力。（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）

致九弟（不必再行辭謝）

沅弟左右：辭謝一事，本可渾渾言之，但求收回成命，已請筱泉子密代弟與余各擬一摺矣。昨接弟咨，已換署新銜，則不必再行辭謝。吾輩所最宜畏懼敬慎者，第一則以方寸爲嚴師，其次則左右近習之人如巡捕戈什幕府文案，及部下營哨官之屬，又其次乃畏清議。今業已換稱新銜，一切公文體制，爲之一變，而又具疏辭官，已知

其不出於至誠矣。

弟應奏之事，暫不必忙。左季帥奉專銜奏事之旨，厥後三個月始行拜疏；雪琴巡撫及侍郎後，除疏辭復奏二次後，至今未另奏事。弟非有要緊事件，不必專銜另奏，尋常報仗，仍由余辦可也。（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）

致九弟（戰事宜自具奏）

沅弟左右：專丁送信，具悉一切，所應復者，仍條列如左：

- 一、摺稿皆軒爽條暢，儘可去得。余平日好讀東坡上神宗皇帝書，亦取其軒爽也。弟可常常取閱，多閱數十遍，自然益我神智。譬如飲食，但得一殺適口充腸，正不必求多品也。金陵戰事，弟自行具奏亦可，然弟總以不常奏事爲妥。凡督撫以多奏新事，不襲故常爲露面。吾兄弟在此鼎盛之際，弟於此等處，可略退縮一步。
- 一、鮑軍仍須由大勝關進孝陵衛，決不可由下面繞來。待過中秋後，弟信一到，余別咨鮑由南頭進兵。
- 一、弟驟添多營，與余平日規模不符。然賊勢窮蹙之際，求合圍亦是正辦，余亦不敢以弟策爲非。憚中丞余曾保過，凡大臣密保人員，終身不宜提及一字，否則近於挾長，近於市恩。此後余與湘中函牘，不敢多索餉項，以避挾長市恩之嫌。弟不宜求之過厚，以避盡歡竭忠之嫌。
- 一、江西釐務，下半年當可略旺。然余統兵已近十萬，卽半餉亦須三十萬，思之膽寒。弟處米除每月三千石外，本日又解四千石矣。（同治二年七月廿三日）

致四弟（兄弟同蒙封爵）

澄弟左右：初十日接奉恩旨，余蒙封侯爵，太子太保，沅蒙封伯爵，太子少保，均賞雙眼花翎。沅部李臣典子爵，蕭孚泗男爵，殊恩異數，萃於一門。祖宗積累陰德，吾輩食此重祿，感激之餘，彌增歉悚！

沅弟至六月甚辛苦，近日濕毒十愈其七。初十十一十二等日，戲酒宴客，每日百餘席，沅應酬周到，不以爲苦，諺稱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其信然歟？余擬於七月下旬回皖，九月再來金陵，十一月舉行江南鄉試。沅弟擬九十月回籍，各營應撤二萬人，遺資尙無著也。（同治七年五月十四日）

致四弟（諭旨飭沅陞見）

澄弟左右：初二日接奉寄諭，飭沅弟迅速進京陞見，茲用排單恭錄諭旨，咨至弟處。上年十二月，韞齋先生力言京師士大夫於沅弟毫無間言，余卽知不久必有諭旨徵召，特不料有如是之速。余擬於日內覆奏一次，言弟所患夜不成寐之病，尙未痊愈，趕緊調理，一俟稍痊，卽行進京，一面函商臣弟國荃，今將病狀詳細陳明云云。沅弟奉旨後，望作一摺，寄至金陵，附余發摺之便覆奏。

余意不寐屢醒之症，總由元二兩年用心太過，肝家亦暗暗受傷。必須在家靜養一年，或可奏效，明春再行出山，方爲妥善。若此再後有諭旨來催，亦須稍能成寐，乃可應詔急出，不審兩弟之意，以爲何如？筱荃來撫吾湘，諸事尙不至大有更張，惟次山以微罪去官，令人悵悵。沅弟前函有長沙之行，想正值移宮換羽之際，難爲情也。

（治六年三月初四日）



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九

用人類

致諸弟（營中需才孔亟）

澄溫沅季四位賢弟左右：於十六日在南康府接父親手諭，及澄沅兩弟紀澤兒之信，係劉一送來；二十日接澄弟一信，係林福秀由縣送來，具悉一切。

余於十三日自吳城進紮南康，水師右營後營嚮道營，於十三日進紮青山。十九日賊帶礮船五六十號，小划船百六十號，前來撲營，鏖戰二時，未分勝負。該匪以小划二十餘號，又自山後攢出，襲我老營。老營戰船業已全數出隊，僅坐船水手數人，及僱民船水手，皆逃上岸。各戰船哨官見坐船已失，遂爾慌亂，以致敗挫。幸戰船礮位，毫無損傷，猶爲不幸中之大幸！且左營定湘營尙在南康，中營尙在吳城，是日未與其事，士氣依然振作。現在六營三千人，同泊南康，與陸勇平江營三千人相依護，或可速振軍威。

現在余所統之六軍，塔公帶五千人在九江，羅山帶三千五百人在廣信一帶，次青帶平江營三千人在南康，業已成爲三枝，人數亦不少。趙玉班帶五百湘勇來此，若獨成一枝，則不足以自立，若依附塔軍，依附羅軍，則去我仍隔數百里之遠。若依附平江營，則氣類不合，且近來口糧實難接濟，玉班之勇，可不必來。玉班一人獨來，則營中需才孔亟，必有以位置之也。

蔣益澧之事，唐公如此辦理甚好，密傳其人家詳明開導，勒令繳出銀兩，足以允我人心，面面俱圓，請蘋翁卽行速辦。但使探驪得珠，卽輕輕著筆，亦可以速辦矣。

此間自水師小挫後，急須多辦小划以勝之，但乏能管帶小划之人。若有實能帶小划者，打仗時並不靠他衝陣。只要開仗時，在江邊攢出攢入，眩賊之眼，助我之勢，卽屬大有裨益。吾弟若見有此等人，或趙玉班能薦此等人，卽可招募善駕小划之水手一百餘人來營。馮玉珂所繳水勇之槍銀，及各項應繳之銀，可酌用爲途費也。余在營平安，精神不足，惟癱疾未愈，諸事未能一一照管，小心謹慎，冀盡人事，以聽天命。諸不詳盡，統俟續布。

（咸豐五年四月二十日書於南康城外水營）

致諸弟（調彭雪琴來江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劉朝相來營，得植弟手書，具悉一切。內湖水師自六月十五日開仗後，至今平安。本擬令李次青帶平江勇，渡鄱陽湖之東，與水師會攻湖口。奈自六月底至今十日，大風不克東渡。初四日風力稍息，平江勇登舟，甫經解纜，狂飈大作，旋即折回。弁勇衣被帳棚，寸縷皆濕，天意茫茫，正未可知。不知湖口之賊，運數不宜遽滅乎？抑此勇渡湖，宜致敗挫，故特阻其行，以全此軍乎？現擬俟月半後，請塔軍渡湖會剿。

羅山進攻義寧，聞初四日可止界上，初五六日當可開仗。湖南三面用兵，駱中丞請羅山帶兵回湘，業經入奏。如義寧能攻破，恐羅山須回湖南，保全桑梓，則此間又少一枝勁旅矣。內湖水師，船礮俱精，特少得力營官，現調彭雪琴來江，當有起色。

鹽務充餉，是一大好事，惟浙中官商，多思專利。邵位西來江，會議已有頭緒，不知渠回浙後，彼中任事人能允

行否？舍此一籌，則餉源已竭，實有坐困之勢。東安土匪，不知近日如何？若不犯邵陽界，則吾邑尙可不至震驚。帶軍之事，千難萬難，澄弟帶勇至衡陽，溫弟帶勇至新橋，幸託平安，嗣後總以不帶勇爲妙。吾閱歷二年，知此中搆怨之事，造孽之端，不一而足，恨不得與諸弟當面一一縷述之也。

諸弟在家，侍奉父親，和睦族黨，盡其力之所能爲，至於團練帶勇，却不宜。澄弟在外已久，諒知吾言之具有苦衷也。寬二弟去年下世，未寄奠分，至今歉然於心。茲付回銀廿兩，爲寬二弟奠金，望送交任尊叔夫婦手收。

植弟前信言身體不健，吾謂讀書不求強記，此亦養身之道。凡求強記之者，尙有好名心橫互於方寸，故愈不能記。若全無名心，記亦可，不記亦可，此心寬然無累，反覺安舒，或反能記一二處，亦未可知。此余閱歷語也。植弟試一體驗行之，餘不一一，卽問近好。（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）

致九弟（催周鳳山速來）

沅浦九弟足下；十七日李觀察遞到家信，係沅弟在省城所發者。黃南兄勸捐募勇，規復吉安，此豪傑之舉也。南路又來此一枝勁兵，則賊勢萬不能支。金田老賊，癸甲二年北犯者，旣已隻輪不返，而曾天養羅大綱之流，亦頻遭殛誅。現存悍賊，惟石達開韋俊陳玉成數人，奔命於各處，實有日衰就落之勢。所患江西民風柔弱，見各屬並陷，遂靡然以爲天覆地坼，不復作反正之想。不待其迫脅以從，而甘心蓄髮助賊，希圖充當軍師旅帥，以訛索其鄉人，擄掠郡縣村鎮，以各肥其私囊。是以每戰動盈數萬人，我軍爲之震駭。若果能數道出師，擒斬以萬千計，始則江西從逆之民有悔心，繼則廣東新附之賊生疑貳，而江西之局勢必轉，粵賊之衰象亦愈見矣。南袁能於吉安一路，出師合瑞，兄已列爲三路，是此間官紳士民所禱祀以求者也。卽日當先行具奏，沅弟能

隨南翁以出，料理戎事，亦足增長識力。南翁能以赤手高拳幹大事，而不甚著聲色，弟當留心做而做之。夏憩兄前亦欲辦援江之師，不知可與南兄同辦一路否？渠係簪纓巨族，民望所歸，又奉特旨援江，自不能不速圖集事。惟與南兄共辦一枝，則衆擎易舉，若另籌一路，則獨力難成。沅弟若見憩翁，或先將鄙意道及，余續有信奉達也。周鳳山現在省城，余飛札調之來江，蓋欲令渠統一軍，峙衡龍一軍，一紫老營，一作游兵，不知渠已接札否？望沅弟催之速來，其現在袁州之伍化蛟黃三清，本係渠部曲，可令渠帶來也。（咸豐六年九月十七日）

致九弟（交人料理文案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十一月初二日，春二甲四歸，接廿四夜來書，具悉一切。弟營中事機尚順，家中大小欣慰。帥逸齋之叔號小舟者，於初二日來，攜有張六琴太守書緘，具告逸齋死事之慘。余具奠金五十兩，交小舟爲渠赴江西之旅資。又作書寄雪琴，囑其備戰船至廣西，迎護逸齋之眷口，由浙江來。又備舟至省城，迎護逸齋與其姪之靈柩於南康，會齊同出湖口，由湖口段窰至黃梅帥宅，不過數十里耳。

前此仙舟先生墓門，被賊掘毀，余曾寄書潤芝中丞，蓮舫員外，籌銀三四百兩，爲修葺之資。此次小舟歸里，可一併妥爲安厝，少有餘資，卽以贍濟逸齋之眷口，然亦極薄，難以自存矣。

東鄉敗挫之後，李鎮軍周副將均退守武陽渡。聞耆中丞緘致長沙，請夏憩亭募勇數千，赴江應援，不知確否？自洪楊內亂以來，賊中大綱紊亂，石達開下顧金陵，上顧安慶，未必能再至江西。即使果來赴援，亦不過多裹烏合之卒，悍賊實已無幾。我軍但稍能立脚，不特吉安力能勝之，卽臨江蕭軍亦自可勝之也。

胡爵之將於初十日回省，家中以後不必請書啓朋友。韓升告假回家，余文案尚繁，不可無一人料理，望弟飭

王福於臘月初回家交代後，卽令韓升回省度歲。韓於正初赴吉營，計弟處有四十日無人經營文案，卽交彭椿年一手料理，決無疎失。韓升與王福二人，皆精細勤敏，無所軒輊。凌蔭廷於日內赴雪琴處，若弟處再須好手，亦可令凌赴吉也。（咸豐七年十一月初五日）

致九弟（漸對江西紳士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十九日亮一等歸，接展來函，具悉一切。臨江克復，從此吉安當易爲力，弟黽勉爲之，大約明春可復吉郡，明夏可復撫建。凡兄所未了之事，弟能爲我了之，則余之愧憾可稍減矣。

余前在江西，所以鬱鬱不得意者，第一不能干預民事，有剝民之權，無澤民之位，滿腹誠心，無處施展。第二不能接見官員，凡省中文武官僚，晉接有稽，語言有察。第三不能聯絡紳士，凡紳士與我營款愜，則或因而獲咎。坐是數者，方寸鬱鬱，無以自伸，然此只坐不宜駐紮省垣，故生出許多煩惱耳。弟今不駐省城，除接見官員一事，無庸議外，至愛民聯紳二端，皆宜實心求之。

現在餉項頗充，凡抽釐勸捐，決計停之，兵勇擾民，嚴行禁之，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，弟可爲我宣達一二。吾在江西，各紳士爲我勸捐八九十萬，未能爲江西除賊安民。今年丁憂，奔喪太快，若忽然棄去，置紳士於不顧者，此余之所悔也。若少遲數日，與諸紳往復書問，乃妥。弟當爲余彌縫此闕，每與紳士書札往還，或接見暢談，具言江紳待家兄甚厚，家兄抱媿甚深等語。

就中如劉仰素、甘子大二人，余尤對之有媿。劉係余請之帶水師，三年辛苦，戰功日著，渠不負吾之知，而吾不克始終與共患難。甘係余請之管糧台，委曲成全，勞怨兼任，而余以丁憂遽歸，未能爲渠料理前程。此二人皆余

所慚對，弟爲我救正而補苴之。余在外數年，吃虧受氣，實亦不少，他無所慚，獨慚對江西紳士，此日內省躬責己之一端耳。

弟此次在營，境遇頗好，不可再有牢騷之氣，心平志和，以迓天休，至囑至囑！承寄回銀二百兩，收到。今冬收外間銀數百，而家用猶不充裕，然後知往歲余之不寄銀回家，不孝之罪，上通於天。四宅大小平安，余日內心緒少佳，夜不成寐，蓋由心血積虧，水不養肝之故，春來當好爲調理。（咸豐七年十二月廿一日）

致九弟（宜以求才爲急）

沉浦九弟左右：四月初五日得一等歸，接弟信，得悉一切。兄回憶往事，時形交悔，想六弟必備述之。弟所勸譬之語，深中機要，素位而行，一章比亦常以自警。只以陰分素虧，血不養肝，卽一無所思，已覺心慌腸空，如極餓思食之狀，再加以憧擾之思，益覺心無主宰，怔忡不安。

今年有得意之事兩端：一則弟在吉安，聲名極好，兩省大府及各營員弁，江省紳民，交口稱頌，不絕於吾之耳。各處寄弟書，及弟與各處稟牘信緘，俱詳實妥善，犁然有當，不絕於吾之目。一則家中所請鄧葛二師，品學俱優，勤嚴並著。鄧師終日端坐，有威可畏，文有根柢，而又曲合時趨，講書極明正義，而又易於聽受。葛師志趣方正，學規謹嚴，小兒等畏之如神明。此二者，皆余所深慰，雖愁悶之際，足以自寬解者也。

第聲聞之美，可恃而不可恃。昔在京中，頗著清望，近在軍營，亦獲虛譽。善始者不必善終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里，譽望一損，遠近滋疑。目下名望正隆，務宜力持不懈，有始有卒。治軍之道，總以能戰爲第一義，倘圍攻半歲，一旦被賊衝突，不克抵敵，或致小挫，則令望墮於一朝。故探驪之法，以善戰爲得珠，能愛民爲第二義，能和協上下

官紳爲三義。願吾弟兢兢業業，日慎一日，到底不懈，則不特爲兄補救前非，亦可爲吾父增光泉壤矣。

精神愈用而愈出，不可因身體素弱，過於保惜，智慧愈苦而愈明，不可因境遇偶拂，遽爾摧阻。此次軍務，如楊彭二李次青輩，皆係磨鍊出來，卽潤翁羅翁亦大有長進，幾於一日千里。獨余素有微抱，此次殊乏長進，弟營趁此番識見，力求長進也。

求人自輔，時時不可忘此意。人才至難，往時在余幕府者，余亦平等相看，不甚欽敬；洎今思之，何可多得？弟當常以求才爲急，其闕冗者，雖至親密友，不宜久留，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。余自四月來，眠興較好，近讀杜佑通典，每日二卷，薄者三卷，惟目力極劣，餘尙足支持。（咸豐八年四月初九日）

致九弟（擬優保李次青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八月初一日，羅逢元專丁歸，接得廿四日信，知弟病漸痊愈復元。自長沙開船後，四十一日不接弟手書，至是始一快慰。而弟信中所云：『先一日曾專人送信來兄處者。』則至今尙未到，不知何以耽閣？若是余廿五日自江西開船，廿六日至瑞洪，廿八日就謝弁之便，寄信與弟。八月初二日至安仁，初四日至貴溪，王人瑞、張凱章及蕭浚川之弟蕭啓源，均在此相候。初六七可至湖口，沈幼丹、李次青、良覲不遠矣。

閩省浦城賊之，於七月上旬中旬，出犯江西，圍慶豐、玉山兩城。次青以一軍分守兩縣，各力戰五六日夜，逆賊大創，解圍以去。現在廣信地方，次青勛名大著，民望亦孚。浙撫晏公於全浙肅清案內，保舉次青以道員記名，遇有江西道員缺出，請旨簡放。將來玉山守城案內，余亦當優保之，苦盡回甘，次青今日得蔗境矣。

玉山之賊，竄至復興、婺源一帶，將歸併於皖南蕪湖。余至湖口，擬留蕭軍守湖口，而自率張王朱品佐、吳國佐

進剿圍之。崇安賊勢日亂，尙或易於得手。（咸豐八年八月初四日）

致九弟季弟（述楊光宗不馴）

季沉弟左右：出隊以護百姓收穫，甚好！與吉安散耕牛籽種，用意相似。吾輩不幸生當亂世，又不幸而帶兵，日以殺人爲事，可爲寒心！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，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。

楊鎮南之哨官楊光宗，頭髮橫而盤，吾早慮其不馴。楊鎮南不善看人，又不善斷事，弟若看有不妥治之意，卽飭令仍回兄處，兄另撥一營與弟換可耳。

吾於初十日至歷口，十一日擬行六十里，趕至祁門縣。十二日先太夫人忌辰，不欲紛紛迎接應酬也。寧國府一軍，緊急之至，吾不能撥兵往援，而擬少濟之以餉，亦地主之道耳。（咸豐十年六月初十日）

致沉弟季弟（囑文輔卿一語）

季沉弟左右：探報閱悉，此路並無步撥，卽由東流建德驛夫送祁建德令已死，代理者新到，故文遞遲延。弟以後要事，須專勇送來，三日可到，或逢三八專人來一次，每月六次。其不要緊者，仍由驛發來，則兄弟之消息常通矣。文輔卿辦釐金甚好，現在江西釐務，經手者皆不免官氣太重。此外則不知誰何之人，如輔卿者，能多得幾人，則釐務必有益。吾批二李詳文云：『須冗員少而能事者多，入款多而坐支者少。』又批云：『力除官氣，嚴裁浮費。』弟須囑輔卿二語，無官氣，有條理，守此行之，雖至封疆不可改也。有似輔卿其人者，弟多薦幾人更好。甲三起行時，溫弟婦甚好，此後來之變態也。（咸豐十年六月廿八日）

致沅弟季弟（隨時推薦正人）

沅弟左右：輔卿而外，又薦意卿、柳南二人，甚好！柳南之篤慎，余深知之，意卿亮亦不凡。余告筱輔觀人之法，以有操守而無官氣，多條理而少大言爲主。又囑其求潤帥左郭及沅薦人，以後兩弟如有所見，隨時推薦，將其人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，或告筱荃，尤以習勞苦爲辦事之本。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，日久自有大效。季弟言出色之人，斷非有心所能做得，此語確不可易。名位大小，萬般由命不由人，特父兄之教家，將帥之訓士，不能如此立言耳。季弟天分絕高，見道甚早，可喜可愛！然辦理營中小事，教訓弁勇，仍宜以勤字作主，不宜以命字諭衆。

潤帥先幾陳奏，以釋羣疑之說，亦有函來余處矣。昨奉六月二十四日諭旨，實授兩江總督，兼授欽差大臣，恩眷方渥，儘可不必陳明所慮者。蘇常淮揚，無一支勁兵前往，位高非福，恐徒爲物議之張本耳。余好出汗，沅弟亦好出汗，似不宜過勞。（咸豐十年七月初八日）

致九弟季弟（擬札陳舫仙辦大通釐金）

沅弟左右：接專丁來信，下游之賊，漸漸蠢動，九月當有大仗開。此賊慣技，好於營盤遠遠包圍，斷我糧道。弟處有水師接濟，或可無礙，不知多李二營何如？有米有柴，可濟十日半月否？賊雖多，善戰者究不甚多，禮希或可禦之。

弟既掘長濠，切不可過濠打仗，勝則不能多殺賊，敗則不能收隊也。營中柴尙多否？煤已開出否？紅單船下去

後，吾擬札陳舫仙辦大通釐金，以便弟就近稽查，聞該處每月可二萬餘串也。

魏柳南宜辦釐乎？宜作吏乎？弟密告我。潘意卿何時可到此間需才極急，浙事岌岌，請援之書如麻。次青今日到祁門，其部下十四五可到。季弟所言諸枉，聆悉，當一一錯之，不姑息也。（咸豐十年八月初七日）

致九弟（辦事好手不多）

沅弟左右：接陳東友蔡東祥周惠堂稟，知雍家鎮於十九日克復。惜日內雨大，難以進兵，若跟蹤繼進，則裕溪口亦可得手矣。小泉赴粵，取其不開罪於人，內端方而外圓融。今聞幼丹有出省赴廣信之行，小泉萬不可赴粵矣。

丁雨生筆下條暢，少荃求之幕府相助，雨生不甚願去，恐亦不能至弟處，礙難對少荃也。南坡才大之處，人皆樂爲之用，惟年歲太大，且粵湘交涉事多，亦須留南翁在湘，通一切消息。擬派鶴汀前往，鶴與勞公素相得，待大江通行後，請南翁來此商辦鹽務，或更妥洽。

又接弟信，知巢縣含山，於一日之內克復，欣慰之至！米可以多解，子藥各解三萬，惟辦事之手，實不可多得，容覓得好手，請赴弟處。受山不樂在希帥處，即日當赴左帥大營，亦不便挽留也。（同治元年三月廿七日）

致九弟（宜多選好替手）

沅弟左右：水師攻打金柱關時，若有陸兵三千在彼，當易得手。保彭杏南，係爲弟處分統一軍起見，弟軍萬八千人，總須另有二人堪爲統帶者，每人統五六千，弟自統七八千，然後可分可合。

杏南而外，尙有何人可以分統？亦須早早提拔。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爲第一義，滿意之選不可得，姑節取其次，以待徐徐教育可也。（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）

致九弟（述器重杜小舫）

沅弟左右：接十五日十七日信，有畏慎而無拂鬱，極慰極慰！老弟之意量遠矣，先世之氣脈長矣。杜小舫文瀾，往年經郭雨三專函力保，去年又經晏彤甫函保，故余一見卽器重之，許以駐漢口辦督銷局務。近日與南坡亦極水乳，南亦請以漢口督銷局委之，其品望雖未必果翁輿論，然亦當稍優於金許也。許之條陳多有可采，候與南坡商之。

楊守砲船一事，弟之公牘甚爲緩遜，卽照弟所擬辦理。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，欲媒孽老弟之短者，必先說與阿兄不睦，吾之常常欲弟檢點者，卽所以杜小人之讒口也。何銑罪款斷不放鬆，幸毋聽謠言而生疑。（同治元年九月廿二日）

致九弟（述保舉人爲難）

沅弟左右：所保各員，均奉允准，惟金安清明諭不准調營，寄諭恐弟爲人聳動，蓋因金君經余兩次糾參，朝廷恐余兄弟意見不合也。大抵清議所不容者，斷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，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。

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爲難之處，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爲然，反累斯人者，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爲德，反成仇隙者。余閱世已深，卽薦賢亦多顧忌，非昔厚而今薄也。

景河黎樂四卡，左帥業已歸還余處。上海四萬，余志在必得，恐不免大有爭論。霞仙升陝撫，先辦漢中軍務，聞李雨蒼係多帥所劾也。（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）

致九弟（述查參金眉生）

沅弟左右：小河西岸，盡爲我有，賊船萬不能過，且憑河爲守，又可當一道長濠，可慰之至！然城內有數十萬悍賊，上游黃胡古賴等，卽日下援金陵，窮寇有致死於我之心，抑又可懼之至！河之東岸，暫不必謀，少息兵力，以打援賊可也。

金眉生參者極多，二三年來，勝帥屢疏保之，升於九天。袁帥屢疏劾之，沉於九淵。余十一年冬，查參革職，勝帥又以一疏劾我，謂爲黨袁而不公。余偶與汪曜奎言之，汪以告勝，勝又寄函於我，自陳前疏之誤。卽如下游諸公，李吳喬皆痛惡眉而不知其美，郭又酷好眉而不知其惡。此等處弟須詳詢密查，不可憑立談而遽信其人之生平耳。

餉銀今日解去三萬，湖南又另解四萬於弟，節下當可敷餉。生日在卽，萬不可宴客稱慶，此間謀送禮者，余已力辭之，弟在營亦宜婉辭而嚴卻之。家門太盛，常存日慎一日，而恐其不終之念，或可自保，否則顛蹶之速，有非意計以能及者。（同治元年八月初五日）

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卷十

行軍類

寄友（述奉旨命辦團練）

牧雲仁兄大人左右：十一月十八發家信一件，交湖南撫臺轉寄。十二月初七發家信一件，交益陽縣李筱泉明府，託其由常德交雲貴摺差轉寄。其弟李少荃編修，不知何時可到京中？十月十二所發之信，已於十二月初六接到矣。九月之信，至今未到。

弟身體極好，面色紅潤發胖，在京十餘年，無此氣象，合家大小平安，尊府人人清吉。十二月十三日申刻，湖南巡撫差專送到咨文，十一月廿九奉旨命弟在本省幫同辦理團練鄉民，搜查土匪諸事務。

弟聞訃到家，僅滿四月，葬母之事，草草權厝，尙思尋地改葬。家中諸事，尙未料理，此時若遽出而辦理官事，則不孝之罪滋大，且所辦之事，亦難尋頭緒。若其認真督辦，必須徧走各縣，號召紳耆，勸其捐貲集事，恐爲益僅十之二，而擾累者十之八。若不甚認真，不過安坐省城，使軍需局內多一項供應，各官多一處應酬而已。再四思維，實無裨於國事，是以具摺陳情，懇乞終制。茲將摺稿寄京，相好中如袁毛黎黃王袁龐諸君，儘可令其一閱。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呂鶴田，有欲閱者，亦可一閱。蓋欲使知交中諒我寸心，不必登諸薦牘，令我出而辦事，陷於不孝也。

弟自奉旨後，始知漢陽失守，鄉間音問難通，卽縣城亦無確信。眷口在京，或歸或否，惟兄與內人裁度。或當浙江江西一路，或由樊城一路，或竟作久住之計，全不作歸家之想，均由兄爲主。弟僻處鄉間，消息不明，不能遙決也。紀澤兒身體不健，宜常常行動，或坐車至圓明園一二次亦可，無事總宜讀書習字，餘不一一。（咸豐二年十二月十五日）

寄友（述湘勇頗有紀律）

牧雲仁兄大人足下：前信寫就，正擬專人送至省城，請張撫臺代爲發摺。十五夜接張撫臺來信二件，知武昌失守，不勝駭歎！郭筠仙亦於十五夜來我家，勸我到省幫辦團練等事。弟以湖北失守，關係甚大，又恐長沙人心惶懼，理宜出而保護桑梓。卽於十七日由家起行，廿一日抵省，先以稽查城內土匪奸細爲要務，其次則勤於操練。

江岷樵所帶之壯勇二千，甚爲可恃，卽留於長沙防守。弟又招湘鄉壯勇千名，亦頗有紀律，若日日操練，可期得力。現在大股業已順長江而下，只怕分股回竄，不得不嚴爲防備。幸張撫臺至明決，勇於任事，鄉紳亦多信吾之言，或可辦理得宜。京中全家，不必掛心。

湖北旣失守，則道途必多盜賊，家眷不宜出京，望兄辛苦照料一切，不勝感激！若馮樹堂來京，一切與之商議，必甚妥叶。書不能詳，諸惟心照。（咸豐二年十二月廿五日）

稟父（專思辦水戰之法）

男 國藩跪稟

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。屢次接到廿三日廿八日廿九日初二日手諭，敬悉一切。男前所以招勇往江南殺賊者，以江岷樵麾下人少，必須萬人一氣，諸將一心，而後渠可以指揮如意，所向無前。故八月三十日寄書於岷樵，言陸續訓練，交渠統帶。此男練勇往江南之說也。

王璞山因聞七月念四日江西之役，謝易四人殉難，鄉勇八十人陣亡，因大發義憤，欲招湘勇二千，前往兩江殺賊，為易謝諸人報仇。此璞山之意也。

男係為大局起見，璞山係為復仇起見。男兼招寶慶湘鄉及各州縣之勇，璞山則專招湘鄉一縣之勇。男係添六千人，合在江西之寶勇湘勇，足成萬人，概歸岷樵統領。璞山則招二千人，由渠統帶。男與璞山大旨相同，中間亦有參差不合之處，恐家書及傳言，但云招勇往江南，而其中細微分合之處，未能盡陳於大人之前也。

自九月以來，聞岷樵本縣之勇，皆潰散回楚，而男之初計為之一變。聞賊匪退出江西，回竄上游，攻破田鎮，逼近湖北，而男之計又一變。而璞山則自前次招勇報仇之說，通稟撫藩各憲，上憲各嘉其志而壯其才。昨璞山往省，撫藩命其急招勇三千，赴省救援。聞近日在漣濱開局，大招壯勇，即日晉省，器械未齊，訓練未精，此則不特非男之意，亦並非璞山之初志也。在勢之推移，有不自知而出於此，若非人力所能自主耳。

季弟之歸，乃弟之意，男不敢強留。昨奉大人手示，嚴切責以大義，不特弟不敢言歸，男亦何敢稍存私見，使胞弟迹近規避，導諸勇以退縮之路。現令季弟仍認原缺之不可為，且見專用本地人之有時而不可恃也。

男現在專思辦水戰之法，擬簡與船並用，湘潭駐紮，男與樹堂亦嘗熟思之。辦船等事，宜離賊蹤略遠，恐未曾辦成之際，遽爾蜂擁而來，則前功盡棄。朱石翁已至湖北，刻難違回，餘湘勇留江西吳城者，男已專人去調矣。江

岷樵聞亦已到湖北，謹此奉聞。辦理一切，自知謹慎，求大人不必掛心。（咸豐三年十月初四日）

稟覆父（軍中要務數條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。廿三日接到十九日慈諭，訓戒軍中要務數條，謹一切稟覆：

一、營中喫飯宜早，此一定不易之理。本朝聖聖相承，神明壽考，即係早起能振刷精神之故。即現在粵匪暴亂，為神人所共怒，而其行軍亦係四更喫飯，五更起行。營中起太晏，喫飯太晏，是大壞事，營規振刷不起，即是此咎。自接慈諭後，每日於放明礮時起來，黎明看各營操演，而喫飯仍晏，實難驟改，當徐徐改作未明喫飯，未知能做得否？

一、紮營一事，每苦口教各營官，又下札教之，言築牆須八尺高，三尺厚，濠溝須八尺寬，六尺深。牆內有內濠一道，牆外有外濠二道，或三道，濠內須密釘竹籤云云，各營官總不能遵行。季弟於此等事，尤不肯認真。男亦太寬，故各營不甚聽話。岳州之潰敗，即係因未能紮營之故，嗣後當嚴戒各營也。

一、調軍出戰，不可太散，慈諭所戒，極為詳明。昨在岳州，胡林翼已先至，平江通城，屢稟來岳，請兵救援，是以於初五日遣塔周繼往。其岳州城內，王璞山有勇二千四百，朱石樵有勇六百，三營有一千七百，以為可保無虞矣。不謂璞山至羊樓司一敗，而初十開仗，僅三營與朱石樵之六百人，合共不滿二千人，而賊至三萬之多，是以致敗。此後不敢分散，然即合為一氣，而我軍僅五千人，賊尚多至六七倍，擬添募陸勇萬人，乃足以供分布耳。

一、破賊陣法，平日男訓戒極多，兼畫圖訓諸營官。二月十三日，男親畫賊之蓮花抄尾陣，寄交璞山。璞山並不回信，寄交季弟。季弟回信言賊了無伎倆，並無所謂抄尾陣，寄交楊名聲鄒壽璋等，回信言當留心。慈訓言當用常山蛇陣法，必須極熟極精之兵勇，乃能如此。昨日岳州之敗，賊並未用抄尾法，交手不過一個時辰，即紛紛奔退，若使賊用抄尾法，則我兵更膽怯矣。若兵勇無膽無藝，任憑好陣法，他也不能，臨陣總是奔回，實可痛恨！

一、拿獲形跡可疑之人，以後必拿辦之，斷不姑息。

以上各條，謹一一稟覆，再求慈訓。男謹稟。（咸豐四年三月廿五日）

致九弟（遣歸長夫多名）

澄溫植三弟左右：澄弟有病，即可不必來此，此間諸事雜亂，澄弟雖來，亦難收拾，不如在家料理一切也。長夫來此者，至六十名之多，澄弟於此等處，不知節省，亦疎略也。茲一概遣歸，僅留十三名在此，如不好，尚須再遣回。昨夜褚太守帶三營水師，至靖江勦賊，不知能得手否？塔周大勝仗歸來，余賞銀千兩，功牌百張，豬十口，酒五百斤，頗覺鼓舞。現惟鄧湘一營，難於收輯耳，餘不一一。（咸豐四年三月廿五日）

致諸弟（付回奏摺底稿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十四日先後接到父大人手諭，及洪弟信，具悉一切。靖江之賊，現已全數開去，竄奔下游，湘陰及洞庭皆已無賊，直至岳州以下矣。新牆一帶土匪，皆已撲滅，惟通城崇陽之賊，尚未剿淨，時時有窺伺平江之意。湘潭之賊，在一宿河以上，被燒上岸者，竄至醴陵萍鄉萬載一帶，聞又裹脅多人，不知其

盡竄江西，抑仍回湖南瀏平一帶？如其回來，亦易剿也。安化土匪，現就未剿盡，想日內可平定。

吾於三月十八發岳州戰敗請并部治罪一摺，於四月初十日奉到硃批，另有旨。又夾片奏初五鄒國膨被火燒傷，初七大風壞船一案，奉硃批何事機不順若是，另有旨。又夾片奏探聽賊情各條，奉硃批覽，其片已存留軍機處矣。又有廷寄一道，諭旨一道，茲鈔錄付回。十二日，會同撫臺提臺，奏湘潭寧鄉靖江各處勝仗敗仗一摺，茲鈔付回，其摺係左季高所爲。又單銜奏靖江戰敗請交部從重治罪一摺，又奏調各員一片，均於十二日發六百里遞去，茲抄錄寄家，呈父叔大人一閱。

兄不善用兵，屢失事機，實無以對聖主，幸湘潭大勝，保全桑梓，此心猶覺稍安。現擬修整船隻，添招練勇，待廣西勇到，廣東兵到，再作出師之計；而餉項已空，無從設法艱難之狀，不知所終，人心之壞，處處使人寒心。吾惟盡一分心，作一日事，至於成敗，則不能復較計矣。

魏蔭亭近回館否？澄弟須力求其來。吾家子姪，半耕半讀，以守先人之舊，慎無存半點官氣，不許坐轎，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。其拾柴收糞等事，須一一爲之，插田蒔禾等事，亦時時學之，庶漸漸務本，而不習於淫佚矣。至要至要！千囑萬囑！（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）

致諸弟（儘可不必來營）

澄侯沅浦子植季洪四弟足下：昨寄去一函，諒已收到。十五日接父大人手諭，敬知一切。兄每日黎明看操，現已閱看四日，專看戈什哈及親兵二種；然有所表率，他營亦將興起。父大人命招湘鄉之原水手，趕緊前赴鄂省下遊。此時所患者，水手易添，船隻難辦，不特衡州新造之船，難以遽就，即在省之船，經屢次風波，屢次戰陣後，亦

多有損壞者，修整難以遽畢。且廣西水勇，廣東水兵，皆於五月可到，不得不稍爲等候。整頓成軍，稍有把握，然後揚帆東下。

余近來因肝氣太燥，動與人多所不合，所以辦事多不能成。澄沅近日肝氣尤旺，不能爲我解事，但爲我添許多唇舌爭端。軍中多一人，不見其益，家中少一人，則見其損。澄侯及諸弟以後儘可不來營，但在家中教訓後輩，半耕半讀，未明而起，同習勞苦，不習驕佚，則所以保家門而免劫數者，可以人力主之，望諸弟慎之又慎也。（咸豐四年四月十六夜書於長沙妙高峯）

致諸弟（廣東水師已到）

澄沅洪四弟左右：屢發家信數次，想已收到。實收換都照，須造清冊一本，大非易事。現命孫闓青經理此事，恐非二十日不能了，縱不能如請咨部功牌冊之精妙，亦不宜太草率也。三月廿二所發一摺，頃於四月二十日，接奉硃批並廷寄，茲照鈔送回，呈堂上大人一閱。

廣東水師兵已於廿一日到一百矣。洋礮亦到百尊，廣西水勇尙未到。衡州所造新船，聞甚不合用，頃有信與蕭可兄，令其略改也。蔭亭兄到館，請其催蔣侯兄速來，並告貴州徐河清、韓超、張禮度，並皆奏調來楚，均五月可到也。餘不一一。（咸豐四年四月廿一日）

致諸弟（奏請調貴州兵）

澄沅洪三弟左右：三十日奉到父大人手諭，及三弟信件，具悉一切。長夫俱留在此，喫上頭飯，每日給錢百文，

實無一事可勞其筋力，故不能不略減也。沅弟言我仁愛有餘，威猛不足，澄弟在此時亦常說及。近日友人愛我者，人人說及。無奈性已生定，竟不能威猛，所以不能精明，事事被人欺侮，故人得而玩易之也。

甲三之論，甲五之小講，已加批付回。科一科三科四之字俱好，科一請安稟，其字畫粗大，頗有乃父之風。季弟在益陽所領錢文，紳士文任吾等已料理清楚，在湘陰時，即在兄處領得實收，兄到岳州，忘告季弟耳。四月初一日，與中丞會銜奏請調貴州廣東兵，茲於廿六日奉到寄諭，鈔錄付回，餘不一一。（咸豐四年五月初一日）

致諸弟（鄂兵久無餉銀）

澄溫季三弟侍右：初二日接奉寄諭，兄兩次請罪，尙止革職，不加嚴譴。鮑提軍革職，即以塔副將署提軍任，聖鑑之公明，天恩之高厚，實令人感激無地！茲鈔錄付回。江采七於三月自廬州回，初三到省，千辛萬苦，或三日而僅得兩飯，或數夜而不得一眠，亂世行路之難，真奇難也。

在湖北時，得見魏召亭，光景甚窘，曾與采五言及萬一城破，當由大東門去避。湖北官弁兵勇，久無餉銀，真不堪設想也。召亭家書一件付去。兄身體甚好，樹堂雲仙皆來此過節，專待衡州船到，廣西勇到，即配齊東下。塔智亭於初八日先帶陸勇三千餘人，至岳州去，餘不一一。（咸豐四年五月初四日）

稟父（在省中修理戰船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。二十日申刻，唐四到，奉到手諭，敬悉一切。家中大小平安，鄉間田禾暢茂，甚爲忻慰。賊匪

於初六日，復竄入岳州城內，約有二三千人。岳陽城下，及南津港船，約有數百號。初八九分船至竄西湖，擾安鄉縣，十三日龍陽失守，東而益陽，西而常德，並皆戒嚴。此間調李相堂都司帶楚勇一千，胡詠芝帶黔勇六百前往。又調周鳳山帶道州勇一千一百，想廿三四可先後到常。又趙璞山帶新甯勇一千，由寶慶往常德，又有貴州兵一千，亦至常德，想可保全。塔智亭於十二日起程至岳，現尙未到。

男在省修理戰船，已有八分工程。衡州新船，及廣西水勇，均於本日可到。出月初即可令水師至西湖剿賊。十八日城牆上之兵一二千人，鬧至中丞署內，因每銀一兩，折放錢二千文，係奉戶部咨，而兵不肯從，斫柱毀橋，鬧至三堂，實屬可慮。

二十日，吳仲修之火器所起火，火藥燒去數千斤，其餘火器全燒，傷人數十，現尙未查清。此事關係最要緊。男之心緒，不能順適，然必認真辦理，斷不因此而稍形懈弛。大人此次下縣，係因公事紳士之請，以後總求不履縣城，男心尤安。尤望不必來省，軍務倥傯之際，免使省中大府，多出一番應酬。男亦惟盡心辦理一切，不以牽裾依戀，轉增大人慈愛感喟之懷。伏乞大人垂鑒，餘容續稟。（咸豐四年九月二十日）

致諸弟（長夫皆令回里）

澄溫沅季四弟足下：昨發一信後，羅山即於初三到省，是日二更得信。周鳳山李輔朝之勇，於廿九在龍陽得三勝仗，念九日夜終宵鏖戰，不得休息，初一早一戰，即已潰敗。蓋紮營城外沙洲之上，是夜漲水侵入營盤，初一早營內水深尺餘。賊船三面環攻，共二千餘號之多，此時逃出營外，途中無船可渡，淹斃至二三百人，軍器全失。周李皆健將，此番大挫，尤焦灼也。

家中長夫春二等，皆不願遠出，茲皆令其回里；其工錢每月三十日，並未扣一日耳，餘不一一。（咸豐四年六月初

四日）

致諸弟（廣西水勇到省）

澄溫沅季老弟足下：昨寄一信，言周鳳山李相堂龍陽之敗；後接來稟，知周營千一百人中，實傷斃四十人，李營千人中，實斃九十人，尚不爲大挫。

胡詠芝初四由安化至桃源，一路剿賊，周李即可同去。廣西水勇，李太守帶來，今日到省。若配齊船隻，尚須十餘日，乃可行也，餘不一一。（咸豐四年六月初四日）

致諸弟（湖北業已失守）

澄溫沅季老弟左右：湖北青撫臺於今日入省城，所帶兵勇，均不准其入城，在城外二十里紮營，大約不過五六千人。其所稱難民數萬，在後隨來者，亦未可信。此間供應數目，即給與途費，令其至荊州另立省城，此實未有之變局也。

鄒心田處，已有札至縣撤委，前胡維峯言鄒心田可勸捐，余不知其即至堂之兄也。昨接父大人手諭，始知之，故即札縣撤之。胡維峯近不妥當，亦必屏斥之。

余去年辦清泉甯徵義寧宏才一案，其卷已送回家中，請澄弟查出，即日付來爲要。湖北失守，李鶴人之父，想已殉難，鶴人方寸已亂，此刻無心辦事，日內尚不能起行，至七月初旬，乃可長征耳，餘不一一。

諸弟在家教子姪，總須有勤敬二字。無論治世亂世，凡一家之中，能勤能敬，未有不興者；不勤不敬，未有不敗者。至切至切！余深悔往日未能實行此二字也。千萬叮囑澄弟向來本勤，但敬不足耳。閱歷之後，應知此二字不可須臾離也。（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）

致諸弟（令子姪見軍旅）

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：廿二日彭四到，接父大人手諭，及諸弟來信，欣悉一切。二十日摺差歸，閱京報，袁漱六於五月十三日引見，得御史十五日特旨放江蘇蘇州府遺缺知府。渠寫家信回，要其家專人至京，渠有多少事要交代。兄因各捐生事，亦欲造冊專人至京，如袁家人去，即與之同行也。余前摺奏捐事，部議已准，茲鈔付回。廣西水勇於十八日殺死祁陽勇七人，日內嚴查逞凶下手之犯，必須按律嚴辦。湖北青撫臺帶來之兵勇，大約二萬金，乃可了事，飢困之後，甚安靜不鬧事也。今擬於七月初六起行，甲三甲五二人，可令其來省送我。蓋少年之人，使之得見水陸軍旅之事，亦足以長見識，且子姪送我，亦至理之不可少者也。書不一一。（咸豐四年六月廿三日）

致諸弟（述賊人數更多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：安五至，接到家書，具悉一切。自十八日一戰後，念一日陸路開仗，小有挫衄。諸殿元陣亡，千總劉士宜陣亡，餘兵勇傷亡廿餘人，賊亦殲斃數十人。

二十六日賊從湖北糾集悍賊二萬人，由臨湘陸路前來，意欲撲塔周羅山等之營盤。陸路既得，水路自然失

勢，拚死攻撲，滿山滿坑，無非黃旗紅巾，比三月初十人數更多。幸撲山之湘勇得力，將頭起殺退，以後如周鳳山之營，楊名聲之營，亦俱奮勇殺賊，共七八百名。此股賊來甚多，必有屢次血戰，東南大局，在此數日內可定。如天之福，陸路得獲大勝，水路亦可漸次壯盛也。帶水師者，有戰陣之險，有水波之苦，又有偷營放火之慮，時時提防，殊不放心。幸精神尚好，照料能周耳。

霞仙定於本月內還家，渠在省實不肯來見，強之使來。兵凶戰危之地，無人不趨而避之，平日至交如馮樹堂、郭雲仙等，尚不肯來，則其他更何論焉？現除李次青外，諸事皆一人經理，無人肯相助者，想諸弟亦深知之也。甄甫先生去年在湖北時，身旁僅一舊僕，官親幕友家丁書差戈什哈，一概走盡，此亦無足怪之事。兄現在局勢猶是有爲之秋，不致如甄師處之蕭條已甚，然以此爲樂地，而請人人肯欣然相從，則大不然也。兄身體如常，癱疾不作，乞稟告父叔大人千萬放心。（咸豐四年七月廿七日）

致諸弟（述陸路大獲勝）

澄溫植洪四弟足下：初一日胡二春二維五至，接父大人及諸弟手書，具悉一切。自念六日陸路大獲勝仗之後，念八日陸路又大勝，念九日水路大勝。賊自湖北漢黃以下，盡糾其精銳來岳，以與我軍相抗，念八日鏖戰至五個時辰之久。塔軍門匹馬衝突，忽東忽西，全軍士卒無一人不俯首咋舌，稱爲神勇。

念九日辰刻接仗，塔公打中路，鳳山打西路，周羅山打東路。羅山之湘勇，此次最爲出力，竟能以少勝多。我軍猛殺則賊退，敗退不過二里，輒迴戈相向，大殺一回，如是者三退三進。湘勇竟能抵住，不忙不亂，至第三次追去，賊亦不敢迴顧矣。周鳳山之勇，楊名聲之勇，皆極勇敢向前，一可當十。是日自辰至申，殺賊共計五百餘人，賊自

敗奔，跌巖墜澗死者，其數尙多。

水師於未刻至，謀降磯，適有賊船上來，開礮轟擊。賊舟奔退，乘勝追下，至擂鼓臺，燒賊船約二十餘號，奪獲賊船約二十餘號，殺斃溺斃之賊約千餘人。蓋是日凶悍之賊皆已上岸，每船僅留二、三賊在船，餘皆被擄之水手。一見官兵開礮轟擊，賊與水手紛紛撲水自溺，故我軍愈得勢也。三十初一日，水師皆出隊擊賊，三十日未甚交鋒。初一日，李鶴人一營在前攻剿，擊斷陳鎮軍之舊拖罟船頭桅，斃賊十餘人。

陸營經廿六、廿八、九日三次血戰之後，二日內未開仗。現在陸營有六七分可靠，水營有四五分可靠，擬再備杉板數十號，小漁划一百號，出隊開仗時，散布滿河，拋擲火毯，以亂賊心，或更有濟。餘不一一，即乞稟告父叔大人千萬放心。（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二日）

致諸弟（即日移營前進）

澄侯、溫甫、子植、季洪足下：自初二日陸路連蹋賊營，十三夜奪獲馬騾七八百匹，軍械二千餘件。是夜水師進追四十里，賊船捨命奔逃。初三日又追百餘里，賊棄舟登岸者甚多。初四日追至六溪口，追得賊船十餘號，開礮轟擊，賊僅放數礮抵拒，旋即登岸逃走。我軍入口內支河搜剿，得賊船百數十號，一見我軍開礮圍攻，即紛紛棄舟而去，軍士爭欲搶船。楊載福下令止許焚燒，不許搶奔，遂將百餘船一炬焚之。是夜將士搜河三十里，通宵未睡。

次早仍回新堤螺山駐紮，以小划探至金口，皆無賊船。自金口至武昌六十里，不知賊船尙存若干？此番若能乘勝直追下去，武漢竟易收復。可惜我水師尙須添募船礮，亦未齊全，陸路之兵尙無糧臺隨行，不能遽進。連日

北風甚大，亦難東下，風稍息，余即進紮螺山也。茲遣人送回一信，即日移營前進，求堂上大人放心，餘不一一。

（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九日）

致諸弟（述賊不能水戰）

澄溫沅洪四弟左右：兄於初十日開船，十一日已刻至螺山，去岳州八十里。楊載福蕭捷山兩營已下駐紮新堤，去螺山又四十五里。楊蕭於十一夜入倒口黃介湖內搜剿餘賊，賊僅開十餘礮，即紛紛登岸逃走。各哨官謹遵我不許搶貨之令，將六十餘號空船一概焚燒。岸上百姓焚香於辦頂，跪岸上歡迎，呼各勇為青天大人。各勇每見一人如此，即得稱呼，高興之至。倒口湖內既已搜剿，其下六溪口亦經搜剿，金口以上已無賊蹤。自金口六十里至武昌，尙未探明。

大抵賊於水戰一事，極為無能，渠所用者民船，每放一礮，全身震破。所擄水手，皆不願在賊中久住，又以所擄百姓，令其勉強打槳，勉強扶柁，皆非其所素習。即兩次得我之船，得我之礮，皆我兵勇自先上岸，情願將船礮丟棄與他，是以大敗。若使我兵勇自顧其船，不將船礮送他，渠亦斷不能攜來追我，此屢次打仗，衆勇所親見而熟知者。渠得我之戰船洋礮，並不作水戰之用，以洋礮搬於岸上紮營，而戰船或繫沉江心，或自焚以逃，亦未收戰船之用。惟賊中所擅長制勝者，在漁划百餘號，每戰四出圍繞，迷目驚心。此次余亦辦得小漁划百廿號，行走如飛，以後我軍見賊小划，或不致驚慌耳。

衡州捐項，究竟何如？便中可一打聽。永豐大布，厚而不貴，吾意欲辦好帳房五百架，寬大結實，以為軍士寒天之用。澄弟若可承辦此事，望與堯階細商，即在本邑捐項內支用。餘不一一，望敬稟父親大人叔父大人，軍中忽

忙，不及楷稟也。咸豐四年閏七月十四日。

致諸弟（軍事愈辦愈難）

前信已封，而春二於廿五到營，接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，敬悉一切。曾祖生以本境團練派費之事，而必求救於百里之外，以圖免出資費，其居心不甚良善。劉東屏先生接得父大人手書，此等小事，何難一笑釋之，而必展轉辨論，拂大人之意，在尋常人尙不能無介介於中，况大人兼三達尊，而又重以世交，言不見信，焉能不介懷耶？望諸弟曲慰大人之意，大度含容，以頤天和，庶使遊子出外，得以安心治事。所有來往信件，謹遵父諭，卽行寄還。

吾自服官及近年辦理軍務，中心常多鬱屈不平之端，每效母大人指腹示兒女曰：『此中蓄積多少閒氣，無處發洩。』其往年諸事，不及盡知，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，凡我所帶之兵勇僕從，每次上城，必遭毒罵痛打，此四弟季弟所親見者。謗怨沸騰，萬口嘲譏，此四弟季弟所親聞者。自四月後，兩弟不在此，景况更有令人難堪者。吾惟忍辱包羞，屈心抑志，以求軍事之萬有一濟。

現雖屢獲大勝，而愈辦輸難，動輒招尤。倘賴聖主如天之福，殲滅此賊，吾實不願久居官場，自取煩惱。四弟自去冬以來，亦屢遭求全之毀，蜚來之謗，幾於身無完膚。想宦途風味，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。溫弟季弟來書，常以保舉一事，疑我之有吝於四弟者，是亦不諒我之苦衷也。

甲三從師一事，吾接九弟信，辭氣甚堅，卽請研究生兄以書聘之，今尙未接回信。然業令其世兄兩次以家信催之，斷不可更有變局。學堂以古老坪爲妥。研兄居馬托鋪鄉中，亦山林寒苦之士，決無官場習氣。至甲三天分本

低，若再以全力學八股試帖，則他項學業，必全荒廢，吾決計不令其學作八股也。曾兆安歐陽鈺，皆已保舉教官，日內想可奉旨。（咸豐四年十一月廿七日）

致諸弟（水師陷入內河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久未專使回家，想家中極爲懸念。王芝三等到營，得悉家中大人福安，園宅平善，甚慰甚慰！我軍自破田家鎮後，滿擬九江不日可下，不料逆賊堅守，屢攻不克。分羅山湘營至湖口，先攻梅家洲堅壘，亦不能克；而士卒力戰於槍礮如雨之中，死傷甚衆，蓋陸路銳師，倏變爲鈍兵矣。

水師自至湖口，屢獲大勝，苦戰經月，傷亡亦復不少。臘月十二日，水師一百餘號，輕便之船，精銳之卒，衝入湖口小河內。該逆頓將水卡堵塞，在內河者不能復出，在外江之老營船隻，多笨重難行。該逆遂將小划乘夜放火，燒去戰船民船四五十號之多。廿五日又被小划偷襲，燒去搶去各船至二三十號之多。以極盛之水師，一旦以百餘號好船，陷入內河，而外江水師，遂覺無以自立，兩次大挫。而兄之座船被失，一軍耳目所在，遂覺人人惶愕，各船紛紛上駛。自九江以上之隆平武穴田家鎮，直至蘄州，處處皆有賊船，且有棄船而逃者。糧臺各所之船，水手盡行逃竄，此等情景，殊難爲懷。現率殘賊敗之水師，駐紮九江城外官牌夾，兄住羅山陸營之內，不知果能力與此賊相持否？

兄於廿五日蒙恩賞穿黃馬褂，並頒賜貂皮黃馬褂一件，四喜班指一個，白玉巴圖魯翎管一個，小刀一把，火鏟一個。廿六夜蒙恩賞福字一幅，大小荷包三對，又有奶餅菓食等件，頒到軍營。廿五夜之變，將班指翎管小刀火鏟失去，茲遣人送回黃馬褂一件，福字一幅，荷包三對。兄船上所失書籍地圖上諭奏章及家書等件，甚爲可

惜而兩年以來，文案信件如山，部照實收功牌賬目，一併失去，尤爲可惜！

幸田叔解戰船來，離大營止少一二日，竟不能到。軍家勝敗，本屬無常，而數年辛苦，難補涓埃，未免心結。廿九日羅山率湘勇渡江，剿小池口之賊，又見挫敗，士氣愈損。現惟力加整頓，挽回元氣，不審能如意否？茲遣長夫自江西送信回家，當無梗阻。書不一一，諸惟心照，卽祈代稟堂上大人不必望念。（咸豐五年正月初二日）

致諸弟（盡遣長夫回家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：初二日遣人送信回家，想節後可到。初四日，大風擊壞戰船三十餘號。水師自十二日百餘輕便之舟，二千精銳之卒，陷入內湖。外江老營，兩次被賊用小划燒襲，業已不能自立，終日惶惶，如坐針氈。又復遭此大風，遂全數開赴上游武漢等處，桅折楫摧，多不堪戰。不知回至上游，果尙足以禦賊否？

兄因小舟陷入江西內河者，皆向來能戰之船，不甘遽棄之無用之地，必須親至江西整頓。卽於十二日自九江趕行，十六日至江西省城，官紳相待甚好。在內之百餘船，尙皆完好，再加大船數十號，另成一軍，卽足自立。羅山所帶湘勇，自二十九日挫敗後，現在淘汰整頓，認真操練。塔公所帶之兵勇，亦日日操練。將來兄在江西另成之水軍，由湖口打出，與塔羅相依護。其外江新回武漢之水師，如果能重整勁旅，則兩路會合攻擊。如不能重整勁旅，則我專治內河之水師，亦自能獨立不懼。江西物力尙厚，供我水陸兩軍口糧，大約足支八個月。

兄身體甚好，惟左腰有寒氣作痛，癱疾亦尙未愈。想皆不久可痊。家中長夫相住甚近，軍中危地，恐小有差失，反爲不妙。且送信行走極緩，在營又無事可幹，茲盡遣回家。以後若有家信，卽用湘鄉縣官封，發至江西南昌府署中，可以必到，兼可速到，不似長夫專送之遲延也。慎勿再令長夫來營，兵凶戰危，我境之人，俱未歷過險難。幸

田叔此次行二十里，竟不得見我之面，受盡千驚萬苦，實實可憫！嗣後族戚有願至營者，相勸不必前來，至要至要！書不百一，諸惟心知，其不詳者，長夫自能面述耳。（咸豐五年正月十八日書於江西省城）

致諸弟（認真操練水師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：久未接家信，想堂上大人安康，家中老幼清吉，爲慰。自北省再陷，兄處一軍，反在下游，進退兩難。在內湖之水師，兄在江西駐紮兩月，造船添勇，已有頭緒。現在船近二百號，勇逾三千人，認真操練，可成勁旅。兄於十三日出省登舟，郭雲仙於十六日到營，曾莘田易敬臣兄弟於十五日到營，羅雲皋於初旬到營。事機不順，而來者偏衆，可見鄉間窮苦也。陽陵雲初旬歸去，余送途費八兩，魏蔭亭尙未歸。塔軍門尙紮九江，羅山於初十日進剿廣信饒州之賊。李次青忽然高興帶勇，於十一日起行赴南康府，實非其所長也。

余辦內湖水師，卽以鄱陽湖爲巢穴，間或出江剿賊，亦不過以三分之一，與賊鏖戰。剿上游則在九江武穴田家鎮處游弋，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外。利則交戰，不利則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。剿下游則在彭澤望江安慶等處游弋，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。利則交戰，不利則亦退鄱陽湖巢穴之內。如此辦理，則上游武漢之賊，與下游金陵之賊，中間江路，被我兵梗阻一段，其勢不能常通，亦足以制賊之命。特上游金口等處，我軍戰船，無人統領，常不放心耳。

近日吾鄉人心慌亂否？去年遷避，終非善策，如賊竄上游岳常等處，謠言四起，總以安居不遷爲是。季洪弟儘可不必教書，宜在家中讀書。沅弟要方望溪姚姬傳文集，霞仙已代爲買得，可用心細看，能關過一遍，通加圈點，自不患不長進也。紀澤兒記性平常，不必力求背誦，但宜常看生書，講解數遍，自然有益。八股文試帖詩，皆非今

日之急務，儘可不看，不作。史鑑略熟，宜因而加功，看朱子綱目一編爲要。紀鴻亦不必讀八股文，徒費時日，實無益也。修身齊家之道，無過陳文恭公五種遺規一書，諸弟與兒姪輩皆宜常常閱看。吾之衣服有在家者，可交來人卽日送營，特袍褂不宜帶來，餘皆可送也。諸不一一，惟祈心照。（咸豐五年三月二十日在江西省城七里港舟中書）

致諸弟（軍中意見不合）

澄溫沅洪四弟足下：二十五日春二維五來營，接家書數件，具悉一切。乘敗仗之時，兵勇搶劫糧臺，此近年最壞風氣，向帥營中屢屢見之，而皆未懲辦。兄奏明將萬瑞書卽行正法，奉旨嚴飭駱中丞卽行正法。聞駱中丞不欲殺之，將附片奏請開釋，近日意見不合，辦事之難如此。

吾癱疾大發，幸精神尙足支持。羅山在廣信府大獲勝仗，殺賊三四千，塔軍門在九江平安。紀澤兒讀書，記性平常，讀書不必求熟，且將左傳禮記於今秋點畢，以後聽兒之自讀自思，勤惰成敗，兒當自省而圖自立焉。吾與諸弟惟思以身垂範，而教子姪不在誨言之諄諄也，卽候近祺。（咸豐五年三月廿六日）

致諸弟（打單眼鏡數竿）

澄溫沅季四弟左右：二十二日齊三昂十到營，奉到父親大人手諭，並沅弟一信。廿三日接澄弟在縣官封一信，乃三月二十五日所發，比齊三等之信遲十六日。水師自十九日小挫，日內未開仗。聞都昌有賊船，派船二十號前往搜剿。廿二日燒船八十餘號，廿三日燒三十餘號，皆賊所擄之民舟也。李次青所帶之平江陸勇，現紮南康，護衛水師。魏蔭亭回衡，招小划水勇，請肅可卿同辦。

吾鄉有三眼鏡，亦有單眼鏡，響振山谷。吾意單眼鏡，若裝子彈於內，儘可打賊。鄉間用木削尖，往往打得四五丈遠。請澄弟在吾鄉打單眼鏡數竿，用硬木爲把，試裝銅拍小石之類於內，是否可打半里路遠？如其合用，即可多打數十竿，或百竿，交魏蔭亭之水勇帶來，其錢由兄營寄回。兄近日身體尙好，惟火氣甚旺，癩疾未愈。莘田在營，安靜謹慎，馮玉珂亦穩實也。餘不一一，容俟續具。（咸豐五年四月廿五日）

致諸弟（難以打出湖口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春二維五來營，接奉父親大人手諭，並諸弟信函，敬悉一切。此間自五月十三日水戰獲勝後，三十日該逆七十餘舟，上犯至青山一帶。我軍出隊迎敵，又獲勝仗，奪回余去年所坐之拖罟船外，又奪賊戰船五隻，軍心爲之一振。六月初七日初九夜兩弟風暴，營中壞船十餘號，應修整者二十餘號。十三日派人至南康對岸之徐家埠，水陸搜剿。其地去湖口縣七十里，賊匪督率土匪，在該處收糧，誅求無度，民不聊生。因派水陸六百人搜剿前往，真賊十餘，率土匪三百人，與我軍接仗。僅開兩排槍，該匪即敗竄，追奔十餘里，焚賊館十餘所，焚輜重船百餘隻，擊斃十餘人，生擒七人。十四收隊回南康，十五日水師至湖口，探看賊營情形。該匪堅匿不出，迨我軍疲乏將歸，逆船突出大戰。我軍未約定開戰，人心忙亂，遂致挫敗。被該匪圍去長龍船一號，杉板船二號，三船共陣亡五十人，受傷二十餘人，軍士之氣爲之一減。今年內河水師，共開四仗，兩勝兩敗，湖口一關，竟難遽行打出，不勝焦灼。塔軍門在九江，十三日打一勝仗，殺賊三百餘人，亦無益於大局也。自義寧州失守，不特江西省城戒嚴，而湖南亦有東顧之憂。蓋義寧與平江瀏陽接壤，賊思由此路窺伺長沙。羅山現回江西省，擬即日進攻義寧，以絕兩省腹心之患。若能急急克復，則桑梓有安枕之日，否則三面受敵，湖

南亦萬難支持。大亂之弭，豈盡由人力，亦蒼蒼者有以主之耳。

余癱疾未愈，用心尤甚，夜不成寐，常恐耿耿微忱，終無補於國事。然辦一日事，盡一日心，不敢片刻稍懈也。陳竹伯中丞，辦理軍務，不愜人心，與余諸事亦多齟齬，凡共事和衷，最不易易。澄弟尚在外辦公事，否宜以余爲戒，杜門不出，謝却一切。余食祿已久，不能不以國家之憂爲憂，諸弟則儘可理亂不聞也。子姪輩總宜教之以勤，勤則百弊皆除，望賢弟留心，即問四位老弟近好。（咸豐五年六月十六日）

致諸弟（陸軍勢已不支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：十四日良五彭四回家，寄去一信，諒已收到。嗣羅山於十六日回剿武漢，霞仙亦即同去。近接武昌信息，知李鶴人於八月初二日敗挫，金口陸營被賊蹋毀，胡潤芝中丞於初八日被賊蹋破。麥山陸營，南北兩岸陸軍皆潰，勢已萬不可支，持水師尚足自立。

楊彭屯紮沌口，計羅山一軍，可於九月初旬抵鄂，或者尚有轉機。即鄂事難遽旋轉，而羅與楊彭水陸依護，防禦於岳鄂之間，亦必可固湘省北路之藩籬也。內湖水師自初八日以後，迄未開仗，日日操練。次青尚紮湖口，周鳳山尚紮九江，俱屬安謐。

葛十一於初八日在湖口陣亡，現在尋購尸首，尙未覓得，已奏請照千總例賜卹。將來若購得尸骸，當爲之送柩回里，如不可覓，亦必贖金寄卹其家。此君今年大病數月，甫經全愈，尙未復元，即行出隊開仗，人勸之勿出，堅不肯聽，卒以力戰捐軀，良可傷憫！可先告知其家也。去年臘月廿五夜之役，監印官潘兆奎與文生葛榮册同坐一船，均報陣亡，已入奏請卹矣。頃潘兆奎竟回至江西，云是夜遇漁船撈救得生，則葛元五或尙未死，亦未可知。

不知其家中有音耗否？癰疾稍愈，今年七八兩月最甚，諸事廢弛，餘俟續布，順問近好。（咸豐五年八月廿七日書於南康軍中）

致諸弟（擬添募五百人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：十月初一日寬十等歸，寄一函，縣城專差來，又寄一家信，想已收到。營中日內如常，周鳳山九江陸軍三千餘人，尚屬整頓。次青在湖口，因分去千三百人往剿吉安，刻擬添募五百人以厚兵力。吉安之事，聞周臬台帶千人已至，或足以資剿辦。

羅山在羊樓峒廿六獲勝後，尚無嗣音。茲因春二患病，維五送之還家，復寄數行，以慰堂上老人懸念。羅山在岳鄂間，軍間單弱，余甚不放心家中。上而衡郴，下面岳平，均多可虞，望多送信幾次來大營也。（咸豐五年十月十九日書於屏風水營）

致諸弟（鹽務籌餉有二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十月廿八日在十等到營，接奉父親大人手諭，紀澤兒稟件，及姪兒外甥等壽詩，具悉一切。澄弟在朱亭帶勇，十八九可以撤營，欣慰之至！兵凶戰危，一經帶勇，則畏縮趨避之念，決不可存。兵端未息，恐非一二年所能掃除淨盡，與其從事之後，而進退不得自由，不如早自審度，量力後入，想諸弟亦必細心籌畫也。

南康水師，廿八日開仗一次，失長龍船一號。九江陸軍相持如故，次青在湖口亦未必開仗。黃莘農先生今歲

爲我兵辦理軍輸，已解者六十餘萬兩，未收者尙有二十餘萬。水陸兵勇自入江西境內，已用口糧百餘萬，此項捐款，實爲大宗。

目下捐款將次用畢，幸翁又接辦鹽務，鹽務之可以籌餉者有二端：一則四月間奏請浙鹽三萬引，現在陸續運行，大約除成本外，可獲淨利十萬兩。一則於江西饒州吳城萬安新城四處設卡，私鹽過境，酌抽稅課，大約每月得銀亦可萬餘兩。若此兩舉，刻期辦齊，則明年軍餉，竟可無慮。黃司寇之爲功於我軍者大矣。浙江鹽務，先須成本十餘萬，現請郭雲仙往浙一行，張羅本錢，雖未必有濟，姑試圖之。

羅山自入湖北內境，克復崇通後，忽有濠頭堡之竄。旋於廿六日初三日兩獲大勝，軍威大振。僞北王僞翼王俱上犯岳鄂之後，楚事孔亟，乃十月初二早廬州克復，賊殺近萬，官兵可即日擣安慶。上游之賊，均須回救安省，韋石二逆，或俱退回下游。兩湖之事，此日必可漸鬆，此吾省之福，而亦國家之厚澤。冥冥中巧爲布置，使悍賊不得逞志於兩湖也。

兄身體如常，癱疾未愈。昨日係先妣七旬晉一冥壽，軍中不得備禮以祭，負罪滋深。幸翁自省來營，商議鹽事，軍中亦無盛饌款之，故未將冥壽之事告之也。餘不一一。（咸豐五年十一月初四日書於南康水營）

致諸弟（細述鄂贛軍情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去年臘月初二，遣胡二佑七送家信，中途遇賊，搶去銀兩等件，仍回南康大營。嗣後未專人回家，想父親叔父及家中老幼懸望之至，以瑞臨尙未克復，長夫視爲畏途，故遲遲也。

自周鳳山至江西省城，人心爲之安定。十二月初四日大戰樟樹鎮，殺賊千餘，軍威頗振。其時卽應留賊之浮

橋星夜修造，次日渡河，攻剿臨江，必可得手。周鳳山不敢渡河，而移剿上游六十里之新淦，失此機會。於是省城各大吏，有請其移兵吉安救援，以解重圍者。有欲其上剿峽江者。有求其留守新淦者。遷延商榷，遂踰二旬。周鳳山以水師孤紮樟鎮，恐致疏虞，派辰勇常勇八百人，至樟樹護衛水師。正月初二日，賊匪渡河來撲，辰常二勇人少敗挫，傷亡二百餘人。幸初三日大獲戰勝，軍威復振。蓋賊匪於初二日得勝後，即上竄新淦，撲周鳳山之營。而周鳳山於初二日開仗後，亦速回樟樹，爲辰常二勇之援。中途遇於瓦山，大戰，殺賊千餘，奪馬七十餘匹，軍械鍋帳無算。初七日彭雪琴水師又獲勝仗，折賊浮橋，奪賊新舟。水陸兩軍，目下仍緊扼樟鎮，江西省城，可保無虞。

青山至南康湖口水陸各營，自臘月初三青山戰勝後，未經開仗。李次青帶平江勇駐湖口，訓練不懈，日有起色。惟望羅山在湖北克復武漢，周彭在樟鎮克復瑞臨，大局方有轉機耳。

余身體如常，癩疾十愈八九。高雲亭於去年十月初二三來營，診視癩疾，但云可治，並未開方。去後寄二方來，云須服一百帖，今已服六十帖，大有效驗，不知果可斷根否？茲將二方抄回一覽。此間並湖北軍情，有寄羅山觀察一函，亦抄回一覽。茲專人由義甯平江長沙回家，不知可無梗阻否？年終奉聖恩賜福字一方，大小荷包三對，食物三件，於正月十六日接到，茲將軍機處原咨抄回。其賜件暫不敢寄，俟道途肅清，再行肅送。去臘初旬之函，茲一併附呈，餘不一一，即問近好。（咸豐六年正月十八日書於康南水營）

致諸弟（述吉安府失守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正月十九日發去家信，交王發六劉照一送回，又派戈什哈蕭玉振同送，

想日內可到。正月三十日二月一日，連接澄侯在長沙所發四信，具悉一切。唐四景三等正月所送之信，至今尙未到營。

江西軍事，日敗壞而不可收拾。周鳳山臘月四日，攻克樟樹，不能乘勢進取臨江，失此機會。在新淦遷延十餘日，正月五日復回樟鎮，因浮橋難成，未遽渡剿臨江。吉安府城已於二十五日失守矣。周臬司陳太守等堅守六十餘日，而外援不至，城破之日，殺戮甚慘！

僞翼王石達開自臨江至吉安視戰，既破吉郡，自回臨江，而遣他賊分攻贛州，以通粵東之路。如使贛郡有失，則江西之西南五府，盡爲賊有，北路之九南饒，本係屢經殘破之區，九江早爲賊據，而僅東路數府耳。羅山觀察久攻武昌，亦不得手，現經飛函調其回江救援；但道途多梗，不知文報可達否？劉印渠一軍，聞湘省將籌兩月口糧，計二月初啓行，不知袁州等處，果能得手否？

余在南康，身體平安，癱疾已好十之七。青山陸軍，正月十八日攻九江城一次，殺賊百餘人。水師於二十九打敗仗一次，失去戰舟六號。湖口陸軍於初一日打勝仗一次，殺賊七八十人。省城官紳，請余晉省，就近調度；余以南康水陸不放心，尙未定也。

紀澤兒定三月廿一日成婚，七日即回湘鄉，尙不爲久。諸事總須節省，新婦入門之日，請客亦不宜多，何者宜豐，何者宜儉，總求父親大人酌定之。紀澤兒授室太早，經書尙未讀畢；上溯江太夫人來嬪之年，吾父亦係十八歲，然常就外傅讀書，未久耽擱。紀澤上繩祖武，亦宜速就外傅，慎無虛度光陰。聞賀夫人博通經史，深明禮法。紀澤兒至岳家，須緘默寡言，循循規矩，其應行儀節，宜詳問諳習，無臨時忙亂，爲岳母所鄙笑。少庚處以兄禮事之，此外若見各家同輩，宜格外謙謹，如見尊長之禮。

新婦始至吾家，教以勤儉，紡織以事縫紉，下廚以議酒食，此二者，婦道之最要者也。孝敬以奉長上，溫和以待同輩，此二者，婦道之最要者也。但須教之以漸，渠係富貴子弟，未習勞苦，皆由漸而習，則日變月化，而遷善不知。若改之太驟，則難期有恆，凡此祈諸弟一一告之。江西各屬告警，西路糜爛，子植若北上，宜走樊城，不宜走浙江，或暫不北上亦可，優貢例在禮部考試，隨時皆可補考，余昔在禮部閱卷數次，熟知之也。（咸豐六年二月初八日書於南康）

致諸弟（瑞州屢獲大勝）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老弟足下：七月之季，遣劉一安五回家，寄呈家書，想已得達。溫弟之病，日見愈痊。因盛暑行軍，過於勞苦，又誤服大黃太多，故到省後，以溫補而始奏效。再調養半月，即可復原，仍回瑞州也。瑞郡官軍屢獲大勝，軍威日振，賊勢日蹙。惟聞僞翼王石達開自鄂中東下，為李迪安所敗，或當來援瑞州，不免大戰數場。果能創此巨慙，獻俘北闕，則江省全局立轉，破竹之勢，易於著手耳。

七月下旬，有引豐敗匪，勾結江閩之交界邊錢會匪，連陷南豐、新城、瀘溪、貴谿、弋陽等縣。河口一鎮，廣信府城，十分危急。幸浙江防兵之在玉山者，逾境來援，信郡尚保無恙。一波特起，全省震盪，現抽撥次青撫州軍中四千人，往剿河口，未審能迅速撲滅否。閩兵尚在建昌，兵多賊少，克復久稽。粵兵在贛，得保要郡，差強人意。畢金科在饒州，彭雪琴在吳城，均尚平安。

前三月間，澄弟在長沙兌李仲雲家銀二百兩，刻下營中實無銀可撥，只得仍在家中籌還。前年所買衡陽王家洲之田，可仍賣出，以田價償李家之債可也。身體平安，癩疾略發，尚不甚為害。（咸豐六年八月十八日）

致九弟（不可久頓城下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初六日覆去一緘，言弟與夏黃周軍並赴吉安，刻計尙未達也。初八日接來書，因次青撫州之挫，請撥周軍先至瑞州。中丞李兄慨然允許，周軍當以初二日成行，斯誠不失救拯飢溺迫切之忱。第余初六日業許援吉之行，初七日令周岐山還湘，歸併鳳營，亦以赴吉告之，不得因弟一信駱公一咨而遽變成說也。且夏黃可憂而分爲我籌餉，溫沅可與岐觀摩而奮興。弟與夏黃不來，而周軍獨來，難合瑞成之圍，徒增籌餉之慮，殊非余本意也。

茲以書達季高，悉遵渠之初指，送各批與梧岡，令其同赴吉安。如梧已行至瀏萬，可寄書令其折回醴陵小駐，以待弟至而同行也。周岐山自撫州敗後回湘，軍無鍋帳，弟可商之季翁籌給之。到吉後，約以半月爲率，卽速出擊，作游兵馳剿各處，不可久頓城下。若事機順手，兄弟年內相見，則幸耳。（咸豐六年十月初九日）

致九弟（急來瑞州更替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初十日覆緘，並周梧岡批稟，亮得速達。十二日接初三來緘，藉悉近狀。黃夏與周同赴吉安，旣盡於昨書所云，十一日附片奏請此軍頒發執照二千張，俾黃夏勸捐稍得應手，茲趁來卒帶往。

至札飭裕時兄接收捐款，專濟此軍一節，黃夏若果來瑞州，非中丞與季公初意，亦卽非司道時石諸公僉同之議。強人所曲從吾說，不得不設法將捐款羅歸此軍。今旣全數赴吉，則季公當能主持其事，捐款自爲此軍支用，不必更由余處下札，又多一重斧鑿痕也。至入吉以後，或速行掣動，或久頓城下，亦難預決。惟沅浦則以半月

爲率，急來瑞州，俾溫甫得以更替歸省，此則家庭要事，弟當與南翁憩翁堅確訂約者耳。（咸豐六年十月十三日）

致九弟（軍餉可望充裕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初六日俊田等至，接廿八夜來緘，具悉廿五日業經拔營，軍容整肅，至以爲慰。吉安殷富，甲於江西，又得官紳傾城輸助，軍餉自可充裕。周梧岡一軍同行，如有銀錢，宜分多潤寡，無令己肥而人獨瘠。梧岡聞於大局，不能受風浪者，紮營放哨，巡更發探，打仗分仗，究係宿將，不可多得。

主事匡汝諾在吉安招勇起團，冀圖襲攻郡城。聞湖南援吉之師，將別出一枝，起而相應，若與弟軍會合，宜善待之。袁州旣克，劉蕭等軍，當可進攻臨江。六起與普劉在瑞，聲威亦可日振。

弟與夏黃諸兄到吉安時，或宜速行抽動，或宜久頓不移，亦當相機辦理。若周軍與桂茶諸軍，足以自立，弟率湘人助剿來江，兄弟年內相見，則余之所欣慰者也。軍事變幻無常，每當危疑震撼之際，愈當澄心定慮，不可發之太驟，至要要囑！（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）

致九弟（恐哨勇不老練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元旦接去臘廿五日來函，初九又接除夕一函，均已閱悉。待賊遠出，庶可邀截，痛加剿洗一節，及但求固守營壘，以俟各軍之至等語，均係吾弟近日閱歷有得之言，吾亦於稟中批示矣。水師辦成，先燒江中賊船，自是絕接濟之一法。第哨勇恐未能老練，或以利器資敵，慎之慎之！

錢漕一稟，批語宜乾淨斬截，此事急應由地方官以全力主持，乃爲切實。不然，恐吾批愈結實，而人愈疑貳，此

等處頗費斟酌，望吾南公壹志徑行，不恤其他。余擬日內赴瑞州軍營，吉安之行，必須至瑞後，乃能定議。（咸豐七年正月七日）

致九弟（軍事尙隱尙詭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十八日烏山途次，接弟十一日所發一緘，具悉一切。兄於十七日卯刻出省，十八日至奉新，紳耆款留二日。廿一日率吳竹莊之彪營等四千人，同來瑞州，擬於東北隅紮一大營，則四面合圍，接濟不斷，聲息可通，或易得手。近日省中因探報撫州之賊，意圖內犯，人心頗涉驚惶。而饒州畢都司一軍，因畢於初二日在景德鎮敗挫，不知下落，其老營紛紛潰散，饒防自隳，岌岌可危。

福將軍於臘月三十日至廣信，十三日坐舟赴省，月內應可抵章門。圍城之法，紮營不宜太近，一則開仗之勢太蹙，一則軍事尙隱尙詭，不宜使敵人絲毫畢知也。余所刻實收，日內另專人送南翁處，南翁已復省垣，軍事當不至掣肘也。（咸豐七年十月二十二日）

致九弟（宜全神注陸路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廿四日端人至，接來信，知接戰獲勝。水師雖未甚如意，然已奪船數號，亦尙可用。水師自近日以來，法制大備，然其要全在得人，若不得好哨好勇，往往以利器資寇。弟處以全副精神注陸路，以後不必兼籌水師可也。

用紳士不比用官，彼本無任事之職，又有避嫌之念，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？貴在獎之以好言，優之以廩給，

見一善者，則痛譽之；見一不善者，則渾藏而不露一字，久久不善者勸，而善者亦潛移而默轉矣。吾弟初出辦事，而遂揚紳士之短，且以周梧岡之閱歷精神爲可佩，是大失用紳士之道也。戒之慎之！余近發目疾，不能作字，率佈數行，諸惟心照。（咸豐七年正月廿六日）

致九弟（與賊最戒浪戰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前信言牽率出隊之弊，關係至重。凡與賊相持日久，最戒浪戰，兵勇以浪戰而玩，玩則疲；賊匪以浪戰而猾，猾則巧。以我之疲，敵賊之巧，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。故余昔在營中，誡諸將曰：『寧可數月不開一仗，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。』此刻吉安營頭太多，余故再三諄囑。

重九所發之摺，十二日奉到硃批，茲抄付一覽。聖意雖許暫守禮廬，而仍不免有後命，進退之際，權衡實難也。

（咸豐七年十月十五日）

致九弟（必須細偵賊情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在吉安紮營，離城不宜太近，蓋地太逼，則賊匪偷營，難於防範；奸細混入，難於查察。節太短，則我軍出隊，難於分股；一經紮近之後，再行退遠，則少餒士氣，不如先遠爲之愈也。

牽率出隊之弊，所以難於變革者，蓋此營出隊之時，未經知會彼營；一遇賊匪接仗，或小有差挫，卽用令箭飛請彼營前來接應，來則感其相援，不來則怨其不救，甚或並未差挫，並未接仗，亦以令箭報馬，預請他營速來接應，習慣爲常，視爲固然。既恐惹人之怨憾，又慮他日之報復，於是不敢不去，不忍不去。

夫戰陣呼吸之際，其幾甚微，若盡聽他營之令箭，牽率出隊，一遇大敵，必致誤事。弟思力革此弊，必須與各營委曲說明，三令五申，又必多發哨探，細偵賊情，耳目較各營爲確，則人皆信從而前弊可除矣。（咸豐七年十月十六日）

致九弟（訓練注重講辨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二十四日王得一歸，接十六日信，具悉一切，以後有信，仍以耑人送歸爲妥，只須一人，不必兩人，擇棲足如曾正七之類，更可迅速。鄧先生於初七日專人來訂今冬上學，因迎其十五入館，甲三於十八開課，廿三廿二改課文甚細心。甲五眼睛，近日已好十分之七八，右目能認寸大字，左目則能讀小注，每日靜坐二次，以助藥力之不及。鄧先生向來亦多病，得力於靜坐者深也。

弟所寄各件，代普將請餉，代黃太守上稟，均係顧全大局，即使上官未必批准，亦不失緩急相顧之道。請獎一稟，尙欠妥洽，湘後營一軍，不知從何處籌餉，卽寶營亦自難支持。弟辭總理之任，極是極是。帶勇本係難事，但弟當約旨卑思，毋好大，毋欲速。管轄現有之二萬人，甯可減少，不可加多。口糧業得一半，此外有可設法更好，卽涓滴難求，亦自不至於脫巾潰散。但宜極力整頓，不必常以欠餉爲慮也。

打仗之道，在圍城之外，節太短，勢太蹙，無變化；只有隊伍整齊，站得堅穩而已。欲靈機應變，出奇制勝，必須離城甚遠，乃可隨時制宜。凡平原曠野開仗，與深山窮谷開仗，其道迥別。去吉城四十里，凡援賊可來之路，須令哨長隊長輪流前往該處，看明地勢，小徑小溪，一邱一壑，細細看明，各令詳述於弟之前，或令繪圖呈上。萬一有出隊迎戰之時，則各哨隊皆已了然於心。古人憂學之不講，又曰明辨之，余以爲訓練兵勇，亦須常講常辨也。家中

四宅平安，不必挂念。（咸豐七年十一月廿五日）

致九弟（赴浙辦理軍務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初一日專人至吉營送信，初二夜接弟來信，論敬字義甚詳，兼及省中奏請援浙事，勸余起復。是日未刻，郭意城來家，述此事略中丞業出奏矣。初三日接奉廷寄，飭卽赴浙辦理軍務，與駱奏適相符合。駱奏廿五日發，寄諭廿一日自京發也。聖恩高厚，令臣下得守年餘之喪，又令起復，以免避事之責，感激之忱，匪言可喻。茲定於初七日起程，至縣停一日，至省停二三日，恐驛路迂遠，擬由平江義寧以至吳城。其張運蘭蕭啓江諸軍，約至河口會齊。將來克復吉安以後，弟所帶吉字營，卽由吉東行至常山等處相會。

先大夫少時，在南嶽燒香，抽得一籤云：「雙珠齊入手，光彩耀杭州。」先大夫嘗語云：「吾諸子當有二人官浙。」今吾與弟赴浙剿賊，或已兆於五十年以前乎？此次之出，約旨卑思，腳踏實地，但求精而不求闊。目前張蕭二軍，及弟與次青二軍，已不下萬人。又擬抬船過常玉山，略帶水師千餘人，足敷剿辦。此外在江各軍，有餉則再添，無餉則不添，望弟爲我斟酌商辦。

辦文案者，彭椿年最爲好手。現請意城送我至吳城，或至玉山，公牘私函，意城均可辦理。請仙屏卽日回至吳城，與我相會。其彭椿年王福二人，弟隨留一人，酌派一人來。兄處當差，亦至吳城相會。余若出大道，則由武昌下湖口以至河口，若出小徑，則由義寧吳城以至河口。許彭等至吳城，聲息自易通也。應辦事宜，及往年不合之處，應行改弦者，弟一一熟思，詳書告我。（咸豐八年六月初四日）

致九弟（望來幫辦一切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接弟信，知體氣尙未全愈。弟素體弱，大黃攻伐之品，非弟所堪，而誤服之後，則復原較難。吉安克後，病當全去，元神尙虧，可至家中將養一月，仍來。處幫辦一切，或多帶，或少帶，須聽弟之自便，但不可不來幫我。

我近來精神日減，此次之出，惡我者拭目以觀其後效，好我者關心而慮其失墜。意城在此幫助，頗稱水乳，手筆亦能曲達人意，但約定至玉山後，即當別去。專望弟來照料一切，外和軍旅，內檢瑣務，大小人才，悉心體察，庶可補余之短，弟決不可懷一不來之見也。

胡潤之中丞太夫人之處，余作輓聯云：『武昌居天下上游，看郎君新整乾坤，縱橫掃蕩三千里；陶母爲女中人傑，痛仙馭永辭江漢，感泣悲歌百萬家。』胡家聯句必多，此對可望前五名否？成章鑑極好，阿兄又當自詡眼力之不謬。（咸豐八年八月初六日）

致九弟（述捐餉增學額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八月十四日寄信，略言李次青捐餉增廣學額一事，茲特將稟稿專人送吉。細思吾弟若撤散各勇，則必給予現銀，以欠餉報捐，必非撤勇之所願，而此事又在當辦之例。現在長善陰瀏潭醴六邑，皆已增至十名，湘鄉捐銀，不如六邑之多，此後自不能補捐。平江以勇丁欠餉，而捐府縣學額至十五名，湘鄉何不可仿行之？必須賢弟仍帶勇不撤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此事必成無疑。弟之不願帶勇者，以久病體弱也。吾之不強弟以多帶全部勇來者，一則恐弟獨統一部，另紮一營盤，不克在幕內幫辦一切。一則恐餉項不繼，愈久愈難也。近來因學額一事，反覆細思，若不趁此專務未竣，皇恩浩蕩之時，協力辦成，將來即捐銀十萬二十萬，欲求增

一名學額，恐不可得。湘鄉近年帶勇剿賊，立功各省極美，而廣額反不如長善陰瀏潭醴平江之多，不得謂非闕典。

弟病後雖體弱，然回家養息兩月，儘可復原，一張一弛，精神自可提振得起。吉安克復，或先送五百人來，或先送千人來。其餘各勇，或令休息兩月，將來隨弟同出，或竟行撤散，均聽弟自行裁酌。總之弟宜速到，爲阿兄計，並爲學額計也。餉項本極艱窘，然只好放開手，使開膽，復膽前顧後畏，首畏尾，吾弟以爲何如？（咸豐八年八月十七日）

致九弟（喜聞克吉安信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二十二日未刻捷書至，知吉安於中秋夜克復，欣慰之至！自弟從軍以來，變故多出，危疑困乏，極難下手。弟內治軍旅，外和官紳，應酬周密，調理精嚴，卒能致此成功。余在江西數年，寸功未就，得弟隱忍成業，增我光華不少。

余至弋陽，已發兩信。張凱章十八日至安仁，十九日大戰獲勝，克復安仁縣城，殺老長毛悍賊四千餘人，圍之賊當以此枝爲最兇。二十日凱章收隊，吳翔岡追至萬年，與賊接仗，先勝後挫，劉隱霞殉難，幫辦死者三人，李雨蒼尚無下落。景德鎮現尙有賊，我軍爲所牽制，目下尙難入閩。看來弟歸不可久住，宜速來幫我也。（咸豐八年八月廿二日）

致九弟（望卽來營小住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吳翔岡萬年之挫，查明實亡三十八人，幫辦劉隱霞之死，老湘勇人人痛之。余輓以聯句云：

五載共干戈，地下知心王壯武。萬年歆俎豆，沙場歸骨馬文淵。此外軍械失者甚少。

翔岡廿五日收隊，廿六日來弋陽，一見余，即於廿七日拔營。張吳廿七日自貴溪拔營，約廿九三十日至陳坊。取齊，由雲際關入閩也。聞吉安竄賊攻陷宜崇二邑，余軍行至陳坊時，再行察看，如建昌危急，或分兵往勦，亦未可知。然余職辦閩省軍務，未敢再遲也。張蕭各軍病者甚多，半係瘧疫。許仙屏亦病，現留弋陽，不能從行。次青意城皆有假歸之意，余強留之。實則意城本約至玉山歸去，不願入浙閩，乃其初議。次青五年未歸，思母極切，亦至情耳。弟若可速歸，速出，則望於十一月中旬到營，以便於次青歸去過年。若目下不克速歸，到家後不克速出，則請即日來營一次，小住二十日，俾次青得於九月歸省亦好。兩者在弟酌之。弟與次意三人者，有兩人在余營，則余案無留牘矣。（咸豐八年八月廿七日）

致四弟季弟（述零匪難奏功）

澄侯季洪兩弟左右：張凱章廿四日拔營後，中途各勇夫患病者極多，在資福橋小住調養，日內尙未入閩，閩中賊勢亦漸鬆矣。北路洋口之賊，已被周天培擊破，僅存順昌股匪，數不滿萬，南路汀州之賊，亦極散漫。所慮零匪不成大股，此勦彼竄，難於奏功耳。

江北賊勢復熾，張軍門自金陵帶兵渡江，於九月十六日克復揚州，大局尙可保全。天津夷務，聞和局已定，出銀六百萬，與該夷作軍資，見諸閩督來咨，餘條尙未盡悉，想廣州亦將退出矣。余身體平安，自九弟來此，日增懽快。營中疾病尙多，冬令氣斂，當漸愈耳。（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）

致九弟（當報近日軍情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十二日解纜，聞可行六十里，甚慰！至許灣後，當更順適矣。余十二日游麻源，較麻姑山稍勝，日內當發一摺，報近日軍情，聲明暫駐建昌，不遑東也。溫弟處復信，十四日始行。江北六合，江南溧水，均於九月十八日失守。

沈幼丹信言金陵大營，退紮白兔鎮江一帶；頃接何制軍十月初三咨，無和帥移營之說，想不確也。黃東山太守十三日病故，余擬飭各處湊賻千金，以五百辦後事，及歸櫬貴州之資，以五百周其妻子。應俟新太守到，呼應乃靈耳。（咸豐八年十月十五日）

致諸弟（溫甫尸無下落）

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：初一日接澄弟信，知王四等於初十日到家，尙未接六弟確耗也。沅浦初九日在長沙所發之信，廿五日接到，甚慰甚慰！此次江行之速，爲從來所未有，在漢口所發之信，至今尙未接到。沅弟抵家後，不得溫甫實信，不知如何憂傷，吾派人至江北，至今未歸。沅弟所派三人，至三河桐城訪查者，想亦無真實下落，已矣，尙何言哉？

吾去年在家，以小事爭競，所言皆錙銖細故，洎今思之，不值一笑，負我溫弟，卽愧對我祖我父，悔恨何及！當極力作文數首，以贖余愆，求沅弟寫刻石碑。沅弟字有秀骨，宜日日臨帖作大楷，凡余文概請沅弟寫之，組田刻之，亦足少據我心中抑鬱愧悔之懷。

余近日體尙平安，張凱章初二日援營赴景德鎮，吳翔岡初四日起行。吾於新正亦當移營進紮鄱陽彭澤等處，與水師相聯絡，卽可爲江北之聲援。蕭軍現赴南贛，賊蹤已遠，大約回廣東矣。如江閩一律肅清，明歲並帶蕭

軍至九江兩岸也。付回銀一百兩，寄送親戚本家，另開一軍，不知可否？（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）

致諸弟（奏溫甫殉難事）

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：初十日接胡中丞信，迪庵及溫弟已奉旨優卹，迪公飾終之典，至隆極渥，其靈柩廿五日到湖北。廿六日宣讀恩旨，廿九請官中堂題主，正月初三日起行還湘，備極哀榮。溫弟與之同一殉難，而遺骨莫收，氣象迥別。予於十一日具摺奏溫弟殉難事，蓋至是更無生還之望矣。慟哉！家中此刻已宣布否？若尚未宣布，則請更祕一月，待二月間，楊鎮南等歸來，我摺亦奉批轉來。如實尋不得，則招魂具衣冠以葬。余上無以對祖考妣及考妣，下無以對姪兒女。自古皆有死，死節尤爲忠義之門，弈世有光，本無所憾。特以骸骨未收，不能不抱憾於終古！

沅弟近日出外看地否？溫弟之事，雖未必由於墳地風水，然而八斗屋後及周壁冲三處，皆不可用。子孫之心，實不能安，千萬設法，不求好地，但求平安。洪夏之地，余心不甚願，一則嫌其經過之處，山嶺太多。一則既經爭訟，恐非吉壤。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祕惜，不經予人者也。人力所能謀，只能求免水蟻凶煞三事，斷不能求富貴利達。明此理，絕此念，然後能尋平穩之地。不明此理，不絕此念，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。沅弟之明，亮能了悟。余在建尙平安，惟心緒鬱悒，不能開懷，殊褊淺耳。（咸豐九年正月十三日）

致諸弟（尋獲溫甫遺骸）

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：廿七日亥刻，接胡潤公專丁來信，知溫甫弟忠骸，業經尋獲，是猶不幸中之一幸。惟

先軫喪元，又幸中之一大不幸計。胡中丞亦必有專信，另達舍間。

沅弟此時自不便遽出，應覓地兩所，一面改葬先考妣，一面安厝溫弟。潤公待我甚厚，溫弟靈櫬歸舟，想必妥爲照料，吾卽派楊名聲等三弁送湘鄉也。墓志銘作就，再專丁送歸。（咸豐九年正月廿八日）

致諸弟（邑中須有團練）

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：自接沅弟十七日在省一信，至今七日未接長沙嗣音，不知耒陽常甯安仁衡州近狀何如？至爲懸系。團練之法，余向不以爲然，而我邑此次却須有團練，以壯聲威。望澄弟盡心爲之，無以我言爲典要。此間新招三千餘人，余星煥等長寧勇千人，於初一日到營。張子衡平江勇千三百人，已將到齊。凌蔭廷接帶之義營千人，俱紮貴谿。俟練妥後，卽日亦當來老營。惟彭山岷之兵未到，到齊時，老營共七千餘人，將卒皆躍躍欲試，氣象頗好，似堪一戰，惜無好統領臨陣指麾之耳。

湘勇之在江者，多有回援湖南之意，吾令浚川由吉安回茶陵，已去二札一批，至今尙未回信。又派吳翔岡回援，翔岡之營，雖交凌蔭廷，尙留四百人，合新招之三百人，亦差足成軍。王鈴峯張凱章稟請回援，此時景鎮未克，礙難撤退。廿四日鎮賊撲凱章所轄之祥字營，一擊卽退，凱軍近日已穩，但難期克復耳。

我日來鬱悶之懷，雖不能免，然癘疾已愈十分之八九，辦事精神，亦較六年略好。往年心中悔愧之事，與官場不和之事，近亦次第消融而彌縫之。惟七年在冢，度量太小，說話太鄙，至今悔之！此外方寸尙泰然也。（咸豐九年

三月初三日）

致諸弟（湖南協餉停解）

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。溫弟靈櫬於初十到縣，十五可到家，至以爲慰。又幸叔父能親筆寫字，得紀壽引見恩旨後，必可日就康強，尤爲家庭之福。

凱軍在景德鎮相持如故，十三日打一小勝仗。十六日二更，賊放火僞遁以誘我，我軍亦未受其害，老營氣象如常。湖南每月協餉三萬，因有事停解。余以蕭軍之二萬五千餘，請其發給，亦差足相當。吉營望沅弟甚切，四月能來爲妙。澄弟身常勞苦，心常安逸，最善最善。

余近日事亦平順，以心血大虧，故多憂疑，恆用自警。沅弟勸我規模宜闊，我可勉而幾也。其謂處事宜決斷，則尙有未能。用情之厚薄，惟李家賻儀略厚，以渠以釐濟我軍已二萬餘金，不可無以酬之。此外亦循舊規耳。（咸豐

九年三月廿三日自撫州軍中發）

致四弟（述奉防蜀之旨）

澄侯四弟左右。寶慶久被長圍所困，心殊懸懸。景德鎮於十四日克復，十五日派隊跟追，聞浮梁賊尙未退，不知該逆別有詭計否。沅弟追賊約三日，回營後，卽謀來撫，將歸里爲改葬事也。

前奉防蜀之旨，頃已覆奏，言兵力太單，難以入蜀，且景德鎮未克，不能遽行抽動等因。已於十八日拜發，其時不知景鎮之卽復也。目下之計，大約帶兵由長沙上泝至荊州宜昌等處，防賊占荆宜，則兩湖俱難措手。若諭旨必令赴蜀，則須添至二萬餘人，太少無益也。（咸豐九年六月十八日）

致四弟（述楚軍難北行）

澄侯四弟左右：沅弟到營，得聞家事之詳，近日婚嫁兩事，均已完畢，可少休息。吾於二十八日自黃洲歸，接奉寄諭，以湖北大舉征皖，恐其驅賊北竄。吾細察湘勇膽柔，實難北征，一渡淮水，其食麥麵，天氣苦寒，必非湘人所能耐。擬於日內復奏，陳明楚軍所以不能北行之故。

湖南樊鎮一案，駱中丞奏明湖南歷次保舉，一秉至公，並將全案卷宗，封送軍機處。皇上嚴旨詰責，有屬員慙慙，劣幕要挾等語，並將原奏及原案發交湖北，原封未動。從此湖南局面，不能無小變矣。

余身體平安，惟目疾久不全愈，精神意興，日臻老態。所差堪自信者，看書看稿，猶能精細深入，每日黎明即起，不敢墮祖父之家風，足以告慰。（咸豐九年十月初四日自巴河軍次發）

致九弟（述擒匪之猖獗）

澄侯沅浦兩弟左右：自余於巴河拔營，沅浦於次日登舟，計此信到家，沅弟亦抵里門矣。余拔營後，長行七日，十一月初三日，至黃梅，駐紮城外，距太湖百二十里。賊約三四千，被我兵萬五千人，四面環圍，城賊極爲窮蹙。所慮者，四眼狗率黨來援，或有變動，否則太湖年內可克。

余暫駐黃梅邑，細察地勢，再行前進。日內癱疾大作，目亦極蒙，幸精神如常，每日竭力支撐，不甚懈怠。河南擒匪，日以猖獗，皖南甯國，屢次敗挫。六合大營，被四眼狗攻陷，揚州近又被圍，氣機殊未轉耳。（咸豐九年十一月初三日）

致九弟（頗慮統將乏人）

澄侯沅浦兩弟左右：十五日接弟信，知沅弟初一日移新宅，賀賀！吾弟以孝友之本，立宏大之規，氣魄遠勝阿兄，或者祖父之澤，得吾弟而門乃大乎？

日內警報頻聞，援賊四眼狗糾合捻匪龔瞎子，帶五六萬人來援。鮑超紮小池驛禦之，已至太湖之前四十里。蔣之純紮龍家涼亭，多都護紮新昌，相去各十里內外。廿二日開仗，我軍先獲大勝，窮追二十里，多因遇伏而小挫。太湖城外，留唐義渠一軍三千四百人，太形單薄。余派前幫十營六千人，前往助紮，派朱雲巖李申夫統領，不知前敵多鮑等軍，果站得住否？

余在宿松，身邊僅四千三百人，除吉中吉字之外，均不甚可恃，心殊焦灼。蕭浚川奉旨調赴黔蜀，希庵亦以母病不來，統將乏人，不知所以爲計。余癯疾大發，爲十餘年所僅見，夜不成寐，幸溫書未甚間斷耳。（咸豐九年十二月

廿四日）

致四弟（述賊包圍鮑營）

澄侯沅浦兩弟左右：除夕接兩弟家書，并紀澤兒一稟，欣悉家中四宅平安，惟叔父病未全愈，至以爲念。沅弟移居後，新屋氣象，聞尙宏敞，不知居之適意否？凡屋有取直光者，有取斜光者，有取反光者，聞新屋極高，而天井不甚闊，則所取皆直光矣。未申以前，內室尙不黑暗否？裝修及製品，殊不易易，頗有頭緒否？余在此望沅弟來甚切，而恐弟應辦之事，皆未辦妥，不敢遽催也。

多鮑蔣三軍，自臘月廿二大戰後，賊於廿四六等日，包圍鮑營，層層包裹。霆左營四面皆合，水米文報不通，幸定心堅守數日，廿九日賊解圍，少退五里以外。除夕日多都護另派精選前營，紮於霆左營

之壘，而令霆左營弁勇暫入鮑之中軍，休息數日，從此前敵應稍安穩。

余自去冬以來，癱疾大發，目蒙異常，而應辦之事，未甚間斷。新年軍事緊急，少爲將息，除公事外，不敢多作一事也。紀澤兒所論八分，不合古義，至欲來營省視，余亦思一見。沅弟來時，可帶紀澤來展謁一次，住營一月，專人送歸。（咸豐十年正月初四日）

致四弟（述克復太湖縣）

澄沅兩弟左右：多都護於二十五日出隊誘賊，業已破賊三壘，賊以大隊猛撲，多部敗退，賊追十里。唐蔣各部，齊出接應，鮑亦猛進，多亦回殺，賊遂大敗，凶悍者傷亡二三千人。廿六日我軍乘勝進攻，五軍出滿隊，凡萬八千人，排列而進，破賊壘六十餘座。壘內火藥甚多，草棚甚密，火球所著，登時轟發，狂風旋轉，巨火燭天，山谷之間，人馬倉卒難逃，多被傷死，牲糧衣物，一炬焦土，殺賊亦實有三四千人。僅有三壘未破，四眼狗於是夜逃去，三壘亦逃，太湖縣之賊亦逃，即將城池克復。此次大捷，實足寒賊膽而快人心。沅弟雖不在營，而中軍義字兩營，連破賊壘，亦極有功。季弟在太湖克復一城，志亦少紓，特此轉告，俾沅弟放心可也。（咸豐十年正月廿八日）

致四弟（述克復杭城信）

澄侯沅浦兩弟左右：自初十日聞浙江被圍之信，十三日聞失守之信，寸心焦灼，全軍爲之驚擾。一則恐有援浙之行，二則大局一壞，一木難支，所謂一馬之奔，無一毛而不動，一舟之覆，無一物而不沉也。茲幸於十八日接

張筱浦先生來信，杭城於三月三日克復，欣慰無極！特告家中，亦以慰陳作梅將母之懷。

前有信囑沅弟來營，或酌募一二營帶來，茲浙事既已平定，即不必添營。沅弟信中，意於今冬謀爲蟬蛻之計，尤可不必再行添募。蓋凡勇皆服原募之人，不甚服接帶之人，多一營頭，則蟬蛻時多一番糾結也。（咸豐十年三月

十九日）

致四弟（述蘇錫失守信）

澄侯四弟左右：前寄一緘，想已入覽。近日江浙軍事大變，自金陵大營潰散，退守鎮江，旋退保丹陽。廿九日丹陽失守，張國樑陣亡。四月初五日和雨亭將軍何根雲制軍退至蘇州，初十日無錫失守，十三日蘇州失守。

目下浙江危急之至，孤城新復，兵無餉，又無軍火器械。賊若再至，亦難固守。東南大局，一旦瓦裂，皖北各軍，必有分援江浙之命。非胡潤帥移督兩江，即余往視師蘇州，二者苟有其一，則目下三路進兵，大局不能不變。抽兵以援江浙，又恐顧此而失彼。賊若得志於江浙，則江西之患亦近在眉睫間。吾意勸湖南將能辦之兵力，出至江西，助防江西之北岸，免致江西之糜爛，使湖南專防東南，則勞費多而無及矣。不知以吾言爲然否？

左季高在余營住二十餘日，昨已歸去，余尙肯顧大局。沅弟季弟新圍安慶，正得勢得機之際，不肯舍此而他適。余則聽天由命，或皖北，或江南，無所不可，死生早已置之度外。但求臨死之際，寸心無可愧憾，斯爲大幸！家中之事，望賢弟力爲主持，切不可日趨於奢華。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，動輒笑人之鄙陋，笑人之寒村，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，至戒至囑，余本思將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，作一壽屏，爲賢弟夫婦生日賀，因匆匆尙未作就。余目疾近日略好，有言早洗面水泡洗二刻即效，比試行之，諸請放心。（咸豐十年四月廿四日）

致季弟（第一講求將略）

季弟左右：頃接沅弟信，知弟接行知，以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，不勝欣慰！官階初晉，雖不足爲吾季榮，惟弟此次出山，行事則不激不隨，處位則可高可卑，上下大小，無人不翕然悅服。因而凡事皆不拂意，而官階亦由之而晉，或者前數年抑塞之氣，至是將暢然大舒乎？易曰：『天之所助者，順也；人之所助者，信也。』我弟若常常履順思信如此，名位豈可限量哉？

吾湖南近日風氣，蒸蒸日上，凡在行間，人人講求將略，講求品行，並講求學術。弟與沅弟既在行間，望以講求將略爲第一義，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，必躬親之，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，必苦思之。品學二者，亦宜以餘力自勵。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，後世卽推爲天下罕見之人矣，大哥豈不欣然哉？沅弟以陳米發民夫挑濠，極好極好！此等事弟等儘可作主，兄不吝也。（咸豐十年六月廿七日）

致九弟（北援不必多兵）

沅弟左右：安慶決計不撤圍，江西決計宜保守。此外或棄或取，或抽或補，合衆人之心思共謀之。北援不必多兵，但卽吾與潤帥二人中有一人遠赴行在，奔問官守，則君臣之義明，將師之識著，有濟無濟，聽之可也。（咸豐十

年九月十四日）

致九弟季弟（宜以靜字勝賊）

季沅兩弟左右官相既已出城，則希庵由下巴河南渡以救省城，甚是矣。希庵既已南渡，狗逆必回救安慶，風馳雨驟，經過黃梅宿松，均不停留，直由石牌以下集賢關，此意計中事也。

凡軍行太速，氣太銳，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，惟有一靜字可以勝之。不出隊不喊吶，槍礮不能命中者，不許亂放一聲。穩住一二日，則大局已定，然後函告春霆，渡江援救，并可約多軍三面夾攻。吾之不肯令鮑軍預先北渡者，一則南岸處處危急，賴鮑軍以少定人心。二則霆軍長處甚多，而短處正坐少一靜字。

若狗賊初回集賢關，其情切於救城中之母妻眷屬，拚命死戰，鮑軍當之，勝負尙未可知。若鮑公未至，狗賊有輕視弟等之心，而弟等持以謹靜專一之氣，雖危險數日，而後來得收多鮑夾擊之效，却有六七分把握。吾兄弟無功無能，俱統領萬衆，主持劫運，生死之早遲，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貼，斷非人謀計較所能及。只要兩弟靜守數日，則數省之安危，皆賴之矣。至囑至要！（咸豐十一年二月廿二日）

致九弟（陸路萬難多運）

沅弟左右：余於十九日未刻，由休寧回至祁門，接弟十六日夜信，不勝焦慮之至。弟處日內援賊，將由梅宿而至桐城，廬江等賊，亦將大有舉動，乃以余前緘辦米之故，尙須分心辦南岸糧運事件。兄實不安之至。兄十一日信，言弟收三萬金，或酌量爲我辦米數千石，其時未聞東征局三萬有改解南岸之說，更未聞賊由梅宿竄下安慶之說也。厥後接弟信，東征局餉改解南岸，卽思酌改爲北二南一。

茲聞上游之賊，由梅宿竄懷，決計改爲北二南一。其南一之數，不必遽買多米，請先買千石，試運一次看何如？第一次不過運百石而已。口袋千個，已嫌太多，難於買辦。弟乃欲辦八千個，則是誤會。兄意陸運千難萬難，豈有

一次運至千石之理？兄忙亂之中，公牘私函，俱欠細思，弟則但求竭力爲之，亦未細思也。總之援賊若未至石牌集賢關一帶，則弟試爲我運米一次，以百石爲率，或不運米而運火繩鉛子亦可。援賊若至，則弟可全不管南岸。其經理之人，則東流以張小山爲主，桃樹店以姚秋浦爲主。弟切不可令盛南表弟到東建，盛南是弟處最得力之人。援賊若到安慶，盛南可爲弟代一半之勞也。千萬千萬！兄已派人往東建，囑盛南速歸矣。（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九日）

致四弟（述安慶之得失）

澄侯四弟左右：余在休寧發一信，因皖南軍務棘手，信中預作不測之想。余自休寧回祁門，聞景德鎮克復，左季翁軍三次大獲勝仗，殺賊極多。僞侍王敗潰，鼠竄而去。景德鎮之賊退盡，所有鄱陽浮梁，凡祁門之後路，一律肅清。

余方欣欣有喜色，以爲可安枕而臥，忽聞四眼狗圍逼集賢關外，九弟季弟又十分緊急，不得已抽朱雲巖帶五百人，赴安慶助守於濠內，又調鮑春霆帶八千人，赴安慶助攻於關外。此次安慶之得失，關係吾家之氣運，即關係天下之安危，不知沅季能堅守半月，以待援兵否？

余身體平安，皖南自去冬以來，危險異常，目下大有起色；若安慶能轉危爲安，則事尙可爲耳。（咸豐十一年三月

廿四日）

致九弟（緩急由鮑自定）

沅弟左右：接來書，具悉一切。昨日雨小而風大，今日風小而雨大；鮑軍勇夫萬餘人，縱能渡江，想初二尙未渡畢，初三則斷不能渡。凡辦大事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，如此次安慶之守，濠深而牆堅，穩靜而不懈，此人力也。其是
否不至以一蟻潰堤，以一蠅玷圭，則天事也。各路之赴援，以多鮑爲正，援集賢之師，以成胡爲後路，纏護之兵，以
朱韋爲助，守牆濠之軍，此人事也。其臨陣果否得手，能否不爲狗賊所算，能否不爲狗賊逃遁，此天事也。吾輩但
當盡人力之所能爲，國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。弟於人力頗能盡職，而每稱擒殺狗賊云云，則好代天作
主張矣。

至催鮑進兵，亦不宜太急。鮑之隊伍，由景德鎮至下隅坂，僅行五日，冒雨遄征，亦可謂極速矣。其鍋帳至今尙
未到齊，以泥太深，小車難動也。弟自撫州拔營至景德鎮，曾經數日遇雨，試一回思，能如鮑公此次之迅速乎？潤
帥力勸鮑公進兵不必太急，待狗賊求戰，氣竭力疲，而後徐起應之云云，與弟之見正相反。余意不必催鮑急進，
亦不必囑鮑緩戰，聽鮑公自行斟酌可也。

多公調度，遠勝於鮑，其馬隊亦數倍於鮑，待多擊退黃文金後，再與鮑軍會勦集賢關，更有把握。至狗賊雖凶
悍，然屢敗於多李鮑之手，未必此次忽較平日更狠。黃文金於洋塘小麥鋪兩敗，軍器丟棄已盡。多鮑之足以制
陳黃二賊，理也，人力之可知者也。其臨陣果否得手，則數也，天事之不可知者也。來書謂狗部有馬賊二千五六
百，似亦未確，係臨陣細數乎？抑係投誠賊供乎？聞賊探多假稱投誠者，弟宜慎之。（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三日）

致四弟（洋船暗通接濟）

澄弟左右：余自來東流，心緒略舒。安慶之賊，前紮九壘於中空之處；沅弟又紮六壘於賊之後，並九壘與城，皆

以大圍包之。鮑軍亦紮於赤岡嶺，圍賊四壘，皆有可破之理。所慮者，洋船過安慶城，停泊一天，通送油鹽接濟；我雖辛苦圍攻，賊仍供應不斷耳。

四眼狗竄至桐城，恐日內又直竄上游，蹂躪完善之區。瑞州一股，盤踞如故，建德又新來一股，距東流僅四十里。自去年蘇常失守，金陵師潰，日下賊數驟多至數十倍，聞各處敗兵潰勇，多半投賊，故兇悍亦倍於往年。天意茫茫，不知何日始有轉機也。

余身體平安，徧身生瘡，竟日作痒。自三月下旬至今，幾於無日不雨，自十五後，無日不大風，江水漲添一丈二尺有奇，重棉猶覺畏寒。洋船上下長江，幾於無日無之。紀澤兒信，亦不爲無見。紀鴻文筆大方，可爲喜慰。（咸豐十

一年四月廿四日）

致九弟季弟（須將外濠加挖）

季弟左右：鮑軍准用民夫，即日當通行各縣黟縣於初五日克復，左軍聞亦至景德鎮，或者天從人願，三縣竟可不棄乎？水大異常，於賊則處處不利，然江西兩湖，農不能收種，官不能安居，商不能貿易，口糧更從何處取出？真大憂也！

弟論兵貴精不貴多一段，實有至理。然弟處守外濠內濠，約計七十餘里，萬餘人尙嫌其少。如賊猛撲外內兩濠，地段太長，余深以爲慮。比之左公樂平野戰，迥乎不同，弟切不可存此心，謂人已太多，力已有餘也。若存此心，必致誤事。計外內并守，僅數一班站防，並不能兩班輪替。若賊來輪換猛撲，而守者晝夜不換，豈不可危？弟從此著想，並須將外濠加挖，至囑至囑！

添募本不易，余令鮑朱唐添募，係探弟與希庵及諸公之言，實則三公均不宜將多也。（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九日）

致九弟（宜作堅守之計）

沅弟左右：劫數之大，良可歎悸！然使堯舜周孔，生今之世，亦不能謂此賊不應痛剿。援賊至呂停驛，日內想已開仗；弟總作一堅守不戰之計，并預作一桐軍小挫之想，諒當足以禦之。

再狗酋此次援皖，利在速戰，方今盛暑酷熱，若出隊站立烈日之中，歷二三個時辰之久，任是鐵漢子，亦將渴乏勞疲。若挂車河官軍作堅守之計，任賊誘戰挑戰，總不出隊與之交仗，待其曬過數日後，相機打之，亦一法也。多禮帥謀略最優，不知肯爲此堅忍之著否？弟試與商之。（咸豐十一年六月初六日）

致九弟（述賊萬難持久）

沅弟左右：當此酷暑，賊以積勞之後，遠來攻撲，我軍若專守一靜字法，可期萬穩。多公亦宜用靜字法，此賊萬無持久之道，弟不必慮多軍之久困也。昔曹操八十萬人自荊州東下，吳以五萬人禦之，而周瑜策其必敗者，一料曹兵不服水土，二料劉表水師新附不樂爲用，三料暑熱久疲。其後赤壁之役，果不出周郎之所料。德安克復，雪琴專函來報，又言成蔣軍病人太多，不能全進，又聞鮑軍中病者極多。以此而推，狗輔之部，病必更多，故料其不能持久。（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）

致九弟（喜聞克安慶信）

沅弟左右：郭弁到，接喜信，知本日卯刻克復安慶，是時恰值日月合璧，五星聯珠，欽天監於五月具奏，似爲非常祥瑞。今皖城按時應驗，國家中興，庶有冀乎？

此間銀不滿六千，欲湊萬金犒賞將士，弟處可設法辦得四千金否？（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）

致九弟（述不放心水師）

沅弟左右：多公信來，日內嘔血甚多，此人勞苦太過，難於速愈。安慶克城，人人優獎，惟多公尙嫌其薄，弟當以信函慰之，或能親往看視亦好。李王二鎮水師，究竟堅勁可恃否？望弟細察。運漕可乘機取，巢縣亦未始不可乘機攻取，吾意取之易而守之難。

目下且專守廬江無爲二處，稍息兵勇之力，亦稍抑其躁氣矜情。待水師肅清巢湖後，運漕巢縣皆囊中物耳，吾於水師實不放心也。（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五日）

致四弟（望來共商大計）

沅澄弟左右：得趙玉班寄季弟信，知沅弟十月廿八日自長沙還家，竟可趕上初三祭期，至慰至慰！此間軍事平安，三河之賊無故自退，或與廬州賊目不和，或別有詭謀，均未可知。余令振字開字兩營移守三河偽城，而派竹莊之千三百人接守廬江，均札歸多都統就近調度。竹莊自安慶開差，可至廬邑，不知振開兩營果能守三河要隘否？如守得堅定，則廬郡巢縣亦或易於得手。

浙江自紹興失守後，別無確信，聞寧波繼陷，杭城被圍，可危之至！余奏請左宗棠由廣信衢州援浙，又調鮑春

靈進攻寧國。寧國距杭僅三百里，亦可掣浙賊之勢，堅杭人之心。第目下均尙未拔行，不知趕得及否？

江蘇上海來此請兵之錢調甫，卽前任湘撫錢伯瑜中丞之少君也。久住不去，每次泣涕哀求，大約不得大兵同行，卽不還鄉，可感可敬！余前許令沅弟帶八千人往救，正月由湘至皖，二月由皖至滬，實屬萬不得已之舉。務望沅弟於年內將新兵六千招齊，正月交盛南帶來，沅則扁舟先來，共商大計。吾家一門，受國厚恩，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。上海爲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，每月可得釐捐六十萬金，實爲天下膏腴。吾今冬派員去提二十萬金，當可得也。

陳舫仙丁內艱，家無兄弟，本應給假回籍治喪。吾因運漕喫緊之地，批令待沅弟來再行給假。茲將原批暨信鈔閱，望沅弟正月到皖，則余不甚失信，至要至要！（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）

致四弟（但求保全上海）

澄弟左右：三河復後，余派振開兩營往守，吳竹莊團防營替守廬江，開營全赴三河，另札將吳羅程歸多都護調度，運漕等處，日內如故，以理揆之，環巢湖四面，廬郡及舒廬無巢五城，運漕東關三河三隘，八者官兵已占其六，想賊并此二者，亦不能久守矣。推浙江危急，上海亦有唇齒之憂。務望沅弟迅速招勇來皖，替出現防之兵，帶赴江蘇下游，與少荃昌岐同去，得八千陸兵，五千水師，必能保朝廷膏腴之區，慰吳民水火之望也。

京師十月以來，新政大有更張，皇太后垂簾聽政，中外悚肅。余連接廷寄諭旨十四件，倚畀太重，權位太尊，虛望太隆，可悚可畏！浙事想已無及，但求沅弟與少荃二人，能爲我保全上海，人民如海，財貨如山，所裨多矣。廬巢一克，余與弟中無梗隔，事局尙可爲也。（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）

致九弟（注意訓練新軍）

沅弟左右：接弟臘月專丁一緘，具悉一切。弟於十九日敬辦星岡公撥向事件，起行來營，月杪或可趕到。少荃准於二月杪赴鎮江，弟能早十日趕到，則諸事皆妥。除程學啓外，少荃欲再向弟處分撥千人，余亦欲許之，不知弟有何營可撥。渠赴鎮江，即日將有悍賊尋戰，新勇太多，實不放心。弟進攻巢縣和含一帶，不妨稍遲，待新軍訓練已成，再行進兵可也。

用人太濫，用財太多，是余所切戒。阿弟之大端，李黃金本屬擬於不倫，黃君心地寬厚，好處甚多，而此二者，弟亦當愛而知其惡也。在安慶未虐使兵士，未得罪百姓，此二語，兄可信之。拚命報國，側身修行，此二語，弟亦當記之。余近日平安，幼丹撫江，季高撫浙，希庵撫皖，應不至大掣肘。（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）

致九弟（咨鄂協解火藥）

沅弟左右：火藥即日咨請湖北協解五萬，不知見許否？凡與人交際，當求其誠信之素孚，求其協助，當諒其力量所能為。弟每求人好開大口，尚不脫官場陋習。余本不敢開大口，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，但略諒我之誠實耳。四十萬鐵，究竟有著落否？此時子彈亦極少也。

韓正國程學啓初七日開行，少荃初八早開行，輪船不過三四日，可抵上海。余令開字營號補皖勇改淮勇，程云：「必待沅帥緘諭，乃敢改換。」亦足見其不背本矣。廣東全省抽釐專供江浙軍餉一摺，本日拜發，大約秋冬以後，每月可添銀二十萬兩，春夏則苦不堪言耳。（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）

致九弟季弟（須惜士卒精力）

季弟左右：接少荃信，知偽忠王在上海受創而返，即日來援金陵。弟等濠牆已固，應足禦之。所慮者，夏月士卒多病，恐隊伍單弱，銀米子藥等事，吾必設法多解，謁平日之力辦之。援賊至金陵，大戰當在七月。此外弟應需之物，速寫信來，七月初尚可趕到。此間能辦之件，亦必先儘弟營也。臨戰之際，預先愛惜士卒精力，以備屆時辛苦熬夜，猶考試者場前靜養也。（同治元年六月初八日）

致九弟季弟（金陵似可克復）

季弟左右：接沅信，排遞一緘，大儼禮神，以驅厲氣，而鼓衆心，或亦足以却病。余寸心憂灼，未嘗少安，一則以弟營與鮑營病者太多，爲之心悸！二則各縣禾稼，前傷於旱，繼而蝗蟲陰雨，皆有所損，收成歉薄，各軍勇夫七萬人，難於辦米，三則以秦禍日烈，多公不能遽了，袁李皆將去位，長淮南北，千里空虛，天意茫茫，竟不知果有厭亂之期否？

幸季弟瘡疾速愈，大爲欣慰！觀民心之思治，賊情之渙散，金陵似有可克之機。然古來成大功大名者，除千載一郭汾陽外，恆有多少風波，多少災難，談何容易！願與吾弟兢兢業業，各懷臨深履薄之懼，以冀免於大戾。東征局五萬，因此風太大，尙未到省，此月竟止解去五萬，下月必補足也。（同治元年七月廿八日）

致九弟（兵貴機局靈活）

沅弟左右：賊之來援金陵，羣酋大會二次，各路布置周妥而後來。賊處心積慮，以求逞於我，我輕心深入，以僥倖於不可得之城。弟之驟進，余之調度，皆輕敵而不能精密。此次經一番大驚恐，長一分大閱歷。如忠侍等酋解圍而去，弟當趁勢退兵，以傷病羸弱者，循江濱退至金柱關，選精銳者整隊追賊。追至大官圩小丹陽一帶，與鮑軍互爲聲援，待新募之卒到，認真整練，再行進兵。

弟由高郵東壩溧陽以進宜興，鮑由建平廣德以進長興，兩路排進，相去常在百里內外。水師棋布於丹陽石臼南漪等湖，與陸軍相去常在數十里內，旌旗相望，弟以金柱爲後路根本，處處聯絡，庶無全局瓦裂之患。宜興長興兩城，皆在太湖西岸，陸軍到此作息停頓，待李朝斌水師辦成，駛入太湖後，陸軍再行前進。此大局所關一年二年之軍勢，不可不早爲定計。

若長紮雨花臺，以二三萬勁旅屯宿該處，援賊不來，則終歲清閒，全無一事；援賊再來，則歸路全斷。一蟻潰堤，此等最險之著，只可一試再試，豈可屢屢試之，以爲兵家要訣乎？望弟早早定計，賊不解圍，則忍心堅守；賊若解圍，則以追爲退，不蓋痕蹟。行兵最貴機局生活，弟在吉安安慶，機局已不甚活，至金陵則更呆矣。久晴之後，必苦陰雨，下弦之後，夜必晦暗，不知弟處仍能堅守否？縮濠恐長賊氣，即可定計不縮。營中米糧子藥，究竟尙可支若干日，我自能打算也。（同治三年九月廿一日）

致九弟（切忌全作呆兵）

沅弟左右：來信欣悉。季弟之病，已愈六七分，能進飲食，爲之大慰。李世忠雖十分危迫，然渠始終親駐九洑洲行營，當非遽不能支之象。惟浦口官營被賊攻撲，頗不可解，豈新開河業已乾涸，賊已徧行北岸耶？否則賊能渡

大江而至九洑洲，不能遽渡，新開河而至北岸，若賊已徧行北岸，則和含巢廬上至舒同潛太，處處可慮。余擬將希庵部下之駐壽州霍邱三河尖等處者，陸續抽出，移至六安廬州巢含等處，免致已復之城，盡墜前功。苗需霖前後所上僧邸之稟，痛詆楚師，令人閱之髮指。僧邸所與苗黨之札，亦袒護苗練而疏斥楚師。世事變化反覆，往往出乎意想之外，所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不飽歷世故，烏知局中之艱難哉？弟信均接到，添募新營，儘可允許，不變換局面，則斷不能允許。前此向和以重兵株守金陵，不早思變計，以圖滅賊，吾嘗譏其全無智略，今豈肯以向和爲師，而蹈其覆轍乎？再添十營，從弟之請可也。金陵老營，永不拔動，從弟之計可也。

至以數萬人全作呆兵，圖合長圍，則余斷斷不從。余之拙見，總宜有呆兵，有活兵，有重兵，有輕兵，缺一不可以萬人爲呆兵，重兵屯宿金陵，以萬人爲活兵，輕兵進攻東壩句容二溧等處，以八九千人保後路蕪湖金柱，隨時策應。望弟熟審，以此次回信定局。（同治三年十月廿七日）



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十一

旅行類

稟父母（到京後之狀況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膝下：去年十二月十六日，男在漢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紙行，不知已收到否？後於今正廿八日到京，一路清吉平安，天氣亦好，惟過年二天微雪耳。到京在長郡會館卸車，二月初一日，移寓南橫街千佛菴，屋四間，每月賃錢四千文。與梅陳二人居趾甚近。

三月聯會，間日一課，每課一賦一詩，謄真。初八日是湯中堂老師大課，題智若禹之行水賦，以行所無事則智大矣為韻，詩題賦得池面魚吹柳絮行，得吹字。三月尙有大課一次。同年未到者不過二人，梅陳二人皆正月始到。岱雲江南山東之行，無甚佳處，到京除償債外，不過存二三金，又有八口之家。

男路上用去百金，刻下光景頗好。接家眷之說，鄧小珊現無回信，伊若允諾，似儘妥妙。如其不可，則另圖善計，或緩一二年亦可，因兒子太小故也。家中諸事，都不望念，惟諸弟讀書，不知有進境否？須將所作文字詩賦，寄一二首來京。丹閣叔大作，亦望寄示。男在京一切謹慎，家中儘可放心。

又稟者：大行皇后於正月十一日升遐，百日以內，禁薙髮，期年禁宴會音樂。何仙槎年伯於二月初五日溘逝，

是日男在何家早飯，並未聞其染病，不數刻而凶音至矣。歿後加太子太保銜，其次子何子毅，已於去年十一月物故。自前年出京後，同鄉相繼殂逝者，夏一清、李高衢、楊寶筠三主事，熊子謙謝訥庵及何氏父子，凡七人，光景爲之一變。

男現慎保身體，自奉頗厚。朱師、徐師靈櫬，並已回南矣。詹有乾家墨到京，竟不可用，以膠太重也。擬仍付回，或退或用，隨便接家眷事。三月又有信回，家中信來，須將本房及各親戚家附載詳明，堂上各老人煩一一分敘，以煩瑣爲貴，謹此跪稟。

萬福金安。(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)

稟父母(九弟急欲南歸)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男等在京，身體平安，甲三母子如常。惟九弟迫思南歸，不解何故，自九月初間，卽欲言歸。男始聞駭異，再四就詢，終不明言。不知男何處不友，遂爾開罪於弟，使弟不願同居。男勸其明白陳辭，萬不可蘊藏於心，稍生猜疑。如男有不是，弟宜正容責之，婉言導之，使男改過自贖。再三勸諭，弟終無一言。如男全無過愆，弟願歸侍定省，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，待回信到時，家中諭令南歸，然後擇伴束裝，尙未爲晚。

男因弟歸志已決，百計阻留，勸其多住四十天，而弟仍不願，欲與彭山、岷同歸。彭會試罷屈，擬九月底南旋，現

在尙少途費，待渠家寄銀來京。男目下告匱，九弟若歸，途費甚難措辦。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，河南水災，豫楚一路，飢民甚多，行旅大有戒心。胡詠之前輩扶櫬南歸，行李家眷，雇一大船，頗挾重費，聞昨已被搶劫，言之可慘。九

弟年少無知，又無大幫作伴，又無健僕，又無途費充裕，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。兼此數者，男所以大不放心，萬萬不令弟歸，即家中聞之，亦萬萬放心不下。

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，弟若婉從，則讀書如故，半月內男又有稟呈。弟若執拗不從，則男當責以大義，必不令其獨行。自從閏三月以來，弟未嘗片言違忤，男亦從未加以辭色。兄弟極爲湛樂，茲忽欲歸，男寢饋難安，展轉思維，不解何故。男萬難辭咎。父親寄諭來京，先責男教書不盡職，待弟不友愛之罪。後責弟年少無知之罪。弟當翻然改悟。男教訓不先，鞠愛不切，不勝戰慄待罪之至！伏望父母親俯賜懲責，俾知悛悔，遵守斷不改怙過飾非。致兄弟仍稍有嫌隙。男謹稟告家中，望無使外人聞知。疑男兄弟不睦，九弟不過堅執，無絲毫怨男也。男謹稟。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。

稟父母（九弟暫不歸家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。男在京身體平安，近因體氣日強，每天發奮用功，早起溫經，早飯後讀廿三史，下半日閱詩古文，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，皆過筆圈點。若有耽擱，則止看一半。九弟體好如常，但不甚讀書，前九月下旬，迫切思歸。男再四勸慰，詢其何故，九弟終不明言，惟不讀書，不肯在上房共飯。男但就弟房二人同食，男婦獨在上房飯，九月一月皆如此。弟待男恭敬如常，待男婦和易如常。男夫婦相待亦如常，不解因其思歸之故。男告弟云：『凡兄弟有不是處，必須明言，萬不可蓄疑於心。如我有不是，弟當明爭婉諷，我若不聽，弟當爲信稟告堂上。今欲一人獨歸，浪用途費，錯過光陰，道路艱險，爾又年少無知，祖父母父母聞之，必且食不甘味，寢不』

安枕，我又安能放心，是萬不可也等語。』又寫信一封，詳言不可歸之故，共二千餘字，又作詩一首示弟。弟微有悔意，而尚不讀書。

十月初九，男及弟等恭慶壽辰。十一日，男三十初度，弟具酒食，肅衣冠，為男祝賀，嗣後復在上房四人共飯，和好無猜。昨接父親手諭，中有示荃男一紙，言境遇難得，光陰不再等語，弟始愧悔讀書。男教弟千萬言，而弟不聽，父教弟數言，而弟遽惶恐改悟，是知非弟之咎，乃男之不能友愛，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。伏求更賜手諭，責男之罪，俾男得率教改過，幸甚！

男婦身體如常，孫男日見結實，皮色較前稍黑，尚不解語。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，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，此項例聽經營支用，俟交卸時算出，不算利錢。男除用此項外，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，若稍省儉，明年尚可不用錢，比家中用度較奢華，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。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，此輪次挨派者。英夷之事，九月十七大勝，在福建台灣，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，斬首三十二名，大快人心。同鄉何宅盡室南歸，餘俱如故。

又呈附錄詩一首云：『松柏巖危巖，葛藟相鉤帶，兄弟匪他人，患難亦相賴。行酒烹肥羊，嘉賓填門外，喪亂一以聞，寂寞何人會？維鳥有鷦鷯，維獸有狼狽，兄弟審無猜，外侮將予奈。願為同岑石，無為水下瀨，水急不可磯，石堅猶可磕。誰謂百年長，倉皇已老大。我邁而斯征，辛勤共羸羸，來世安可期，今生勿玩愒。』（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）

稟父母（九弟擇日南歸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初八日早，男兄弟率合寓上下，焚香祝壽。下半日荃弟患病，發熱畏寒，遍身骨節痛，脅

氣疼痛。次早請小珊診，係時疫證，連日服藥，現已大愈。小珊云：『凡南人體素陰虛者，入京多患此證，從前彭棟樓夫婦皆患此證，羅蘇溪勞辛階鄭小珊周華甫亦曾有此病。』

男 庚子年之病，亦是此證。其治法不外滋陰祛邪，二者兼顧。九弟此次之病，又兼肝家有鬱，胃家有滯，故病勢來得甚陡。自初八日至十三，脅氣疼痛，呻吟之聲震屋瓦。男 等日夜惶懼，初九即請吳竹和醫治。連日共請四醫，總以竹如爲主，小珊爲輔。十四日，脅痛已止，肝火亦平。十五日，已能食粥，日減日退。現在微有邪熱在胃，小珊云：『再過數日，邪熱祛盡，即可服補劑，本月盡當可復體還元。』

男 自己亥年進京，庚子年自身大病，辛丑年孫兒病，今年九弟病，仰託祖父母父母福蔭，皆保萬全，何幸如之！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，男 不獲在家伏侍，至今尙覺心悸！

九弟意欲於病體起復後歸家，男 不敢復留，待他全好時，當借途費，擇良伴，令其南歸，大約在三月起行。英逆去秋在浙滋擾，冬間無甚動作，若今春不來天津，或來而我師全勝，使彼片帆不返，則社稷蒼生之福也。黃河決口，去歲動工，用銀五百餘萬，業已告竣，臘底又復決口。湖北崇陽民變，現在調兵勦辦，當易平息，餘容續稟。男 謹呈。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）

稟祖父母（九弟已動身）

孫男 國藩跪稟

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九弟自從去年四月，父母歸時，即有思歸之意，至九月間，則歸心似箭。孫 苦苦細問，終不明言其所以然。年少無知，大抵厭常而喜新，未到京則想京，已到京則想家，在所不免。又家中僕婢，或對孫 則

恭敬，對弟則簡慢，亦在所不免。孫於去年決不許他歸，嚴責曲勸，千言萬語；弟亦深以爲然，幾及兩月，乃決計不歸。

今年正月，病中又思歸，孫即不敢復留矣。三月復元後，弟又自言不歸；四五月，讀書習字，一切如常。至六月底，孫有送京眷之說，而弟之歸興又發。孫見其意，是爲遠離膝下，思歸盡服事之勞，且逆夷滋擾，外間訛言可畏，雖明知蕞爾螳臂，不足以當車軌；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，即宜在家承歡，非同有職位者，聞警而告假，使人笑其無膽，罵其無義也。且歸心既動，若強留在此，則心如懸旌，不能讀書，徒廢時日。兼此數層，故孫即定計打發他回，不復禁阻。

恰好鄭莘田先生，將去貴州上任，迂道走湖南省城，定於十六日起程。孫即將九弟託他結伴同行，此係初八九起議，十四始決計。即於數日內，將一切貨物辦齊，十五日雇車。時價轎車，本只要二十三千，孫見車店內有頂好官車一輛，牲口亦極好，其車較常車大二寸，深一尺，坐者最舒服，故情願多出大錢四千。恐九弟在道上受熱生病，雇底下人名向澤，其人新來，未知好歹，觀其光景，似尚有良心者。十六日未刻出京，孫送至城外廿里，見道上有積潦甚多，孫大不放心，恐有翻車陷車等事，深爲懊悔。廿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發信，始稍放心，茲將九弟原信附呈。

孫交九弟途費紋銀三十二兩整，先日交車行上脚大錢十三千五百文，及上車現大錢六千文。兩項在外，外買貨物及送人東西，另開一單，九弟帶回。外封銀十兩，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費。孫對九弟云：「萬一少途費，即扯此銀亦可。若到家後，斷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銀，然途費亦斷不至少也。」向澤訂費大錢二千文，已在京交楚。鄭家與九弟在長沙分隊，孫囑其在省換小船到縣，向澤即在縣城開銷他。向澤意欲送至家，如果至家，留

住幾日打發，求祖父隨時斟酌。

九弟自到京後，去年上半年，用功甚好。六月，因甲三病，耽擱半月餘。九月，弟欲歸，不肯讀書，耽擱兩月。今春弟病，耽擱兩月。其餘工夫，或作或輟，雖多間斷，亦有長進。計此一年半之中，惟書法進功最大。外此則看綱鑑卅六本，讀禮記四本，讀周禮一本，讀斯文精萃兩本半。因周禮讀不熟，故改換讀精萃。作文六十餘篇，讀文三十餘首。父親出京後，孫未嘗按期改文，未嘗講書，未能按期點詩文，此孫之過，無所逃罪者也。讀文作文，全不用心，凡事無恆，屢責不改，此九弟之過也。好與弟談倫常，講品行，使之擴見識，立遠志，目前已頗識爲學之次第，將來有路可循，此孫堪對祖父者也。待兄甚恭，待姪輩甚慈，循規蹈矩，一切匪彝陷淫之事，毫不敢近，舉止大方，性情摯厚，此九弟之好處也。

弟有最壞之處，在於不知艱苦，年紀本輕，又未嘗辛苦，宜其不知，再過幾年，應該知道。九弟約計可於九月半到家，孫恐家中駭異，疑兄弟或有嫌隙，致生憂慮，故將在京出京情形，述其梗概。至瑣細之故，九弟到家詳述，使堂上大人知孫兄弟絕無纖介之隙也。

孫身體如常，惟常耳鳴，不解何故？孫婦及曾孫，兄妹二人皆好。丫環因其年已長，其人太蠢，已與媒婆兌換一個，彼此不找一錢，此婢名雙喜，天津人，年十三歲，貌比春梧更陋，而略聰明，寓中男僕皆如故。孫在京一切，自知謹慎，伏望堂上大人放心。孫謹稟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）

稟父母（九弟路上安否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。九弟自七月十六日出京，廿三即有信來京，嗣後在道上未發信來，刻下想已到樊城矣。不知道上果平安否？男實難放心。黃河決口百九十餘丈，在江南桃源縣之北，為患較去年河南，不過三分之一。逆夷在江南，半月內無甚消息，大約和議已成。

同縣有黃鑑者，為口外宣化巡檢，去年回家，在湘鄉帶一老媽來京，因使用不合，仍託人攜帶南歸。現寄居寓，求男代覓地方附回，途費則黃自出。謝果堂先生已於八月初六出京，住京兩月，與男極相投合，臨別依依。同鄉如唐鏡海、俞岱青、謝肯堂三前輩，皆老成典型，於男皆青眼相待。何子貞全家已來京，男婦及孫男女身體如常。

此次摺差於七月十六日在省起身，想父親彼時尚在省城，不知何以無信。陳岱雲家信言，學院十六封門，四弟六弟府考，渠亦不知。彭王姑墓誌銘，九弟起程時，倉卒未及寫，今寫畢，又無便寄。求告知徵一表叔，正月所辦壽具，不知已漆否？萬不可用黃二漆匠，此人男深惡之，他亦不肯盡心也。彭宮五亦不可用，彼未學過，且太遲鈍。餘俟續稟，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）

稟父母（諸弟願意來否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陳岱雲之妾，於廿二日到京，其幼子寄在男處養者，渠已於廿四日接歸自養。同鄉各家，並皆如舊。李雙圃先生象鵠，由貴州藩台進京，奉旨以三品京堂候補，雖在渠為左遷，而湖南多一京官，亦自可喜！

今年考試，想四位老弟中必有入泮者。然世事正難逆料，萬一皆不得售，則諸弟必牢騷抑鬱，憤懣不平，此亦人之情也。如果鬱憂，則問四弟六弟九弟三人中，或有願進京者，不妨來京一遊，可以廣耳目，豁心胸，可以敘兄弟之樂，亦男所甚望也。如諸弟不願來，則不必強，恐其到京而急於思歸也。如有一位入學者，則不必恐家中既辦印卷，又辦途費，銀錢艱窘也。如皆不進，而諸弟又甚願來，則望大人張羅途費，毋阻其發憤之志，而遏其抑鬱之氣，幸甚！如季弟願來，則須有一兄同來，乃妥。

鄧鐵松病勢日危，恐不復能回南，屢勸之勿服藥，渠皆不聽，今之病，皆藥誤之也。去年大人教男寫字，不宜斜脚，男近日已力除此弊。自去年六月起，無論行楷大小字，皆懸腕懸肘，是以力足而不精緻，伏求大人教訓，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之一日）

致諸弟（四弟已經出京）

溫甫沉浦季洪三弟左右：二月初二日，接到二信，一係正月二十發，一係二月十二發，具悉一切。日內極挂念沉弟，得沉弟一紅紙片，甚欣慰也！

澄弟已於二月念六出京，誥軸須四月用寶，澄弟不能待，將來另託人帶歸。澄弟與安化張星垣、衡山陳穀堂二大令同行，至保定，又約楊毓楠之弟同行。鵝毛管眼藥貼毒膏藥，澄弟未帶，將來託魏亞農帶歸，黃生之胞姪也。梁同年獻廷託請誥封之事，將來必為辦妥，渠之銀弟儘可收用。

京寓大小平安，癩疾微發，尚不為害。陳岱雲之如夫人，歿於安徽，頃接其信，甚為悽惋。同鄉周轉亭得御史，常世兄勞世兄，兩廕生皆內用，將來為光祿寺署正，可分印結，亦善地也。蘭姊多病，予頗憂慮，下次書來，尚乞詳示。

父大人命予家中不必太瑣瑣，故不多及，國藩草。（咸豐元年三月初四日）

致九弟（述自長沙起行）

沅浦九弟左右：十七日接弟一緘，知弟小有不適，比已全愈否？至念至念！余十九日自長沙起行，夜宿青油望，二十夜宿土星港，二十一宿岳州，二十二宿新隄，阻風半日，南風太久，恐北風不難遽止也。

弟封還余寄耆公一書，而另以一封附去，所論皆正大之至，弟能如是見理真確，兄復何患哉？惟吳某曾以一緘分訴於余，余許爲之關白，復書去僅二日，而自背其說，亦有未妥，當更詳之耳。弟前後兩信，所言皆極當，特余精力甚倦，不克力行，日日望弟來助我也。（咸豐八年六月廿三日自新隄舟中發）

致九弟（述寓武昌撫署）

沅甫九弟左右：在岳州曾寄一緘，不知到否？余於廿二日到新隄，廿四至武昌，寓胡中丞署內，商議一切，應酬數日，初一日可赴下游。李迪庵十九日自武昌赴麻城，廿五日拔營自蘄水前進，已約其在巴河等候會晤。巴河在黃州下四十里，去鄂垣二百廿里也。浙中之賊，次青六月初八寄胡中丞信言，衢州解圍，江山常山，茲已收復。不知其盡竄閩中，抑係分擾浙東，看來浙事亦易了耳。

余身體平安，到湖口時，大約在七月初八九，自家起行至岳，皆值酷暑。近數日稍涼，略覺漸爽，從此新秋益涼，或可日就安泰。弟七月上旬有信，可專人送至吳城饒州等處。（咸豐八年六月廿七日自武昌撫署發）

致九弟（過潯祭塔公祠）

沅浦九弟左右久未接弟安報，不知近狀何如？余在蘭溪發一信，由湖北寄左季翁轉致，不知得到否也。初九日與迪希別，十一日至九江，一祭塔公祠。十二日至湖口，厚庵近日體氣稍遜。雲琴則神采奕奕，在湖口新修水師昭忠祠，土木之工，一一皆親手經營，囑余奏明。迪庵在九江修塔公祠，亦囑余一奏，余擬會楊李銜奏之。迪庵又欲於湘鄉立忠義祠，亦將一會奏也。

胡中丞之太夫人於十一日辰刻仙逝。水陸數萬人，皆仗胡公以生以成，一旦失所依倚，關係甚重。余擬送幛一聯，銀二百，皆書余與溫沅名。玉班兄丁艱，弟如何致情望速示。（咸豐八年七月十四日自湖口水營發）

致四弟（囑紀澤來省覲）

澄侯四弟左右：余擬於十五日起行，帶兵渡江，駐紮徽州池州二府境內，其九弟所帶之萬人，現紮安慶城外，仍不撤動。蓋以公事言之，余雖駐南岸，仍當以北岸爲根本。有胡中丞在北岸主持一切，又有多禮堂李希庵及沅弟三支大軍，則北岸穩，湖北穩，袁公之軍亦穩。余在南岸，亦可倚北爲聲援也。以私事言之，則余爲地方官，若僅帶一胞弟在身邊，則好事未必見，九弟之功，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，嫌隙之際，不可不慎！

余定帶鮑鎮超之霆字營六千人，朱品隆二千人，及現在宿松之馬步二千人，合萬人先行。餘在湖南陸續調集招募，足成三萬之數。左季高現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余處軍務，所有應在湖南招募等事，即咨請季翁在湘料理。近口得浙江王中丞信，蘇州之賊，尙未至浙境。浙江省城有杭州將軍瑞欽，差大臣張及王中丞三人，應可保全。但使保得浙江，保得江西，則此後尙可挽回全局。

紀澤兒若來省覲，則由長沙，或坐戰船，或坐民船，直下湖北，以至湖口東流，余紮營當在東流附近之地方。長

江之險，夏月風濤無定，每遇極熱之時，須防暴風之至。下晚灣泊宜早，來營住一月，即令其速歸也。望弟諭紀澤沿途謹慎，不必求快。（咸豐十年五月初四日）

致九弟季弟（謝給紀澤途費）

沅季左右：日內不知北岸賊情何如？至爲系念。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，余給以二百金，實爲不少。余在京十四年，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，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。雖由余交遊太寡，而物力艱難，亦可概見。余家後輩子弟，全未見過艱苦模樣，眼孔大口氣大，呼奴喝婢，習慣自然，驕傲之氣，入於膏肓而不自覺，吾深以爲慮。前函以傲字箴規兩弟，兩弟猶能自省惕，若以傲字誥誡子姪，則全然不解。蓋自出世來，祇做過大，並未做過小，故一切茫然，不似兩弟做過小，吃過苦也。（咸豐十年十月初四日）

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十二

雜務類

稟叔父（請再代辦壽材）

姪國藩敬稟

叔父大人侍下：本年家信三號，正月一號，至今尚未收到。由彭九峯寄之信，七月月初九收到。七夕所發之信，八月十四日收到，欣悉家中一切。三月之事，本姪分所當為，情所不得已，何足挂齒？前年跪託之事，蒙在渣前買得頂好料一具，姪謹與弟國荃南望拜謝，感忭難名！更求再買一具，即於今冬明春，請木匠辦就。其所需之錢，望寫信來京，姪可覓便付回。一切經營費心，何能圖報？孀母之病全愈，不知是何光景，曾否服藥？尙有不時言笑否？若有信來，望詳細示知為幸！肅此，恭請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姪率弟國荃謹稟。（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）

稟祖父母（孫婦生一女）

孫男國藩跪稟

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十五日戌刻，孫婦產生一女。是日孫婦飲食起居如故，更初始作勢，二更即達生，極為

平安寓中所雇僕婦，因其刁悍，已於先兩日遣去。亦未請穩婆，其斷臍洗三諸事，皆孫婦親自經手。曾孫甲三於初十日傷風，十七日全愈，現已復元，係鄭小珊醫治。孫等在京，身體如常。同鄉李碧峯在京，孫憐其窮苦無依，接在宅內居住，新年可代伊找館也。謹稟。（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）

稟父母（年漆壽材一次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十二月十四日，奉到十月初七手諭，敬悉一切。芝妹又小產，男恐其氣性太躁，有傷天和，亦於生產有礙，以後須平心和氣，伏望大人教之。朱備之世兄任實慶同知，其人渾樸，京師頗有笑其憨者，實則篤厚君子也。

漆壽具，既用黃二漆匠亦好，男斷不與此等小人計較，但恐其不盡心耳。聞盜灰不可多用，多用則積久易脫，不如多漆厚漆，有益無損，不知的否？以後每年四具，必須同漆一次。男每年必付四兩銀至家，專為買漆之用。九弟前帶回銀十兩，為堂上喫肉之費，不知已用完否？男等及孫男女身體俱如常。今年用費共六百餘金，絕不窘手，左右逢源，綽有餘裕，另有寄弟信，詳言之。正月祖父大人七十大壽，男已作壽屏兩架，明年有便，可付回一架。

今年京察，京城各衙門京察堂官，出考語，列等第，取一等者，即外放道府。湖南惟黎樾喬得一等，翰林未滿三年俸者，例不京察。同鄉黃荊卿兄弟到京後，收到茶葉一篋，重廿斤，儘可供二年之食。惟託人東西太大，不免累贅，心實不安，而渠殊不介意也。在京一切自知謹慎，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）

致諸弟（託友帶歸各物）

四位老弟左右：前黃仙垣歸，託帶四川闈墨四十部，共二包，無家信。頃歐陽小岑歸，託帶大皮箱一口，內銀五百十兩，衣服一單，單存箱內。又長包一個，內袍褂料及氈子諸物，亦有單存包內，有家信數行。外又有寄霞仙信一件，書一包，共十套。不知仙垣小岑二君到時，諸弟尙在省城否？

茲安化梁棗莊同年南還，又託帶四川闈墨四十部，共二包。有一包係油紙封的，內裝訂闈墨廿部，彭王姑墓誌銘一幅，龍翰臣寫散館卷三開，自寫白摺一本。又布包鹿膠一包，重三斤，又鄉試題名錄共一包，照收。並附大挑單一紙，其進士題名錄及散館錄，隨後交摺差帶回，統俟後言詳述。兄國藩手草（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廿二日）

稟父母（暫緩兒女聯姻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五月十一，接到四月十三自省城所發信，具悉一切。母親齒痛，不知比從前略鬆否？現服何藥？下次望四弟寄方來看。叔父之病，至今未愈，想甚沈重，望將藥方病證書明寄京。劉東屏醫道甚精，然高雲亭猶嫌其過於膽大，不知近日精進何如？務宜慎之又慎！

王率五荒唐如此，何以善其後？若使到京，男當嚴以束之，婉以勸之。明年會試後，偕公車南歸，自然安道妥當，家中儘可放心，特恐其不到京耳。本家受恬之銀，男當寫信去催。江西撫台，係男戊戌座師，男可寫信提及，亦不能言調劑之說。

常南陔之世兄，聞其宦家習氣太重，孫男孫女尚幼，不必急於聯婚。且男之意，兒女聯姻，但求勤儉孝友之家，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，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，不知大人意見何如？望即日將常家女庚退去，託陽九婉言以謝。前男送各戚族家銀兩，不知祖父父親叔父之意云何？男之淺見，不送則家家不送，要送則家家全送，要減則每家減去一半，不減則家家不減，不然，口惠而實不至，親族之間，嫌怨叢生，將來釁生不測，及成仇讎，伏乞堂上審慎施行，百叩百叩！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）

稟父母（無法位置妹夫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。王率五妹夫於五月二十三日到京，其從弟仕四同來。二人在滯潭支錢十千，在長沙搭船，四月十二日至漢口，在漢口杉板廠內住十天。廿二在漢口起身，步行至京，道上備嘗辛苦，幸天氣最好，一路無雨無風，平安到京。在道上僅傷風兩日，服藥二帖而愈。到京又服涼藥二帖，補藥三帖，現在精神全好。初到京時，遍身衣褲鞋襪皆壞，件件臨時新製，而率五仍不知艱苦。京城實無位置，只得暫留。男寓待有便即令他回家。男自調停妥當，家中不必挂心，蕙妹亦不必著急。至於仕四目前尚在。男寓喫飯，待一月既滿，如有朋友回南，則薦仕四作僕人帶歸。如無便可薦，則亦只得麾之出門，不能常留。男寓也。

湖北主考倉少平，係男同年相好，託倉帶仕四到湖北。倉七月初一出京，男給仕四錢約六千，即可安樂到家。本不欲優待他，然不如此，則渠必流落京城，恐終為男之累，不如早打發他回為妥。祖父大人於四月鼻血多出，男聞不勝惶恐，聞率五說祖父近日不喫酒，不甚健步，不知究竟如何？萬求一一詳示。叔父病勢似不輕，男尤

望心，務求將病證開示。

男教習庶吉士，五月十八日上學門生六人。二十日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見，天語垂問及男奏對，約共六七十字。今年考差，只剩河南、山東、山西三省，大約男已無望。男今年甚怕放差，蓋因去年男婦生產，是踏花生，今年恐走舊路，出門難以放心。且去年途中之病，至今心悸！男日來應酬已少，讀書如故，寓中用度浩繁，共二十口喫飯，實為可怕！居家保身，一切男自知謹慎，大人不必望念，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廿三日）

稟父母（京寓慶祝壽辰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男身體平安，讀書日有常課，自六月底起，至今未嘗間斷一天。男婦如常，漸漸有乳。孫男讀書有恆，已讀爾雅一本，共四本，大約明年下半年可讀完。此書大難，他書則易為力矣。三孫女皆好，餘亦合室平安。

男自七月起，寓中已養車馬，每年須費百金。因郭雨三奉諱出京，渠車馬借與男用，渠曾借男五十金，亦未見還。率五在東昌有信來京，已將錢用完，不知餘銀敷用否？若不敷用，陳處挪移自易，然男已不放心。鄒至堂來望付茶葉一簍，大小剪刀各二把，其餘布匹臘肉之類，俱不必付，蓋家中極難辦，路上極難帶也。

初九日父親大人壽辰，京寓客共三席。十一月初三日，母親大人六十壽辰，男不獲在家慶祝，不勝瞻戀。男於壽辰後，作壽屏一架，即留在京張掛，不必付回。諸弟讀書，不知明年定在何處？望於今冬寫信告知，不勝懸望，謹稟。即跪叩。

父母親大人雙壽大喜！(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)

稟父母(身上熱毒未好)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十四月，接到四弟在省發信，內有大人手諭，具悉一切，不勝欣慰！家鄉近事，及去年分贈之項，至是始昭然明白矣。

男在京平順，惟身上熱毒，至今未好，其色白，約有大指頭大一顆，通身約有七八十顆。鼻子兩旁，有而不成堆，餘皆成堆脫白皮疥。髮裏及頸上約二十餘顆，兩脅及胸腹約五十餘顆。現以治癬之法治之，有效與否，尚不敢定。幸喜毫無他病，飲食起居如常，讀書習字應酬亦如常。男婦服補劑漸好。孫兒讀爾雅後，讀詩經，已至凱風，朔望行禮，頗無失儀，孫女及合寓皆平安。

荆七在陳宅，光景尚好。男想叫他回來，不好安置，他亦靦顏不願回來。若男得主考學政，或放外官，則一定叫他回來，帶他上任。京官毫無出息，陳宅有小印結分，故荆七在陳宅，比我家好些。男已將此意告荆七，乞家中並告渠兄弟也。

前次寫升官信，未詳職守，詹事府本是東宮輔導太子之官，因本朝另設有上書房，教阿哥，故詹事府諸官，毫無所事，不過如翰林院為儲才養望之地。男居此地，仍日以讀書為業。汪覺庵帥壽文，准於八月摺差付回。溫甫弟生子不育，想不免傷感。然男三十始生子，六弟今年二十三耳，叔父母不必憂慮。四弟與常家對親，甚好！男擬寄輓聯一副，輓常老太姻母，亦在下次寄回。同鄉諸家如舊，惟何子貞脚痛已久，恐倉卒難好，鄧鐵松病

亦難好，餘俱平安，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）

致諸弟（述現服清涼藥）

四位老弟足下：廿九日摺差到京，問之係七月十一日在省起行。維時諸弟正在省，想是府考將畢之時，岱雲之弟及各家皆有信來京，而我家無信來，何也？余自十四日接到澄侯六月廿三之信，不勝欣慰！日日望府考信到，乃摺差至而竟無信，殊不可解。

余在京身體如常，前日之病，近來請醫生姜姓名士冠，細看云：『是肺胃兩家之熱，發於皮毛。』現在自頭上頸上以至腹下，無處無之。其大者如錢，小者如豆，其色白。以蜜塗之，則轉紅紫色，爬破亦無水，不喜蓋衣，蓋被，蓋燥象也。此外毫無所病，一切飲食起居，大小二便，並皆如常。據姜醫云：『須用清涼藥，使肺胃之熱退盡，然後達於皮毛，不可求速效，兩月內則可全好矣。』言之甚為有理，余將守其說而不搖。

六弟之文，昨日始找出，樂道人之善一首，其文甚有識見道理，准於下次摺差帶回。此外諸弟尚有文在京者，否？若有，須寫信來清出。汪覺庵師壽文，今日始作就，付回查收。若有不妥處，即請覺庵師改正可也。鄧鐵松病勢不輕，於八月初五日起行回南。此人利心甚熾，余去年送大錢十千，今又送盤費十兩，渠尚怏怏有缺望。

王荆七自去年來，不常至我家。昨日因奉父親大人之命，故喚他來，許他倘我得外差，或外官，即帶他出京。他現歡天喜地，常來請安，然自此次懲戒之後，想亦不敢十分鴟張也。今年縣試前列第二名，是葛二一之子，關一否？下次書來，乞示我。餘俟續布。兄國藩手具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）

稟叔父母（移寓呂祖閣）

姪國藩謹啓

叔父母大人座下：屢次家書，或呈祖父，或寄諸弟，想叔父大人皆賜觀覽，今年已寄十一次矣。而家中諸弟寄京信，每嫌其不詳，平日在家時寄省無便，亦不怪。昨府考以六月十八到省，而摺差七月初九進京，諸弟無信。八月初一摺差進京，僅四弟一信，六弟九弟季弟皆無信，四弟信又太略。府考共考幾場？每場是何題目？開點何人？前列何人？皆不寫一句。院考題目，考古題目，道案首及進學何人？亦皆不寫一句。去年考試亦如此。姪甚切，而毫不能得音信，真不可解。九弟前在京時，望家信亦甚切，而歸去後，亦懶於寄信，何也？

姪今年至五月來，滿身熱毒，煩燥之至，加意調理，應酬最繁，而每次家信必詳細言之。現在身上熱毒，已服藥四十餘帖，尙未得好。據醫者云：『雖無大害，然必至十一月，乃能去盡。』幸飲食起居如恆。

因家中客多，不甚清淨，於十八日移寓呂祖閣廟內，離家不過半里，而在廟內起火食，無事從不歸去。家中姪婦及姪孫姪孫女三人，皆平安如常。姪孫詩經已讀至定之方中，同鄉諸家亦照舊。同年中郝雋藻放湖北黃州府知府，本家心齋仙逝，實爲可哀！下次摺差，必作書慰毅然宗伯。四弟六弟，不審已進京否？若未來，仍須發奮，不可牢騷廢學。姪謹啓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廿一日）

稟父母（專服補肝之品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初七日，彭棣樓太守出京，寄補服四付，藍頂二個。又寄歐陽滄溟先生江綢褂料一件，對聯一付，高麗參二兩，鹿膠一斤。又寄彭菲庵表叔鹿膠一斤。

男等在京合室平安，男病尙未全愈。二月初，喫龍膽瀉肝湯，甚爲受累，始知病在肝虛。近來專服補肝之品，頗覺有效，以何首烏爲君，加以蒺藜、淮山、藥赤、芍、茯苓、兔絲、諸味。男此時不求瘡癬，邊好但求臟腑無病，身體如常，卽爲如天之福。今年雖不能得差，男亦毫無怨尤。同鄉張鍾漣、丁艱，男代爲張羅一切，令之卽日奔喪回里，黎樾喬於二月十四日到京。

四弟近日讀書專以求解爲急，每日摘疑義二條來問，爲男煎藥求醫，及紀澤教讀，皆四弟獨任其勞。六弟近日文思大進，每月作四書文六首，經文三首，同人無不擊節稱賞，請封之事，大約六月可以用壘，秋冬可以寄家。餘詳四弟書中，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）

稟祖父（意欲另尋墳地）

孫男

國藩跪稟

祖父大人萬福金安。新正十五日，接到家中十一月十九所發信，敬悉大人之病，已愈大半，不知近日得全愈否？孫去冬信言，須參用化痰之藥，不知可從否？

祖母已於十二月初十安葬，甚好甚好！但孫有略不放心者，孫幸蒙祖父福佑，忝居卿大夫之末，則祖母墳塋，必須局面宏敞。其墓下拜掃之處，須寬闊，其外須建立誥封牌坊，又其外須立神道碑。木兜冲原墳，規模隘小，離河太近，無立牌坊與神道碑之地，是以孫不甚放心。意欲從容另尋一地，以圖改葬，不求富貴吉祥，但求無水蟻無凶險，面前宏敞而已。不知大人以爲何如？若可則家中在近境四十里內從容尋地可也。餘俟續具，孫謹稟。

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

致諸弟（述大女兒訂姻）

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：八月十六日摺弁到京，係七月廿九日在省起行，維時植洪二弟正在省城，不解何無一字寄京。聞學院二十六日始考古，則二十九日我邑尙未院試也。

京中大小平安，予之癱疾，七月底較六月稍差，要無礙召見弟之事，則亦聽之而已。六弟在國子監考課，各位堂官頗加青眼。上次蔡司業課古學經文一篇，經解一篇，賦一篇，詩一篇。六弟取第一，獎勵甚重，帖一套，佳墨八條。內人近頗多病，不能健飯，現在服藥，當不緊要也。

紀澤讀書前四月間所請之湖北魏先生，渠八月中即回家。我家已於八月初七日換請一宋先生，常德府丙午舉人，今年考取教習，係我門生。其人專嚴勤教，余有回人書札，亦交渠代寫。紀澤現已讀至梁惠王章句下，每日讀書，頗能領會。

大女兒與袁家訂姻，已於八月初六日寫庚書過禮。郭筠仙爲媒，即須出都，後年始能復來，故趁其在京時先行納采。袁家過禮來真金簪一對，鍍金手釧一副，金戒指二，紅綠湖縐各三丈，金花一對。我家回禮袍褂料一套，靴一帽一朝珠一，補子一，筆插一，扇插一，又女婿見面儀六兩。

陳家姻事前接四弟信，知家中堂上大人甚歡喜。現在岱雲丁艱，自不能定庚，只好待渠服滿後。諸弟若與陳家昆仲見面時，亦不必道及姻事。岱雲之喪事，余已送賻儀三十兩，交郭筠仙帶歸，又有輓聯一付。京官向例不送外官銀兩，予送三十兩，則已爲重矣。諸弟若到省，只須辦香燭去行禮，不必再送情也。

王荆七現來要求再入我家，我家現在本用兩個跟班，目前有一個要去，擬仍叫荆七來，但不知高僧能久持。

行戒否？書不詳盡，餘俟續寄。兄國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）

致諸弟（欣聞兩次喜信）

澄侯子植季洪足下：九月重陽日，接到家信三封，內父親手諭二件。澄侯六月廿五在家發信一件，七月十五在省發信一件，十九又一件，八月十三又一件。子植七月十九發一件，八月十三又一件，季洪亦有七月十九一篇。子植府試文章，在此包內，題名錄二紙，蓋至是始識九弟案首入學之信。前八月摺弁到京，乃七月廿九在省起行者，計是時九弟府首喜信已發交提塘矣，而渠不帶來，良可憾也！我與溫甫看一夜始完，兩次喜信，使祖大人病體大愈，此爲人子孫者之大幸也！

呈請晉封，仍須覃恩之年，辛亥年是皇上七旬萬壽，大約可以請晉封祖父母，並可賚封叔父母，且可誥贈曾祖父母矣。然使身不加修，學不加進，而濫受天恩，徒覺愧悚！故兄自升官後，時時戰兢惕懼。近來身體甚好，耳又微聾，甲三讀書，先生極好，嚴而且勤，教書亦極得法，長女上論將讀畢矣。溫甫國子監應課，已經補班，寓中眷口俱平順。

荆七現又收在我家，於門上跟班之外，多用一人，以充買辦行走之用，卽以荆七補缺，甚爲勝任。渠亦如士會還朝，蘇武返漢，欣幸之至！四弟可告知渠家也。

袁漱六因其幼女已死，現搬住湘潭館，訂庚之事，前已寫信告堂上矣。陳家姻事，堂上大人旣欣然允許，余豈復有不滿意者？惟訂庚須稍遲，或俟岱雲起服，亦未可知。至姻事却有成言矣。會心齋曾借銀八十與郭瑞田，渠現還百金，交余託轉寄毅然先生。目前尙無妥便，一入他人手，又恐化爲烏有，故不得不慎重。弟可先作書告毅

然丈說我所以慎重之故，亦總在今冬明春寄到也。

九弟印卷費，須出大錢百千，乃為不豐不嗇，不被人譏議。或三股均送，或兩學較多，門斗較少亦可。但須今年內送去，不可捱至明年。教官最為清苦，我輩仕宦之家，不可不有以體諒之也。家中今年想尚可支持，至明年上半年，余必寄銀至家應用。

陳岱雲到省，四弟與郭三合辦呢幃，甚是妥叶。余送渠奠分三十金，已交筠仙帶去矣。別有輓聯，現尚未寄。梅劭生求我作書與鍾子賓，準在近日付去。唐書郊之信，屢次未回，則實以懶惰之故。渠託我代求各翰林法書，澄侯不在京，而欲我為此等事，毋乃強人以難乎？

四弟以女許彭家，姻緣前定，斷不可因我前言而稍生疑心。九弟入學，家中材料可以做衣，若再久收，恐被蟲傷。做數套衣，兄弟易衣而出，最好。家中諸皮衣，年年須少買樟腦，好好收拾，否則必為蟲傷矣。同鄉諸家如常，書不能盡摺，并在京僅一日，故多草率。兄國藩手具（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）

稟父母（好地氣必團聚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親大人禮安。四月底接家中二月廿六日所發書，五月初八又接三月廿九所發書，具悉一切。祖父大人病體未愈，不知可服虎骨膠否？男身體如常，華男在黃家就館，端節後仍於初八上學。紀澤讀告子至魚我所欲也，書尚熟。次孫體甚肥胖，四孫女俱平安。長孫女論語已讀畢，兩婦亦好，其餘眷口如常。前叔父信言，知廣彭姓山內有地，有乾田十畝。男思好地峯迴氣聚，田必膏腴，其山必易生樹木，蓋氣之所積，

自然豐潤若磽田童山，氣本不聚，鮮有佳城，如廟山宗祠各山之童涸，斷無吉穴矣。大抵凡至一處，覺得氣勢團聚，山水環抱者，乃可尋地，否則不免誤認也。知廣之地，不知何如？男因有乾田十畝之說，故進此說。

祖母葬後，家中尙屬平安，其地或尙可用。如他處買地，不必專買丈尺者，附近田畝在三四百千內者，京中儘可寄回。京中欠賬已過千金，然張羅尙活動，從不窘迫，堂上大人儘可放心。餘容續稟。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）

致諸弟（寄歸銀兩物品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：茲乘喬心農先生常德太守之便，付去紋銀六十三兩零，共六大錠。外又一小錠，係內子寄其伯母，乞寄歐陽牧雲轉交。又鄧星階寄銀六兩，亦在此包內，並渠信專人送去。又高麗參一布包，內頂上者一兩，共十四枝，專辦與祖父大人用。次等者三兩，共五枝，又次等者白參半斤，不計枝。今年所買參，皆擇其佳者，較往年略貴，故不甚多。又鹿膠二斤，共一布包，又一品補服四付，共一布包。前年所寄補服，內有打籽者，係一品服，合此次所寄，共得五付。補服不分男女，向來相傳鳥嘴有向內向外之分，皆無稽之言也。一品頂帶三枚，則置高麗參匣之內，望諸弟逐件清出，呈堂上大人。

喬太守要由山西再轉湖南，到長沙大約在閏四月底。此信不詳他事，容下次再詳也。國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九年

三月初一日）

致諸弟（不必重價買地）

四位老弟足下：九弟生子大喜，敬賀敬賀！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冲之後，我家已添三男丁，我則升閣學，升侍郎，九弟則進學補廩，其地之吉，已有明效可驗。我平日最不信風水，而於朱子所云：「山環水抱藏風聚氣」二語，則篤信之。木兜冲之地，予平日不以為然，而葬後乃吉祥如此，可見福人自葬福地，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。家中買地，若出重價，則斷斷可以不必；若數十千，則買一二處無礙。

宋湘賓去年回家，臘月始到，山西之館既失，而湖北一帶，又一無所得。今年因常南陔之約，重來湖北，而南陔已遷官陝西矣，命運之窮如此。去年曾有書寄溫弟，茲亦付去，上二次忘付也。

李筆峯代館一月，又在寓抄書一月，現在已搬出矣。毫無道理之人，究竟難與相處。龐省三在我家教書，光景甚好。鄒墨林來京捐復教官，在圓通觀住，日日來我家閒談。長沙老館，我今年大加修整，人人皆以為好。瑣事兼述，諸惟心照。（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）

致諸弟（癩疾愈見大好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：近一月餘，無摺弁來，以新撫臺尙未到任。五月十一，接澄弟四月八日並廿六日所發信，而正月十七一信，至今未到，誠不可解。

京寓自四月以來，一切平安。癩疾經鄒墨林開方做藥丸，有附子黃芪等補陽之藥，愈見大好，面上頭上，生人全看不出矣。紀澤兒近作史論，略成章句，茲命其謄兩首，寄呈堂上一閱。次兒之名，音與叔父名相近，已改名紀鴻。體甚肥大，尙不能行，不能說話，四女皆好。

閏四月初九日考差，題士志於道一章，經題閏月則闔門左扉，詩題賦得歲豐仍節儉，得仍子。澄弟岳陽樓記，

擬交廣西主考帶去，大約七月初旬可到長沙。溫植二弟到省以後，恐家中無人伺候，澄弟即不入闈，亦可宜稟堂上，問宜何如耳？

去年冬底，所寄各族戚家微資，今年家書總未提及，不知竟一一如數交去否？乞示知。餘不詳盡，俟下次續具，
兄國藩手草（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）

致諸弟（託查遺失家信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五月廿四日，由廣西主考孫渠田太史處發信，並澄弟監照戶部照二紙。又今年主考車順軌鄉試文一篇，徐元勳會試文三篇，共爲一包，不審何日到？孫太史於五月廿八在京起程，大約七月中旬可過長沙，待渠過去後，家中可至岱雲處接監照也。

京寓近日平安，癰疾服鄒墨林丸藥方，最爲有效。內人腹瀉七八天，亦服鄒所開方而效。昨日摺到後，又未接信。澄弟近日寫信極勤且詳，而京中猶有望眼欲穿之時。蓋不住省城，則摺弁之或遲或早，無從去查問。正月十六之家信，至今尚未收到，予屢次以書告諸弟，又書告岱雲，託其向提塘並蕭辛五處確查。

昨岱雲回信內，夾有蕭辛五回片，寫明正月十六之信，已於廿一日交提塘王二手收。又言四月十四周副爺維新到京，此信已交京提塘矣云。予接辛五來片，比遣人去京提塘問明，據答云：『周維新到京，並無此信，若有萬無不送之理。且既係正月廿一交省提塘，則二月廿三有韓摺弁到京，三月十八有張摺弁到京，何以兩人俱未帶，而必待四月十四之周維新哉？』

今仍將辛五原片，付回家中，望諸弟再到提塘，細查正月廿一辛五到時，提塘曾挂收信號簿否？並問辛五兄

何所知二月之韓弁，三月之張弁，俱未帶此信，而直待周維新始帶？且辛五片稱，四月十四信交京提塘門上收，係聞何人所言？何以至今杳然？一一查得水落石出，覆示爲要。予因正月十六之信，至爲詳細，且分爲兩封，故十分認真。若實查不出，則求澄弟再細寫一徧，並告鄧星階家，道前信已失落也。

紀澤兒讀書如常，茲又符呈論數首，皆先生未改一字者。紀鴻兒體甚肥胖，前聞排行已列丙一，不知乙字一排，十人何以遽滿？乞下次示知，得毋以乙字不佳，遂越而排丙乎？予意不必用甲乙丙丁爲排，可另取四字曰甲科鼎盛，則音節響亮，便於呼喚。諸弟如以爲然，即可徧告諸再從兄弟。

山西巡撫王兆琛，欽差審明各款，現奉旨革職拿問，將來不知作何究竟？此公名聲狼籍，得此番鐫示，亦足寒貪吏之膽。袁漱六病尙未全好，同鄉各家如常。季仙九先生放山西巡撫，送我綠呢車，現尙未乘，擬待一二年後再換。餘不悉具。兄國藩手草（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）

致諸弟（述修改長郡館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日內身禮平安，內人自前腹泄後，至今尙服黃蓍高麗參附片之類，自此可保安泰。紀澤兒讀書尙熟，詩經現讀至生民之什，古詩讀至左太冲詠史，綱鑑講至漢高祖末年。所作史論，較前月所作，意思略多，茲付回三首次兒肥胖可愛，四女兒皆好，龐省三教書甚爲得法。

宋湘賓在湖北藩署，光景頗好，昨有書來，致意溫弟。長郡館向來規模不好，人人不喜，今年我督工匠，大改規模，人人拍案稱奇！現在同鄉人請我將湖廣館亦改定規制，擬於八月興工，想十月可畢役。

郭筠仙家水勢不知如何，溫甫在省見之，可問明告我。渠欠漱六五十金，近已償去，若見筠仙翌丞，可卽告之。

不另寫信，岱雲寄程正棨信，亦已妥交，見岱雲時，卽告知。寄莊心庠張禮度信各一件，到日卽送去。餘不一一，俟下次續具。兄國藩手稟。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廿九日。

致諸弟（擬爲紀澤定婚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五月十四日發一家信，內有四月廿六日具奏一疏稿。余雖不能法古人之忠直，而皇上聖度優容，則實有非漢唐以下之君所能及者，已將感激圖報之意，於前書內詳告諸弟矣。

五月廿六日，又蒙皇上天恩，兼署刑部右侍郎。次日具摺謝恩，卽將余感戴之忱寫出，茲將原摺付歸。日內京寓大小平安，癰疾大好，較去年澄弟在此時更好三倍，頭面毫無蹤影，兩腮雖未淨盡，不復足爲患也。同鄉周子佩之母，病體不輕，下身不仁，恐成偏枯。

徐壽蘅放四川主考，湖南放四川者向極吉利；嘉慶辛酉之楊剛亭先生，庚午之陶文毅，道光甲午之李文恭，乙未之羅蘇溪，有成例矣。鄺鑑青陳俊臣兩人，皆已來京，陳挈眷而鄺則否。鄺富而陳寒，所爲似相反，然究以挈眷爲是，鄺一二年亦必悔之耳。林崑圃事，余爲寫知單，得百餘金，合之開弔共二百金，將來可以贍其七十四歲之老母也。漱六望差甚切，未知能如願否？現在已放一半，而實錄館當差人員，尙未放一人。唐鏡海於十八日到京，廿三日召見，垂詢一切，天顏有喜，極耆儒晚遇之榮。現已召見五次，將來尙可入對十餘次。

羅山前有信來，詞氣溫純，似有道者之言，余已回信一次。頃又有信來，言紀澤未定婚，欲爲賀耦庚先生之女作伐，年十二矣。余嫌其小一歲，且耦庚先生，究係長輩，從前左季高與陶文毅公爲婚，余嫌其輩行不倫。余今不欲仍蹈其轍，擬敬爲辭謝，現尙未作書覆羅山。諸弟若在省見羅山兄，可將余兩層意思，先爲道破，余他日仍當

回書告知一切。

余近思爲紀澤定婚，其意頗急切。夏階平處一說，本可相安，因其與黃子壽爲親家，余亦嫌輩行少屈，是以未就。黃弗卿有女年十三，近託袁漱六往求婚，弗卿言恐余升任總督，渠須迴避，不知渠是實意，抑係不願成婚，而託辭以謝也？故現未說定，弟可一一稟告堂上大人。又余意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，不必問其貧富，亦可開親，澄弟盍爲我細細物色一徧。然余將同邑各家一想，亦未聞有真孝友人家也。

余至刑部，日日忙冗異常，迥不與禮部工部兵部相同，若長在此部，則不復能看書矣。湖南副主考喬鶴儕，在部頗稱博雅，今年經策，必須講究古茂。曹西垣辦分發，本月可引見，七月可出京。朱石翹明府昨有信來，言澄弟四月底到縣，此次摺弁到京，石翹有信而澄弟無信，殊不可解。茲有書覆朱，家中封好送去，諸惟心照，餘俟續布。國藩手草。（咸豐元年六月初一日）

致諸弟（成就紀澤親事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八月初十摺差來京，接張湘紋書，計摺弁當於七月廿外起行，諸弟正在省城，而無家書何也？諸弟發家書交提塘後，往往屢次不帶，或一次帶數封，摺弁殊爲可惡！諸弟須設法與提塘略一往還，當面諄託，或稍有濟。否則每次望信，甚悶損人也！

京寓大小平安，前月內人病數日，近已全愈。曹西垣於八月四日出京，之官安徽，張書齋於十一日出京，之官貴州。今冬本欲寄銀到家，因澄弟前次書言，公車來京，家中儘可兌銀，是以予不另寄。除回思田價外，尙須送親族年例銀五十金，亦宜早籌畫。共計若干，概向各處公車妥兌，免致年底掣肘。如無處可兌，卽須閏八月寄信。

來京，以便另辦，然不如兌之爲便也。誥軸已經用寶，日內即可發下，九月即可到家。鄉試題刻於京報上，詩題得序字條，出係高宗御製，是題詩中句云：「卽此供吟眺，奚煩事豁摩？」場中無人知之也。李子彥之文甚好，鏡雲文尙未見。宋湘賓教習已傳到，昨日專人告知。李石梧身後恩典甚厚，乃七月末翰林院撰祭文碑文進呈，硃批竟加嚴飭，謂其誇獎過當，詞藻太多，且貶其調度乖方，功過難掩，歷任封疆，尤不足稱云云，飭令翰林院另行改撰。其復撰進呈，遂多貶詞，功名之際，難得終始完全也。

耦庚先生家親事，予頗思成就，一則以耦翁罷官，予亦內有愧心，思借此聯爲一家，以贖予隱微之愆。二則耦翁家教向好，賢而無子，或者其女子必賢，諸弟可爲我細訪羅羅山，下次信來詳告。若女子果厚重，則兒子十七歲歸家省祖父母叔祖父母時，卽可成喜事也。前託在鄉間擇婚，細思吾邑讀書積德之家，如賀氏者，亦實無之，諸弟暫不必昌言耳。餘俟續布。兄國藩手草。咸豐元年八月十三日。

致諸弟（暫緩紀澤親事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：九月廿六日發一家信，想已收到。十月初十日接到家中閏月廿八所發信，及九月初二九月十四所發各件。十二夜又於陳伯符處接得父親大人閏八月初七所發之信，係交羅羅山手轉寄者。陳伯符者，賀耦庚先生之妻舅也，故羅山託其親帶來京。得此家書四件，一切皆詳知矣。

紀澤聘賀家姻事，觀閏八月父親及澄弟信，已定於十月訂盟，觀九月十四澄弟一信，則又改於正月訂盟。而此間却有一點挂礙，不得不詳告家中者，京師女流之輩，凡兒女定親，最講究嫡出庶出之分。內人聞賀家姻事，

卽託打聽，是否庶出？余以其無從細詢，亦遂置之。昨初十日接家中正月訂盟之音，十一日內人卽親至徐家打聽，知賀女實係庶出，內人卽甚不願。余比曉以大義，以爲嫡出庶出，何必區別？且父親大人業已喜而應允，豈可復有他議？內人之意，以爲爲夫者，先有嫌妻庶出之意，則爲妻者，更有跼蹐難安之情，日後曲折情事，亦不可不早爲慮及。求諸弟宛轉稟明父母，尙須斟酌，暫緩訂盟爲要。

陳伯符於十月十日到京，余因內人俗意甚堅，卽於十二日夜請賀禮庚陳伯符二人至寓中，告以實情。求伯符先以書告賀家，將女庚不必遽送，俟再商定。伯符已應允，明日卽發書，十月底可到賀家。但兄前有書回家，親事求父親大人作主，今父親歡喜應允，而我乃以婦女俗見，從而撓惑，甚爲非禮。惟婚姻百年之事，必先求姑媳夫婦相安，故不能不以此層上瀆。卽羅山處，亦可將我此信鈔送一閱，我初無別見也。

夏階平之女，內人見其容貌端莊，女工極精，甚思對之。又同鄉陳奉曾一女，相貌極爲富厚福澤，內人亦思對之。若賀家果不成，則此二處必有一成，明春亦可訂盟，余注意尤在夏家也。

京城及省城訂盟，男家必辦金簪金環玉鐲之類，至少亦須花五十金。若父親大人決意欲與賀家成親，則此數者亦不可少。家中現無錢可辦，須我在京中明年交公車帶回。七月間諸弟鄉試晉省之便，再行訂盟，亦不爲晚。望澄弟下次信詳以告我。祖父佛會，旣於十月初辦過，則父母叔父母四位大人，現已卽吉。余恐尙未除服，故昨父親生日，外未宴客，僅內有女客二席。十一我四十晉一，則並女客而無之。

朱石樵爲官，竟如此之好，實可佩服！至於銃砂傷其面，尙勇往前進，真不愧爲民父母。父親大人竭力幫助，洵大有造於我邑，諸弟苟可出力，亦必盡心相扶持。現在粵西未靖，萬一吾楚盜賊有乘間竊發者，得此好官，粗定章程，以後吾邑各鄉，自爲團練，雖各縣盜賊四起，而吾邑自可安然無恙，如秦之桃花源，豈不安樂？須將此意告

邑之正經紳耆，自爲守助。

牧雲補稟，煩弟爲我致意道喜。季弟往回裏教書，不帶家眷最好，必須多有人在母親前，乃爲承歡之道。季洪十日一歸省，亦盡孝之道也。而來書所云：『寡慾多男之理，亦未始不寓乎其中。』甲五讀書，總以背熟經書，常講史鑑爲要，每夜講一刻足矣。季弟看書，不必求多，亦不必求記，但每日有常，自有進境，萬不可厭常喜新，此書未完，忽換彼書耳。兄國藩手草（咸豐元年十月十二日）

致諸弟（決對紀澤親事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正月初八，接到十二月初旬父大人所發二信，皆係在縣城發者，不勝忻慰。紀澤兒定婚之事，予於十二月連發三信，皆言十月十二所發之信，言嫌賀女庶出之說，係一時謬誤，自知悔過。求諸弟爲我敬告父親大人，仍求作主，決意對成，以諧佳耦，不知此二書俱已到家否？細思賀家簪纓門第，恐聞有前一說，懼其女將來過門受氣，或因此不願對，亦未可知。果爾則澄弟設法往省城，堅託羅羅山劉霞仙二君，將內人性情細告賀家，務祈成此親事，不敢陷我於不孝之咎。

澄弟與朱堯階成親，余甚歡喜！我朋友最初之交，無過於堯階者，蓋今日姻緣，已定於二十年以前矣。魏家亦我境第一詩書人家，魏棟尙未到京，容當照拂一切也。

植弟買筆事，總在春間寄南，以備科考之用。若科考不在前三名，則不宜考優，無使學政笑我家太外行也。關帝覺世經刷五百張，須公車回南，乃可付歸。陰騭文感應篇，亦須公車南去，乃可帶。澄弟戒烟，正與阿兄同年，余以壬寅年戒烟三十二也，澄弟去年亦三十二也。戒酒似可不必，三兩杯以養血，未始不可，但不宜多耳。

去年帶回父大人之干尖子皮褂，不知已做成否？若未做，可即做成，用月白緞子爲面。今年當更寄白風毛褂回家，敬送與叔父大人。若父叔二大人同日出門，則各穿一件；若不同出門，則薄寒穿干尖子，盛寒穿白風毛。予官至二品，而堂上大人衣服之少如此，於孝道則未盡，而彌足以彰堂上居家之儉德矣。

京寓大小平安，癘疾未發。文任吾先生於正月六日上學，其人理學甚深，今年又得一賢師。植弟勸我教澤兒學八股，其言甚切至有理。但我意要五經讀完，始可動手，計明年即可完經書，做時文，尙不過滿十四歲。京師教子十四歲開筆者甚多，若三年成篇，十七歲即可作佳文，現在本係蔭生，例不准赴小考，擬令照我之樣，廿四歲始行鄉試，實可學做八股者十年。若稍有聰明，豈有不通者哉？若十九二十，即行鄉試，無論萬萬不中，即中得太早，又有何味？我所以決計命其明秋始學八股，廿四始鄉試也。九弟爲我稟告父大人，實不爲遲，不必罣慮。余近來常思歸家，今年秋間，實思挈眷南旋，諸弟爲我稟告堂上大人，春間即望一回信。九弟進京之說，暫時不必急急。同鄉諸家如故，餘容後日續寄。兄國藩手草（咸豐二年正月初九日）

致四弟（以壽序作格言）

澄侯四弟左右：蕭浚川又至寶慶，大局當不足慮，賊至十萬之多，每日需米食千石，需子藥數千斤。渠全無來源，糧米擄盡，斷無不去之理，可不須大勝仗也。沅弟啓行後，日日大雨，甚爲辛苦。

余右目紅痛，不能寫小字。前因賢弟夫婦四十壽辰，思寫紅紙屏一幅寄賀，即將平日所稱之祖父勤儉孝友、嘗蔬魚豬等語，述寫一篇，爲壽序也可，爲格言也可。茲因目疾，尙未及辦，待下次再寄也。

叔父處前年以大事未辦壽屏，明年叔母五十晉一，擬請漱六筓仙爲之，弟意以爲何如？在界嶺等處，弟亦太

辛苦，須常常服補藥，保養身體，孝之大端也。（咸豐九年五月廿四日）

致四弟（必須略置墓田）

澄沅兩弟左右：寶慶解圍，團勇當撤，賊竄祁衡，吾邑遂可弛防。予在湖口住十日，八月初一日至潯陽，耽擱二日，因阻風不克成行。好在上游無事，賊不入蜀，余行雖遲滯，尚不誤事。日內守風此間，可遊覽廬山近處勝境。朱品隆等各營，已由陸路先至黃州。季弟奉胡中丞札，募勇千人。聞初四日自黃州起行歸湘，吉字中營之餉，到黃州再派人起解，如已開船前來，則不起解亦可。

先考妣改葬之期已近，果辦得到否？須略置墓田，令守墓者耕之。凡墓下立雙石柱，方柱圓首，柱高而遠，不刻字者，爲之華表。柱矮而刻字者，謂之闕。四柱平立，上有橫石二條，謂之坊。凡神道碑，有上覆以亭者，有左右及後面皆以磚石貼砌，上蓋圓銅瓦者，有露立全無覆蓋者。三者隨弟斟酌，要之上用螭首，下用龜趺，則一定之式，不可改易。

公卿大夫之家，有隆禮者，於墓門之南，立墓表碑，又於極南處，立神道碑，稍簡者，僅立一碑。二者聽弟斟酌，要之宜立於墓門之外。江西立於墳堆之趾，湖南立於羅筐之頭，蓋非古法，不可學也。

至築墳結頂，上年周壁冲，結冲最合古法。今京師王公貝勒及品官之家，墳塋多用此式，勿以其爲吾鄉所創見，駭聞而不用也。吾之所見如此，望弟細心詳酌。吾於祖父墳墓祠廟，皆未盡心，實懷隱疚。今沅弟能力辦之，澄弟能玉成之，爲先人之功臣，卽爲余彌此缺憾，且慰且感。余此次在外，專了從前未了之事，而彌縫過失，亦十得七八耳。（咸豐九年八月初五日自九江舟次發）

致九弟（痛悉叔父去世）

澄侯沅浦兩弟左右：接來信，痛悉叔父大人於十九日戌刻去世，哀痛曷極！自八年十一月，聞溫弟之耗，叔父即說話不圓，已虞其以憂傷身。叔父生平，外面雖處順境，而暗中亦極鬱抑，思之傷心。此次一切從豐，兩弟自有權衡，喪禮以哀爲主，次以肅靜爲主。余於聞訃之第二日，進公館設位成服，擬素食七日，素服十四日，仍行撤靈入營。

季弟擬請假回籍，余囑其來宿松靈前行禮。沅弟不敢再求愜意，自是知足之言。但濕氣一層，不可不詳密，若濕氣太重，人或受之，則易傷脾。凡屋高而天井小者，風難入，日亦難入，必須設法祛散濕氣，乃不生病。至囑至囑！

（咸豐十年二月初八日）

致九弟（尋地必求愜意）

澄侯沅浦兩弟左右：沅弟既與作梅意見相合，家中尋地，可留梅公多住一二月，以必得爲期。改葬本非好事，然既已屢改，則必求愜意而後止。余非欲求地以徼富貴者，惟作梅以三千里外至吾鄉，千難萬難，不可錯過。澄弟所跋對聯，甚爲妥洽，服補藥雖多，仍當常常靜坐，不可日日外出。一則保養身體，一則教訓子姪，至囑至囑！此間至今未得進兵，實爲遲滯。希庵至多公處，與之暢談，針芥契合，相得益彰。大約數日後即可移營，進逼桐城懷甯矣。浙江克復後，皖南又大震動，河南捻匪上竄，陝西及樊城戒嚴。四眼狗近拊全椒，思解金陵之圍。余身體平安，癰疾皆在腿以下，本是空閒地方，任其騷擾可也。（咸豐十年閏三月十四日）

致四弟（應酬必須親到）

澄弟左右：舅母去世，紀澤往弔後，弟亦往弔，否？此等處，兄弟中有親往者為妙！從前星岡公之於彭家，並無厚禮厚物，而意甚懇懃，親去之時甚多，我兄弟宜取以為法。

大抵富貴人家氣習，禮物厚而情意薄，使人多而親到少。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規誡，必有裨益。（咸豐十

一年六月十四日）

致四弟（紀鴻倖取縣首）

澄弟左右：紀鴻兒倖取縣首，詩文雖不甚穩愜，而其中多有精警之句，疏宕之氣，寅皆先生時雨之化，可敬可感！當略備微儀，以申鄙意。府院考皆當極熱之時，鴻兒體弱，不知能耐此酷暑否？今年鄉試，鴻兒即可不必入場，蓋工夫尚早，年紀太輕，本無望中之理，又恐鴻兒難熬此九日之辛苦也。

軍事平善，多將軍於十四夜攻克廬州府城，皖北數十州縣，為粵匪所占，今皆克復，一律肅清。只餘二三城，為捻匪苗逆所占，想亦易於就緒。四眼狗未經擒戮，北竄河南，殊為後患。

沅弟由西梁山渡江南岸，進攻金柱關。季弟尚在魯港，鮑春霆進攻寧國府徽衢等處，賊皆退江西，今年得保平安。余身體平安，家中不必罣念。（同治元年四月廿四日）

致九弟（擬接季弟靈柩）

沅弟左右：接得十八日辰刻信，知季弟溘逝，哀痛曷極！應商之事，條列如左：

一、余准於三日起行赴金陵，本月內准到，一則與弟商季弟後事，一則親接季弟靈柩由金陵護送至安慶，載靈柩之船不必大，取其輕便易行者。余坐一長龍船，季櫬載一民船，各用數號杉板拖帶，庶上水穩而且快。至安慶後，應否另換大船，俟與弟面商。

一、季弟請卹事，應請少荃出奏。上海現在有威林密輪船在此，廿六七日可過金陵，余信弟信，均可由該船帶滬。

一、季弟部下五千人，自當歸併弟處統領。若另有可分統之人，俟余與弟相見後，再行下札。弟久勞之後，繼以憂傷，務當強自寬解。余于兄弟骨肉之際，夙有慚德，愧憾甚多！弟則仁至義盡，毫無遺憾，千萬莫太悲傷！

一、弟信須洋藥等物，余當帶洋藥萬斤，洋帽二十萬，洋槍四百桿，親交弟處。白齊文在上海大鬧，茲將筠仙信付閱，該軍斷不來矣。只要春霆站得住，軍務尙可支持也。（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二日）

致九弟（述季柩已到此）

沅弟左右：兩日未接弟信，不知金陵各營平安否？季弟櫬到此已一日，外間幃幃頗多，無十分稱意者，余因書一聯云：『英名百戰總成空，淚眼看河山，憐余季保此人民，拓此疆土，慧業多生磨不盡，癡心說因果，來世再爲哲弟，並爲勳臣。』亦不稱意也。今日已漆一次，擬在此漆五次，二十日發引登舟。

少荃信來，欲爲季請謚請祠，請加銜立傳，恐已在官奏之後，茲將少荃信鈔閱。朱雲巖因前調青陽之檄，已棄旌德城而回徽，寧郡四面皆賊，深恐難支。（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）

致九弟（擬作季弟墓志）

沅弟左右：昨寄緘後，翠山恰到，道弟雖憂勞過甚，而精神完足，爲之少慰。余在季公館三宿，今日仍回本署，至鹽河一看，新城已修十分之八，十五六可竣工矣。九泐洲圖迄無善本，余倩人畫一幅，以應恭邸之求，茲將副本寄弟一閱，果不甚差謬否？春霆久無來信，懸系之至。

昨夕擬爲季弟作墓志，竟夜未成一字，卻又得輓聯一副云：『大地干戈十二年，舉室效愚忠，自稱家國報恩子；諸兄離散三千里，音書寄涕淚，同哭天涯急難人。』或用弟名寫之，或不用寫，尙未定也。（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）

致九弟（派送季柩歸里）

沅弟左右：季弟墓志作就，不甚稱意。唐鶴九所寄輓聯極佳，云：『秀才肩半壁東南，方期一戰成功，挽回劫運；當世號滿門忠義，豈料三河灑淚，又隕臺星。』余欲改成功二字爲功成，改灑淚二字爲痛定，似更妥叶。

余僅派戈什哈一人送季柩，蓋以弟所派諸人，凡事皆有條理，不必更派文武委員，反致紛亂也。（同治元年十

二月十八日）

致四弟（述季喪甚整齊）

澄弟左右：接弟來信，知已得季弟淪逝之信，將在荷葉宅內爲季治喪發引。季弟此次身後之事，沅在金陵，辦得十分整齊。余於初九日接進安慶，二十發引登舟，一切未敢稍忽。大致與七年先大夫之喪，禮儀規模，一一相似，亦係新製六十四人輿，新製高脚牌，輓聯稍少，祭幛則較七年更多。身後之虛榮，在季弟可稱全備。前沅弟意

季櫬到湘鄉後，不必更進紫田荷葉等屋，余意亦以爲然。望弟卽照此辦理，將季櫬從北港徑至馬公塘山內，千妥萬妥。

古人云：『祭不欲數，數則煩，煩則不敬。』祭尙不可煩瀆，况喪禮而可煩瀆乎？余係一家之主，安慶係省會之地，又係季弟克復之城，一切禮儀，在此行之，卽在此發引登山，想季弟之英靈，亦必默鑒，深以爲然。

再季弟靈柩自金陵至安慶，七百里而走十六日，甚爲遲滯。此次二十日，自安慶開船，計程至湘潭二千里，應須四十餘日，乃可到，當在二月十五後矣。然風信無定，或遇順風早到，亦未可知。自湘潭至北港，又須七八日，家中辦接柩事，總在二月初十以後。葬馬公塘則不進荷葉，不葬馬公塘則必進荷葉，二者聽弟一言決斷。余與沅相隔太遠，往返商酌，恐致誤事，不敢遙斷也。

季弟升知府，贈按察使，兩次諭旨寄回。李中丞又奏請照二品例議卹，請諡請祠，恐更有後命。二十日業經題主，須改題耳。（同治元年十二月廿二日）

致九弟（述爲季弟請諡）

沅弟左右：少荃爲季弟請諡請祠，摺稿昨日寄到，茲鈔寄弟一閱，是否愈允，殊不敢必。但吾與弟將來若再立功績，克復金陵，則請諡亦終可望允准。兩宮太后及恭邸，力求激濁揚清，賞罰嚴明，但患無可賞之實，不患無不次之賞。而罰罪亦毫不假借，如去年之誅二王一相，今年之戮林米與何，近日拿問勝帥，又拿問前任蘇藩司蔡映斗進京，諭旨皆嚴切異常。吾輩忝當重任，不恃無意外之罰，而恃無可罰之實。

少荃解銀四萬，吾暫不解弟處，且解鮑張兩軍各二萬，爲度歲之資。弟處昨日解銀四萬，年內必到。其解錢二

萬串，今日用民船解去，年內之能到與否，未可知也。澄弟昨有信來，言季槻不宜附葬馬公塘，其言亦頗近理。余因相隔太遠，不敢遙決，請澄自行決斷。（同治元年十二月廿三日）







